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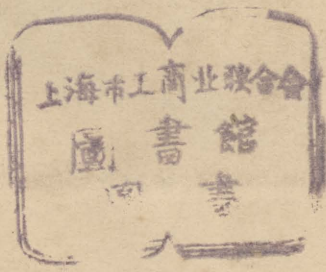
943-4004

943
359

袁 文 彬

德國往那裏去

申報叢書第三十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4241B

袁 文 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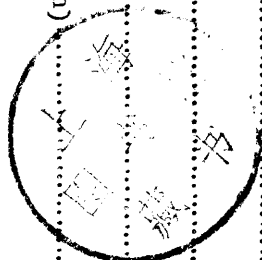
德國往那裏去

申報叢書第三十種

上海文庫主編

德國往那裏去目錄

譯序	一	—	二
序言	一	—	七
第一章 柏林	一	—	五〇
第二章 法爾根斯丹 (Falkenstein)	五〇	—	六三
第三章 耶拿 (Jena)	六三	—	七八
第四章 法倫巴赫 (Fahrenbach)	七八	—	九〇
第五章 麥則堡 (Merseburg)	九一	—	一〇二
第六章 魏馬 (Weimar)	一〇二	—	一一五



~~1660598~~

第七章	勃洛恩希維克 (Braunschweig)	一一六	——	一二八
第八章	漢堡 (Hamburg)	一二八	——	一四〇
第九章	馬克德堡 (Magdeburg)	一四〇	——	一五二
第十章	愛森 (Essen)	一五三	——	一九八
第十一章	呂塞爾司海姆 (Ruesselsheim)	一九九	——	二一四
第十二章	美因河畔的弗郎克府 (Frankfurt M.)	二一四	——	二二四
第十三章	海台山 (Heideberg)	二二五	——	二三四
第十四章	斯多得格爾德 (Stuttgart)	二三四	——	二四四
第十五章	閔行 (Munchen)	二四四	——	二七六
結 論	二七六	——	二八二

譯 序

著者克尼克爾波克 (H. R. Knicker) 寫本書的動機是奉命出使以後，必須有一部報告，所以先有英文原版。德文版於一九三二年由德人 (Franz Fein) 根據英文原本 *German Crises* 多譯至今印行已達五版，風誦一時。譯者即根據 17—21. Tausend 之德文本重譯的。

著者此次旅行德國的目的，是要去觀察美國在德國的金元是否安然無恙，去看一看德國還債能力的虛實。他的結論是：賠款戰債休想，私人借款分文不欠，而且依現有的潛力言，繁榮有望，另一方面更將金元在德國的威力作一個有系統的誇耀。

以現存的政權——當時的白魯甯政權，即民主主義政權——和未來的兩個政治勢力——希脫勒和革命的政治勢力——三者作中心題材，由此觀察各方情形，推測未來局面，結論是希脫勒終將掌握政權，然而不能實現他的政綱，結果恐不免蹈欺騙政治的覆轍而促成革命政

局之實現。但是希脫勒雖然沒有延長其政治生命的主觀能力，然而因爲有外國——英意美等——的扶植，也許可以延長到一個相當的時期——算是客觀的分析！

因爲本書所說的問題都是目前國際問題中當前的急切問題，這些問題的時效可以一直展延到一切帝國主義者認爲無可爲的時候爲止，而德國又是國際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分子，所以值得介紹。

譯者 一九三三年四月三日

序言

五萬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完成了俄國革命。德國共產黨選民估計約有六百萬人。二十萬法西斯主義者在意大利幫助莫索利尼獲得了政權。德國阿道爾夫希特勒的國社黨後面站有選民約爲一千二百萬人。德意志共和國的生命究竟能夠維持到幾時呢？

歐洲的國際貿易佔全世界貿易總額之百分之五六，而歐洲貿易總額之百分之五一又幾乎全在德國人手裏面。德國在世界經濟機構當中只有凋疲或是一時期的衰頹現象，即可以引起各國的注意。

今年冬季是內閣總理白魯甯所宣揚的德國近百年史中最困難的冬季，紐約晚報正在這時候派我到德國去用汽車周遊全國，並且詳細考察。此去的任務是必須在官場公告的門面話後面和在遠離着觀光的人所取的大路的地方去着手攷察，即去看德國幕後的一切。

每一個美國國民——每個男子，每個女人和每個小孩子——對於共和國命運問題的答

案，和由這個問題所生的切身利益，充其量不過三十五元美金。但站在一個比較高遠的立腳點上面看起來，我們的利益也許和其他各國一樣，其質量決不能用金元來估量。因為德國國內的事變總是不可避免地予鄰邦以政治的和社會的，更予以經濟的影響。如果德國『滅亡』的話，那末我們在冷酷的金錢中所損失的，偶然可以正確和精密地計算出來，所得的總數偶然和我們聯邦政府的歲出總計幾乎完全一樣。

美國在德國總共有四十億金元的把戲好耍；這個總數約佔我們的國富百分之強，適為我們國家收入的百分之五，然而除加拿大而外，為我們在其他任何一國投資額之最大者。這個數字如果依我們一萬二千二百萬人口來分配，則每個三口之家有一百金元的利益在德國。美國一國在德國投資的數目佔德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總數之百分之三八，因而美國維持德國國內私人資本主義的熱心，以全世界而言，僅亞於德國自身。

四十億金元：這個總數比較其他一般對於美國在德國的利益所作之通常估計高出許多。至於這個可驚的數字之由來，則當以另文詳述。這兒祇要說明這個數字與其說過高，不如說過

低的原因已經夠了，只要說明這個數字遠在德國崩潰的時候，美國所蒙的間接損失之數字之下，說明沒有一個美國人對於這個國家的命運，不論好壞都不肯以等閒的態度出之的原因就夠了。這些數目的損失，即一個最富庶的國家也是不能勝任的。

如果德國不斷地內戰，或者私人資本主義崩潰，或者不承認公私債務，則凡是與德國的安危間接直接地密切聯絡的各個投資國家一樣的必須蒙其損害。這種情形一定在共產主義之下才有的，其他政府之下也許可能；民主政治下面可以斷定不會有的。

以這十四年的起首而言，則現在的共和國確是遠不如前，日在風雨飄搖的情況之下。由選舉的統計，可以看出全國人民至少有半數以上是反對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的。希脫勒的鬥爭力量，即德國法西斯主義者的鬥爭力量將有民主主義中心力量之百分之五，反對希脫勒，也即是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力量為德國共產主義者的鬥爭力量，這一方面的力量發展得雖然比較緩慢，然而而是均衡的，而且是整齊地邁進的，如果各地方的決定事項能夠在中央政府發生效力的話，那末兩個左右極的政黨在民衆中的羣衆有全國人口一半以上。

希脫勒主義者掌握政權的意義是希脫勒終於統治了德國。

依統計的結果和民主主義的規定來推測，希脫勒終有制勝的時候。然而民主主義規律的先決條件是全體選民，或者至少多數選民是民主主義的，而且必須服從多數的統治。希脫勒曾經有過約言，說以合法的方法來奪取政權。但是他並未說過如果他的多數變成少數的時候他即退位的話。他的約言正是相反，他說過民主主義的選民縱然把政權的工具一律交在他手裏，他也要取消民主主義和議會政治。在這種情形之下，因而目前的中央政府及普魯士邦的當局被迫地立即決定究竟就民主主義者的便，爲對民主主義者比較有利而建立一種獨裁政治呢？還是簡直就把政權交給公開聲明只納不吐的法西斯主義獨裁者的手中。

在這兩種形勢下面都有爆發內戰的可能。

然而內戰真有爆發的可能嗎？希脫勒竟能取得政權嗎？希脫勒主義在世界經濟及國際政治方面的意義怎樣呢？共產主義是不是虛擬的法西斯主義的後繼者呢？

上列諸問題因爲其答案必須視許多專門問題而定，所以是牽涉各方面的問題：德國能不

能付賠款，付不付？德國能不能償還借款？償不償？對美國而言，還有一個對德國主要債權國特別重要的問題是：德國拿了我們的錢去幹甚麼？

我這次奉命旅行德國和親歷一切的用意，並非爲我自己羅致這些問題的有系統的答案，而是要儘可能去搜集造成一種理性的判斷的材料，俾能由這些材料中找出問題的答案。統計材料從來不會說出人民心中的真實話來的，而德國人的意見是這些問題中最重的因子。這些答案應該在柏林，柏林的四郊，內地工廠裏，礦場上，農村中，自北海至萊茵河，在德國中部，南部及西部去找出來的。

到現在，絲毫不雜成見地可以說德國是歐洲工業界的最大權威，經濟是最不可靠的國家，政治最凌亂，社會方面是一個火藥庫，這個火藥庫隨時有着火的可能。德國窮到怎樣呢？這也許是最重要的問題。德國真正窮到如何程度，那還是不付賠款的藉口，那些是原因，做作的程度又是怎樣？

就這種攷察德國實在情形的人手方法而言，最好莫過於先到德國最紅的城市的中心裏

去拜訪貧民中最窮困的人，到設有障礙物的街市中去，到德國的外城（Faubourg）聖翁團（St. Antoine）去訪問。聖翁團是法國革命的策源地。下層羣衆由這兒的地窖中蜂湧出來，他們湧到巴士提爾（Bastille）去，打倒皇族，轟動了全歐。砲彈由未丁（Wedding）出來，即由柏林工人最密的地方射出，這些砲彈多半因減少工資而把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造成流血的紀念日，一九三〇年九月間未丁又有一種呼聲，就是要將柏林造成一個全世界次於莫斯科的最堅強的共產主義城市。

遊柏林的美國人見了使巴黎繁華爲之遜色的光芒耀眼的街市，見了柏林的戲院子，見了那邊的享樂場所，有那幾個能夠明白戴有十足的資產階級面具的柏林是俄國以下最紅的城市呢？它的紅不只是社會主義的紅，而是革命的共產主義的紅，柏林城內的共產黨是最有力的政黨。

當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佔領俄國的時候，他們在德國全國的黨員不過現在柏林城黨員的十四分之一，一九三〇年九月總選舉的時候，共產黨在柏林有七三九二三五選民，即全國選民

亦只有二七〇九二五七票。他們第一次予社會民主主義以打擊，社會民主主義有七三八〇九四票。依沒有黨派的推測，柏林共產黨員目下選舉可以獲得一百萬票，然而這兩個「馬克斯主義」的政黨在德國首都的選民總在全數選民的半數以上。

未丁一區選民中，共產黨選民約有十萬人。如果未丁爲柏林最紅的地方，則庫斯林(Koosslin st.)街卽爲未丁最紅的地方。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夜間，在庫斯林街設有障礙物。我到過庫斯林街去，穿了無家可歸的人的衣衫來往上下去體驗『德國窮到甚麼程度？』一問題。

德國往那裏去 序言

德國往那裏去

第一章 柏林

看去可以見到有一盤被飛蠅沾污了的烤馬肉和幾根馬香腸放在圍着食物櫥的鐵柵的柵子後面，這兒的客人都是饑腸轆轆，他們各自圍在桌子邊上吃東西，眼睛瞪在鐵柵後面的馬肉上面。那正是用膳的時間，然而沒有人點菜。這些人的飢餓，與用膳的時間是風馬牛不相涉的。

客店中有四十個人，然而中間只有兩個人的面前放着東西。一個老頭子和一個蓬頭垢面的女人面前放有一杯啤酒。他先呷了一口，把杯子放下，把視線移到馬肉上去；她隨後也呷一口，把杯子放下，看那塊馬肉，他們倆是我們未來以前最有購買力量的客人。

我們那時並不在俄國，門上頭的招牌上面寫有『Zum Ollen Fritz』，一處以最偉大的霍亨索倫 (Hohennollern) 的人名命名的地方，在紅色的未丁區裏面然當應該是德國的。在

這兒，在柏林北部，給人一個認識德國苦況的機會，這雖然不是全豹，要亦是最苦的形式，尤其是【Ollen Fritz】裏面——有的是關於爲甚麼德國首都的共產黨員人數爲全世界各城市之冠——蘇聯除外——這個問題的確實答案。

在目前德國恐慌中，希特勒也許能夠以他一千二百萬法西斯主義者取得舞台的前台，然而背後却有六百萬共產黨人在左右一切。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即使沒有德國共產黨人也許可以抬頭，然而二者都是借力於德國的貧困而起來的。貧困的程度各國雖然不同，但是普遍於人世間。世界上到處鬧着失業的問題，不滿現狀不是德國的獨有現象，在德國之外有許多人在自己問自己，德國的失業人數和其他各國相若，然而爲甚麼它的政治經濟急變的危機要比其他各國深刻？這兒是有很多的原因。

第一：這兒由貧困而生的怨恨是有政治組織的。第二：德國的下層階級貧窮得特別可憐。第三：政治經濟的怨恨由來較久。美國的經濟衰落比較的是以後的事，因而我們難得了解中歐各國的商業和生活所以從來沒有到過戰前一般狀態之原因。

不滿現狀的政治組織是失業的各因其程度而殊的結論，然而德國不滿現狀的政治組織却使德國沒有法子以它的嚴重的情形和失業人數相同的其他國家相比擬。我們美國的失業人數如果以人口作比例，雖然和德國的失業人數相差很少，——然而德國失業人數增加的結果，却比美國或是英國失業人數同一趨勢的增加的結果嚴重得多。

至於無論那一國的失業者不滿意於現狀這一點，那是不言可知的。但是不滿意的程度則因貧困的程度而殊，并因各國政治組織的特性而各有差異。一個國家，如美國的失業人民可以節儉生活，可以得他們有職業的朋友和親戚的幫助的，或者可以得到公共慈善機關的資助的，即在相當可以忍受的狀態之下繼續生活的，那末，不滿意的限度總還不致超過原有體系的範圍。

美國失業人民對於當局的個人或者政黨不滿意的意思，普通不過以不選舉他們來表示。他可以由共和黨人變為民主黨人，或者由民主黨轉入共和黨。美國共產黨的不足輕重的人數，或者說得好些，少數共產黨人充分表示國內許多失業人民中和他們意見一致的人不多。他們

即使有不但要向政黨，而且向政府本身和資本主義體系示威的意思，然而決不能找到政治的工具以滿足其慾望。這即是說：美國共產黨因為沒有人對它表示同情，所以人數不多，又因為它人數不多，所以才沒有人對它表示同情。

這樣的政治奇觀在德國正是相反。德國最多數的失業人民因為縱然有各種資助，但是他們所過的生活為一般美國人所不能過的生活，各個不同的生活層中，有的是已經連德國人自己都不能過的了，所以他們的不滿意比較更甚，在恐慌加深的時候，不但失業的總數和每天平均得到十六馬克以下的津貼的人數一天增加一天，即因為津貼的來源逐漸減少而依所謂平均七馬克的福利而度日的人數亦一天增加一天。一九三〇年末，依這種收入度日的人有七〇〇〇〇〇，一九三一年約為一五〇〇〇〇〇人。失業人民在恢復他十六馬克的津貼權以前必須先找工作做，而且必須二十六星期不斷的工作。

德國過去不滿意的情形比其他各國為嚴重，現在當然是和從前一樣；我們為要明白世界恐慌中德國和其他各國主要不同之點在那裏，所以必須着眼於政治的關鍵。德國在這一點上

是特殊的。這兒有兩種利於革命情緒的主要關鍵；二者在表面上說都是能夠解除各種不滿意的力量，而且可以促成政府及制度方面的急劇變化的一邊是共產黨，它是滿足工人的一切要求的；另一邊是阿道爾夫希特勒的國家社會黨，它是許一切人們以滿足他們的要求的。完全丟了這些原因而言，這兩個黨因為有許多選民，所以是大政黨，又因為是大政黨，所以有許多選民。

這是說這兩個急激的政黨在最多數政治運動中間取得了發展的步驟。初時這兩個政黨之所以能夠取得一定的地位，是由於一部分選民能夠為他們的主張而犧牲他們的選舉票。然而政黨愈大，其吸引力亦愈大。現在的結果是得未曾有的結果，這句話在政治方面用得比任何其他方面來得普遍。現在沒有人想到他們以前為一個黨投的選舉票是空投的，一九三〇年總選舉時，為希特勒投票者有六四〇六〇〇〇人，為一個擁護『莫斯科』的黨投票者有四五九〇〇〇〇人。現在的政治運動是排山倒海的政治運動，它的趨勢是向着兩個急激的集團行進；國家社會黨和共產黨，看來是目前兩個數一數二的最有力的政黨，二者都擁有最大多數的選民。

德國人民不滿意的原因不能完全歸源於物質的貧困，然而德國兩個急激的政黨所以有今日的地位，則總是由於共產黨黨員都是素來貧無立錐之地的人，國家社會黨人在以前略有薄產，現在亦已一無所有了。這或許是德國人民的大多數；但是這些無論如何，既不能作為資產和生產力大小的精確結論，亦不能認為全國支付力量的正確估計。

至於經濟衰落對於德國人民向兩個急激的極端集中究有多少影響，則只要將失業人數和國家社會黨與共產黨的選民人數增加聯繫起來一看，即可以在困苦艱難的狀態之下看到一種驚人的表現。這樣的比較到了一定的程度，也可以得到將來失業人數勢必有增無減地增加的結論。

一九二〇年德國失業人數為四六四〇〇〇，共產黨選民五八九〇〇〇人，即為失業人數之一二〇%。國家社會黨者那時還沒有。

一九二四年的選舉，正是紙馬克膨脹的瘡痍未復的時候，只有微小的進步。一九二八年選舉時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失業者，共產黨選民為三二六三〇〇〇〇人，為失業人數的一二四%，國

社黨選民爲八〇九〇〇〇人，爲失業人數的三〇%；急激的政黨的選民總數爲四〇七二〇〇〇人，約爲失業人數的一六〇%。

一九三〇年的選舉，德國有四四三八〇〇〇〇失業者；共產黨選民爲四五九〇〇〇〇人，爲失業人數的一〇〇%；國社黨選民爲六四〇〇〇〇〇人，爲一四〇%；二者的選民總數爲一九八六〇〇〇人，約爲失業人數的二四〇%。

由此可以看到急激的選民人數總比失業人數爲多，其增進的趨勢不但是平行，而且是突進的。急激的選民數加速增加由一九二〇年失業人數的一二〇%至一九二八年的一六〇%，到了一九三〇年即爲二四〇%。由一二〇%到一六〇%增加四〇%；由一六〇%到二四〇%，却增了八〇%。假定加速的形式長此前進，則急激政黨的選民在下次選舉時爲二四〇%加一六〇%，即爲失業者之總數四〇〇%。如果下次選舉時失業人數爲五百萬人，則照此推算，選民總數三千五百萬人中間，急激政黨的選民將有二千萬人。

這或許是這合於兩個急激政黨的假定的——國社黨人證明過他們在一九三二年可以

獲得一千五百萬選民，共產黨則有六百萬。這種計算却不能作為這樣選舉的結果的預測；這些統計基礎太狹窄了，此外尚有其他事情夾在裏面發生作用。由這樣的一部分原因看來，大概國社黨的選民總在一千五百萬票以下。然而這當然不消說，這種計算只能作為由失業和急激主義中間的聯繫所生之印象。

德國急激的方面的選民人數的增加，正和失業者的貧困程度之邁進攜手前進。一九三〇年選舉時，共產黨選民的三分之二和國社黨選民之半數，是由居民不足全國人口的半數，而失業人數却遠過全國平均失業人數的許多地方來的。

失業人民的中心和共產黨中心都是在柏林，及其工廠很多的近郊，墨爾司堡 (Merseburg) 的大化學工廠，屠林根 (Thuringen) 的許多工業城市，薩克遜 (Sachsen) 的許多工業城市，魯爾的鋼鐵廠和煤礦及衛斯特法倫 (Westfalen) 的鋼廠及煤礦，士勒濟恩 (Schlesien) 的礦。這些地方是旅行德國的人少有路過的，然而如果有人要得到對於德國國內現在的情況和未來的變化的圖影之時，則只有到這些地方去搜求方能如願以償。柏林在德國大城市中因為

有五〇〇〇〇〇〇失業人民及一九三〇年選舉結果——共產黨七三九二三五票，國社黨三九五九八八票——的緣故，在失業和急激化兩方面都幾乎是全國之冠。在【Ollen Fries】許多客人身上一可以獲得統計學上的有力的證明，他們以襤褸衣衫與苦痛說明使德國民族成爲歐洲中心恐怖窟的一切事變的循環因果之由來。

他們並不拒絕我。我的制服和他們的破衣服——無家可歸者的制服——很能湊合。我的同伴，即我所要研究的一方面的專門家的衣服穿得較好些。馬克斯(Max)是一個五十上下的灰色頭髮的老人，他有革命的歷史，他的職業是農業勞動者；但是他的領却是硬板整齊，他因爲政治工作的緣故，必須時常調動他的工作地點。自一九二四年以來，他老是在找工作。警察方面來搜查住宅和監禁，在他是熟見的了。我今夜的第二個伙伴漢斯(Hans)，他靠小販賺錢，然而——據他說——遠不及所得津貼之多。屋托(Cito)是新聞記者。三個都是很久久的共產黨員。在未了方面，對我們的訪問毫無阻難之處。

『同志』馬克斯叫道，『四小瓶啤酒。』酒保的眼光注視他面孔的全部，那是那天黃昏的最大

的交易了。旁邊桌上的人都轉頭過來，以無情的嫉妬去看那在能付十五分尼（ 15 ）一瓶，四瓶啤酒的盛宴中的同志們。

一塊上面有『男子房間——一榻每夜五十分尼』等字樣的招牌下面坐有半打男子；他們把頭放在桌子上，正在酣睡。我問道：『爲甚麼大家不到男子房間裏去好好地睡呢？』——『因爲他們付不出五十分尼呀，』酒保回說。

一個高大的年輕人——他的瘦長頭頸從一件破爛了的大衣裏伸出來，大衣裏在腿上一——挾了一件潔白的燕尾服襯衫在房子裏躑躅徘徊。他原想把這件襯衫抵馬腸價錢來買馬腸，然而找不到顧主。他自己沒有穿襯衫。

因爲我們決定要在城市的貧民窟裏過夜，所以要『紙張』。一個工人，是一個嘴裏鑲有一顆金牙齒的青年人，以前是社會民主黨的市委，現在是共產黨員，他取了紙張和墨水來，一轉手間寫成一張戶籍報告單，裏面註明屋托和我今天在一家小木作裏面做了一天粗工。他把漢斯的住址寫作工場的地點。漢斯對於這些事是很明白的，他不住在家中，然而如果躲難的地方，被檢

查的時候，他的女人一定能夠證實那個地點的，這些爲了一夜的佈置是夠了。

工人寫就了公文以後，又從衣袋裏掏出梳子和剪刀來，走到房間的另一盡頭處，他在那兒動手和一個客人剪頭髮。他對面的角上有一堆破椅子。兩個屋角中間的桌子邊坐有三個姑娘。她們要賒取麵包，並且約定十二點鐘再來付錢。店主人不許。他並非疑心她們有錢不付，而是不相信她們中間有一個人能夠在十二點鐘以前可以有五十分尼的進款到手。

我們走出去買一份報。四名共產黨人在張貼違令的宣傳品——依緊急令應受重罰的東西——的時候被捕了，一起被判十三年監禁。爲首的人判十四年。

一個人叫道：『在外國有人會非常駭怪的。有人以爲德國共產主義革命完全和俄國不同，以爲我們不經困難即可以成功革命的。我可以告訴你，』他這時候捏起拳頭，『我們可以在這種錯誤的見解當中被人家消滅呢。』

『我們怎樣會被人消滅呢！』當我們走向門口，到『草原』上面，湧過一羣工人面前時，馬克斯又這樣說。工人們和其他各地的人一樣都在談論失業問題。我一九二三年到德國時，首先學到

的是『行情』(Kurs)這一個字——是馬克的市價。那是馬克每天跌百萬的時候。現在不同了；一個不久以前在這兒遇見的朋友告訴我第一個字是『失業』(Arbeitslosigkeit)，因為他聽熟了，彷彿是他首先學會的字。

在那另名副其實的『草源』Wiesenguelle裏坐有二十至三十名男子，幾個婦人，他們在看一對男女依了由一只陳舊的失節的留聲機器唱出來的悽愁的歌聲跳舞。那時還是用膳的時間；牆上有一張廣告：『馬克斯你如果要打許墨林（國社黨員）必須吃我們的辣子燒肉——每分三十五分尼，』然而桌子上面沒有一個人的面前放有東西。

『飯店主人做些甚麼生意？』我問。答語是『沒有生意。』他——在這一點上不見得比他們的顧客好。

那夜裏由柏林失業者住處觀察所得的最深的印像爲十至十二處酒飯店中大約五百名客人中間看到最多十分之一的客人面前放有一杯啤酒的。如果德國人而窮到不能買一瓶啤酒的話，那他們真到了失望的境地了。依一種中央政府機關的統計報告，啤酒的消費由一九一

三年按人口數計算的一〇二·一立突降至一九三一年的七四·七立突，一九三〇年的消費則爲九〇立突，最後兩年間減少得非常急激。

我們到了亞力山大紀念碑附近，在警察廳紅磚房子的大陰影下交通最繁的地方被羣衆集會所阻而不能前進了。兩個警察的高盔時高時低，正在盡力扶起一個人來，要他立起來。一個婦人用質問的口調叫道：『這個人做什麼？』

『餓了！』一個警察回道。

『餓了！』羣衆又說一遍，替警察讓路；一個清瘦的少年人，他雙腿抖動，面白如紙，被他們帶去了。

這一個這樣富於戲劇意味的實例，叫人可以想到是戲劇的一幕，因爲警察用『餓了』這個字回答的緣故，所以能夠博得這樣多的觀衆。倒在街上的人平常總是醉漢；警察在扶起倒臥街上的人的時候，第一個想像一定是『醉漢』。一個柏林保安警察，他當然不是十分神經質的人，如果他喊道：『餓』，那就不必疑心，他的斷言至少是不會錯的了。

德國有飢民，這是千真萬確的了。問題只是人數多少。我在這次訪問中，總要舉出這個問題的答案來。

德國現在有一千五百萬人靠津貼過日子；依官場統計，沒有一個人能夠得到他必要數量的食品。午夜的皓月高高地站在弗呂勃兒街（Frobenstr.）的煤氣儲蓄所頂上，傾射它的銀色光芒於堆滿全部街面的柏林難民收容所建築物上面。只有警亭中孤燈高燃，此外，屋子全部無處可見燈光。那時已經是夜深了。

如果能夠當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在柏林過一夜，實在是別有興味的事。當冬天的冷風透過我的破衣服的時候，『德國究竟貧困到什麼程度』這個問題同時停止研究了。我和馬克斯·漢斯，屋托急急忙忙地走過長列的兵房。這兒過有一部份德國的失業羣衆。

失業人數現在大約將近五百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團及城市對於這五百萬人及其家屬，還有一二〇〇〇〇〇短期勞動者（因為他們收益較少，分等津貼），所費的津貼費及扶養費整整三十億馬克。

我和馬克斯，漢斯，屋托三人去訪那些未受津貼的失業者。我們要取暖，因而走向士雷濟恩車站去。夜間的旅客暫時可以在待車室裏睡。我們走進去。這兒除了兩名保安警察和一名路警以外，沒有別人。漢斯在他們的含有偵查意味的目光之下有些不自然，我們又走。

我們於是走遍柏林著名的孝哀能區 (Scheunenviertel)。這一區的街道就不像卡駭門區 (Kaschemenviertel) 這兒的街道寬大整齊。外面看來，如果和紐約東端的旅館區域相比較，那這兒像是奢侈的街道。一家酒店叫做『康德修道院』(Kantklause) 裏面有清淅而響亮的音樂聲音傳出來。一個奏鋼琴的人在按琴鍵，鋼琴前面的護板已經沒有了；一個奏提琴的人和鼓手正在全神貫注的運用各種樂器。許多桌子旁邊坐有隔窗凝睇的青年男女。

少女們到我們手上來搶啤酒。除我們以外沒有一個人桌子上有酒杯，一個『同志』過來，向我們說明這兒是從慈善機關收容所逃出的青年男女聚集之地，那些都是未成年人，失業者，而且據他說都是餓慌了的。

在母拉克修道院裏有兩個老年女人向我們要了些咖啡去。再過去在母拉克街上有一處

地方是充鑄鐵廠職工會會員收容所及公寓用的，那兒到處是男子，他們有人在看撕碎了的報紙，有的空坐在稍稍遠隔在後面的房子裏面。各人前面都放着飲料或者可以吃的東西。三個樂師進來，一個狩獵喇叭，一個號筒，一個豎笛。他們奏一曲戰前的興奮的行軍歌，然而到他們奏完以後，却沒有人有餘錢給他們。這兒只有職工會會員的住處。我們在士勒濟恩車站對面一處矮屋查洛烏卡（Zarowka）裏面看到一個婦人在祈禱。五個人站在一間屋裏，一切都污穢，沒有漆。鋪價一馬克，那太貴了。我們到 Metropole 旅館去，我們在那邊寒戰地站在進口前面候門房開門。

『五十四個客人』，他咆哮道，『鋪位賣八十多名，你們自己去看。』他丟一個鑰匙給我們。我們在五樓找到了九十六號房間，裏面有五張床，我們看了一下因污穢而變成灰色的被褥單和一只單調而破碎的水屨，表明這房間是非常適於自殺的地點，於是又出來，已經三點鐘了。

『到築有障礙物的街上去』，我們走上街車的時候馬克斯這樣叫。車夫失望地看我們，用手

抓下顎，問道：『到那兒去？』

『笨伯！』馬克斯吼道。『你大概不知道障礙物造在那兒嗎？』

『是，是，』車夫慄慄畏懼地回說，『自然，未丁庫斯林街。』

庫斯林街上只有少數路燈在和皓月爭光。柏林西部也和世界上其他城市一樣光芒燭天，然而柏林北部在各處街路的盡處有長遠的黑暗地段。我們在一處燈光下停住了。馬克斯從衣袋裏取出一具開鎖器來，於是我們挨次走通各座房子。四次走上五樓，找那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他們是歡喜夜間暫時在屋頂的入口前面安歇的。漢斯說他們在屋子垂。夜關門以前掩進來的。然而我徒然的從樓梯上奔上奔下，一個流浪者也沒有找到。馬克斯失望了。漢斯設誓說一星期以前戒嚴的時候，因為國社黨挺進隊預謀打共產黨的啤酒店，他們必須在半夜裏打鼓警告居民集合，曾經見過二十人一羣的聚在一起。

馬克斯站在街心用口吹弄。『是嗎？』暗黑的房子行列中的窗子裏傳出一聲女子聲音來。『她在那兒？』他叫道。『這兒，在你的面前。』

我們在塗有記號的門邊找。門是不能用開鎖器來開的。兩個同志從屋角上來。是四點鐘。風聲怒吼。我們都冷得打顫，打了六下才把門打開。我們照例可算是掩門而入的人，然而庫斯林街上並不注意這些。全街睡得死沉沉的。

馬克斯敲地下室的窗子，叫醒一個縫鞋匠，請求他放我們進去。地下室門前有一張道斯托也烏斯基 (Dostojewski) 的面容。他的話因牙齒顫動而不能流利地說出來，風在吹動他亦露的肚子上的破襯衫，他像是每天清早四點鐘都要招待客人似的在最自然的聲調中招呼我們。『進來，快來。』

他高抬燭火，照亮我們的路。他的瘦長的手臂在顫動。他的床是地板上的一堆破布，我們從他床前踏過無數舊而且硬的鞋子。他引我們經過他的後門到院子中去，又說道：『你們如果再來，可以敲門。』他回到他的洞裏去了。

『你能夠想像嗎？』馬克斯叫道，『這傢伙是社會民主主義者。餓極了，像畜牲一樣在一個洞裏過日子。這樣，他還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

我們走上後面梯子。這兒沒有人。最高一層的前面梯子邊，有人的氣味觸我們的鼻子。我擦亮一根火柴，一羣爛東西驚起來了，一個男子的頭伸出來了。馬克斯送一支紙煙子，一個無家可歸的人的嘴裏去，又任他入睡。

當我們來到馬克斯住所的時候，他依舊立着，指告我們開鎗那天，他們爲自衛起見，向警察展開大紅旗的地方。他的女人從他的打掃得很清潔和管理得當的廚房裏面推出一駕小車子，裏面坐着一個最小的家屬一分子，車子推到走廊下，想向我們解釋她怎樣能夠以她丈夫每星期十五馬克八十五分尼的津貼維持她丈夫，五個孩子——一個四個月，一個四歲，一個六歲，一個九歲，一個十一歲——和她自己的生活。她一面說話，一面煮一種飲料，大概是咖啡。

『在我想到飲食以前，首先必須除去馬克斯每星期的紙烟錢八十五分尼，房錢每星期必須三馬克，煤氣七十分尼，五十分尼爲馬克斯汗衫的分期付款，三十分尼爲每星期的手帕租費；一馬克三十分尼定報費，一馬克黨費。這些總共六馬克八十分尼，尙餘八馬克二十分尼，這便是七個人的飲食費用了。』

『但是爲甚麼』我問道，『爲甚麼要一馬克三十分尼，幾乎是您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充定報費呢？』

『我們定的是紅旗，紅郵，和工人畫報。我們當忠實的共產黨員是必須念黨報的。』

這一點在我看來已經是最值得注意的了。然而尤其值得注意的當然是她說的十五馬克八十五分尼中，有二馬克三十分尼，即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要充黨費。

『您們每星期怎樣用八馬克二十分尼來辦七個人的伙食呢？』

『麵包和馬鈴薯』她回答。『最大部分是麵包。錢到手的一天買香腸。每星期終究要買一次肉吃。然而因爲要買肉吃，所以我們每星期的前後兩天要餓肚子。這就是說——尤其是馬克斯挨餓。』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斯因爲有五個小孩子，所以他的津貼每個月有六十三馬克，這是顯著地超過平均數的。依腦哀庫倫（Neukölln）勞工局的規定，國家對於有老婆和一個小孩子的失業人民平均每月津貼五十一馬克。依這種津貼的支配，每個月在房租，燈費，室內溫暖裝置和

其他不可省的零用方面，必須有三十二馬克五十分尼。三個人的伙食費只餘了十八馬克五十分尼了。

我在未曾說明這兒所寫的報告之前，先來說一說我們鄉間很普遍的思想，即德國失業津貼能夠予受津貼的人以生活費的保障。而且我認爲也許有很多人富願靠津貼度日而不喜歡做工，以爲蘇聯有工做的勞動者所吃的東西尚不及德國失業工人之多。根據了我在柏林所見的事實，我應該改變我的思想。目前德國的津貼數目確是難能使人生活而易置人於死地。

我曾經將勞工局關於一個失業工人和他的女人和一個小孩在柏林用十八馬克五十分尼來支持一個月的伙食的規定和我自己所記的一個莫斯科正在勞動的工人和他的女人及孩子以合理化證書所得的營養品數量作過比較，我的結論是一個莫斯科人在合理的營養方面說果然是數量不夠，然而總還比柏林人多些，而且柏林人的家族得了這些東西連充飢的水平線的需要都不夠。

依勞工局的一種統計，則柏林受津貼的工人，六馬克可以買四十五磅麵包，一百顆馬鈴薯

的價格爲二馬克五十分尼；九磅假牛油(Margarine)要三馬克十五立突牛奶四馬克五十分尼；二十磅白菜二馬克；十尾青魚、鹽和糖一馬克——這大約是八馬克五十分尼的全數了。這就是說每人每天只有半只麵包，一磅馬鈴薯，一百克白菜，五十克假牛油，每月三次青魚的食料。

我曾經依這種計算在自己廚房裏面秤過一個人一天的伙食。三餐食品的生的原料很可以一起放在一只肉碟子中。這裏面是六只小馬鈴薯，五片中等厚的麵包，一小塊白菜，大小和拳頭差不多，一小塊假牛油，體積約爲十六立方生的。這是一星期中平常日子的菜單，一個月中間有三天星期日每個成人還可另外到手一條青魚，小孩子每天一條青魚，半立突牛奶。凡是試驗過在蔬食館子上用膳的人，都知道如果吃沒有肉的菜而想吃飽的時候，該要吃多少東西。這兒所錄的一個失業工人所得到的菜蔬祇夠儉嗇的一餐之用。在一定的意義之下可以以此過活；靠這種營養過活的人，大約只要過十年就可以死了。

一個莫斯科勞動的工人所得到的口糧比較的要豐富得多。他的桌子上可以放二十片麵包，一磅白菜，一磅馬鈴薯，每天一條青魚；此外他每星期還有一磅肉的權利，除這些以外，每月有

十枚雞蛋，他的小孩子和德國失業的父親的孩子一樣，每天有半立突牛奶。在蘇聯有一點應該注意的是，除了麵包一項夠用外，其他單子所列的東西未必件件都能到手。在德國則有一點不容忽視，即常有個人的親戚朋友等以個人優裕的力量來濟公家周濟之不足。

以美國而言，蘇聯勞動的工人和德國失業人民的比較之所以特別感覺有趣味之點是因爲一面和美國的生活水平線相去很遠，另一方面則德國和蘇聯兩者相比亦大相懸殊。德國就地理的位置說，和蘇聯爲各個強國的最近的話鄰，而且除去了蘇聯以外，是共產黨的組織最健全，發展最有力的國家，對這樣一個國家，只以蘇聯人有工作和蘇聯人事實上比他們要豐衣足食些這兩點來和五百萬失業工人相比較，覺得太藐視了，共產黨出版物對於兩者不同的方面雖然張大其詞，然而依據我自己，在兩國所觀察的結果，我可以證明德國接受津貼的人的情況確是不及蘇聯。

一九二七年德國失業津貼每月大約八十馬克。除去三十二馬克五十分尼房租和隨時的經濟開支外，那時尚有四十七馬克五十分尼剩餘爲伙食之用，即爲現在的一倍。以四十七馬克

一羣勞動者當然同樣沒有津貼。最後的三分之一，即一二〇〇〇〇〇人雖然尚須視為有職業的人，然而可得的報酬比津貼少，這些人由公家補助到他們的收入和津貼一樣為止。如果以一二〇〇〇〇〇短期勞動者列入收受津貼的人數中，則共為五四〇〇〇〇〇人，再假定每個接受津貼的人後面還有兩個人靠他度日，則靠津貼為生者的總數即為一六二〇〇〇〇〇人了。這些人中間有一二〇〇〇〇〇人和其後面賴他過活的人由職工會或其他職業組織津貼；依這樣計算，德國至少有一千五百萬人現在平均以五十一馬克過活，這種收入確實是一種不足溫飽的收入。實際上數字也許還要大些，因為統計說明每個接受津貼的人後面平均有三・七人需要資助。

至於不盡不實的地方，當然不能完全沒有。津貼的不當的用途理論上本來不可避免；勞工局對於這一點說明用全力來減少到無礙實際的少數。一九三〇年夏秋兩次緊急命令令取消大約有七〇〇〇〇〇〇人的津貼，這些人可以靠私人資助或者靠他們自己的親族為生。就好的方面說起來，未曾取消津貼的人們很難在勞工局監視機關敏銳的監督之下獲得好地位的。

過去也許老是有人歡喜抱怨德國政府，說它放任國內的失業人民習於遊蕩，現在却不許這樣抱怨了，現在的事實却也合於一般理想的國家津貼的原則了。如果在說明德國情況的時候，只就乏味的金錢問題來看美國四十億金元的保障可靠或不可靠，那末這些都是一個觀察的人在經濟的範圍以內所必須知道的事實。至於津貼在政治方面的意義，則請看腦哀庫倫（Neukölln）勞工局的一個公務人員的解釋便知究竟：『這兒天天有三千名失業者來往。如果這兒偶然停頓和停止工作到五分鐘，那末我們就可以被狙擊；如果津貼完全停付，那末會發生什麼事變呢？就可以發生革命。』

冬天的黎明時，有一條灰色的人接連成功的鏈子在晨光曦微中蠕動，這些人都是走向弗呂勃爾街的市收容所去的。我們隨隊伍前進，他們要取得領湯的單子。

男男女女的大隊走過哥爾門街（Görlin-Strasse），那是正在走向中央勞工局的中途的人羣。我們和他們同走。他們要找工作做。

阿克爾街（Ackerslarse）的車廠前面有許多衣衫襤褸的人形在那兒擁擠，這個車廠

是市當局所設的一所貧民暖房。我們混在他們中間。他們要去取暖。

我們在柏林北部曾經做過一次個別測驗：『德國到底窮到甚麼程度？』然而第二天在柏林西部的情形卻完全不同。

※

※

※

如果去站在柏林北部的夜間收容所前和飢民一同去候那領湯單子，那末，就可以見識到德國夜間的貧苦狀況；然而如果第二天晚上又到柏林西部去走遍十個有人滿之患的酒館的時候，那末使人在驚訝的狀態之下親自領教了德國人民生活狀況的南轅北轍的不平衡現象。

『抱歉得很，客滿啦！』『Rio Rita』門前的司門人這樣說明。

『您實在不能再在這兒歇了！』『Julian Fuhs』的門上是這樣說。

『暫時沒有位置，』皇后酒店的人如此說。

『停回兒再試一下！』『Johnys Night Club』的掌櫃這樣策劃。

『您可惜來遲了！』『Henry Bender』的人這樣對我們說。

『店堂裏面也許還有立腳的地方』『Quartier Latin』的經理人勉強這樣回答我們。經過了幾點鐘的時間，在『Ambassadens』『Barbarina』『Cascade』『Katadu』和其他完全公開的，警察公認為游戲場所的柏林夜間消遣的地方找尋棲身之地以後，確知道只有尋立腳的地方才是惟一的辦法，我們走過那些飲酒的，坐滿了人的桌子旁邊，在一條狹窄不亞於地下車中的狹路上必須在人家腿上顛撲過去，然後走到奏賣花生米曲的人堆中去，混在正在興高采烈和汗流頰背地跳 Rumba 舞的男女中間找一條走路，直至僥倖地走到那盡頭處的一處空地方為止。

Rumba 舞跳罷，開酒瓶栓的尖銳的聲音傳出來了，呼喚侍役的聲音高起來了，侍者挾了冰啤酒，酒瓶及飲料玻璃杯急忙地奔向桌子邊去。

坐在酒店店堂間後面一只高椅子上面的時候，可以看到店堂的全部。除我以外沒有第二個外國人在這兒。只有德國人。大家肆無忌憚，在這兒的人雖不揮霍，然而隨意化錢，屋子充滿人聲，煙，笑聲。大家豪興勃發。一瓶毛塞耳（Mosel）葡萄酒價十二馬克。我面前有一個朋友，他

是來茵蘭 (Reinland) 的工業家，我正想走到他那邊去的時候，他叫我，並且問我做什麼。『我研究經濟情形，』我說。他看我周身，譏刺地微笑，一手舉杯，一面說道：『這兒正在叫人研究我們對於爆發可能性的要求。』

在哀鄧 (Eden) 旅館裏的最可愛的和最華麗的消遣場所中，有一處的跳舞音樂早把一般入對於一九一九年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追念之情完全抑滅了，他倆是德國共產黨的創造者，他倆被禁衛騎兵師的軍官和士兵在哀鄧捉住以後帶到梯爾花園去殺害的。只有蘇聯大使才舉行這事變的紀念，並且禁止他們的屬員到這兒來玩。現在每只桌子邊有金的葡萄酒瓶頸伸出在銀色的提籃上面。

然而能夠為民衆的便利而保持多年的哀鄧成功一個例外。柏林夜生活的特性是瞬息萬變的。柏林北部的一切始終如此，『Olie Fria』和裏面的馬香腸始終不會沒有主顧的，然而柏林西部却是早晚不同。假使一個柏林人離開柏林幾個月以後，他如果要知道時髦的夜間消遣場所，必定先問侍者或是街上汽車夫，自威廉皇帝紀念教堂起的五條街上，幾乎每塊街石上都

有舞 Rumba 的喧擾聲，奧斯德維多利亞場 (Auguste-Viktoria) 四週年紅燈光的光輝表明柏林夜文化，而且是光如白晝地照亮了取樂場所的夜路，這些路的數目亦不在大陸各國其他的任何城市中的夜路數目之下。新馬克的準備金額或者不及可靠的蘇聯盧布。在柏林北部連一分尼都被入豔羨而搶去和吝而不給。德國大約有一千五百萬飢民。但是柏林西部則用馬克買葡萄酒；分尼在柏林西部是不值錢的，千五百萬德國飢民在苦兒費丹斯登丹姆 (Kurfu erstendam) 地方是不足輕重的。

一九二四年英國駐德公使得阿勃農爵士 (Lord d' Abernon) 在他的日記簿裏面記有一段朋友附言，是『一個非常敏銳的觀察家』他說『毫無方法去解釋他自己知道的各層民衆的真正窘狀和一部分柏林浮華和揮霍的人中間的對峙情狀』每個客觀的考察柏林的人對於一九三二年應該用同樣的話來描寫了。

不久以前有一個法國新聞記者描寫柏林的可驚可神祕的享樂，說巴黎原有的歐洲最快樂的城市這個聲名必須讓給柏林了。一九三一年這個破產的年頭上有一個出版商人覺得不

正當的娛樂的一般興趣之所以濃厚，是因為要維持『萬惡的柏林』（Lasterhaftes Berlin）的主持人的銷路，柏林雖然沒有特許的藏垢納污之所，然而這位主持人因為不要把範圍弄得太大了，所以所有的一百六十處酒排間，演戲的酒館和跳舞場縱然是客人，伶人及跳舞者等穿起最華麗的衣服，演出最好的姿勢，和沉溺在異性生活中的場所；但是這位主持人却沒有描寫這些。至於說到許多尋常咖啡館和戲館的篇幅是到處有的，這些地方分給顧主的節目單是當地裸體表演和裸體舞。

一個美國人如果絕對不是本地的熟人，那末覺得在柏林交易所為一個『無名的付錢人』造紀念像的年頭去觀光一下柏林夜生活也是值得的。哈利克塔烏（Harry K. Thaw）他是這方面的權威，那是無可以疑惑的，這位塔烏在幾星期之前說明沒有一處地方的渴望自由之心像柏林一樣的生氣蓬勃。在 Casanova 大家都說他只要把葡萄酒到肚子裏去之後他就可以說明這種情形。

然而大家不許忽略的一點當然是這種生活不過是比較少數的上層社會的專有生活，而

【Ollen Fairs】的窘狀也是比較少數的下層社會的專有生活。現在就是問經濟恐慌中的中層社會怎樣呢。

有人說中層社會的人苦悶，他們當然無疑地是這樣；然而在五六個爲『資產階級』羣衆的消遣而設的地方却少有見到這些人的。

我們加入保斯脫丹姆場上祖國飯店前面成百的人羣中去，慢慢地進入口處。這所位居四層連成一氣的高大的飯店下面的著名百貨公司的各種娛樂場所如維也納飯店，意大利飯店，巴伐利亞飯店和來茵蘭飯店，美國酒店，日本茶樓，西班牙葡萄酒店，土耳其咖啡館和跳舞場，可以容六千客人。門券賣一馬克，進跳舞場的再化三馬克買票。然而依然是滿坑滿谷擠得水洩不通。人擠得連寬大的過道都沒有容足之地。七國的音樂在大的中廳中合奏，六千把刀，六千柄叉和六千只碟子相擊的鏘鏘的聲音表明至少有六千個德國人暫時總是不算在飢民羣衆中的。

赫登山街 (Hardenerstr.) 的日耳曼尼亞飯店 (Hans Germania) 雖沒有祖國飯店大，然而也自有其壯嚴宏大之處，看來生涯比較冷落些。這家飯店的葡萄酒店中有五百位客

人在噴水泉中間用膳，賞識那些極樂魚 (Paradiesfisch) 在大理石盆中游成金環。另有五百名客人則在啤酒館裏喝琥珀色的 Pilsner，更有分散了的無數人在嘗豌豆燴豬蹄節的美味，并且用一小杯 Aquavit (白蘭地之一種) 來點綴他們的富麗堂皇的食事。這一小杯名酒是由穿制服的姑娘托在托盤中送過來的；這些食客們一面吃，一面沉醉在前此各個時代的音樂聲中，這種音樂產生的時代也許比現在幸福些，然而飲食方面却未必比現在豐富。柏林咖啡館的屋頂花園裏因為跳舞者的熱汗所蒸騰而令人悶熱，所以上面的頂蓋向兩邊滑下，以便再把新鮮空氣放進來，上下二千五百人這時候正在享受他們自己的優裕生活，并且表明飲咖啡的快樂。

康德街的台爾非 (Delphi) 裏面有成千人在一間很大的廳堂裏面跳舞，這間廳堂裏面是用埃及、希臘、羅馬和文藝復興時代的彫像、壁畫和牆上彫刻的各種菜泊齊裝飾點綴的。虞倫山街的弗米那 (Femina) 中則又有成千的人擠在隆起的跳舞場上面，舞罷了的休息時間裏他們又在本人桌上打電話給別桌上的人，或者用高架滑車直接遞信法 (Rollpost) 傳播他們的意

思和熱望。博羅門街 (Blumenstr.) 的來西飯店 (Pari) 亦有成千的舞客濟濟一堂，他們在『婦女音樂隊』慶祝騎士的音樂聲中，在旋轉的水晶球的雜色光華下面由近而遠地旋轉過去。

這些客人的數目中間沒有一個數目是由估計得來的，這些數目都是各人觀察的結果和主持營業的人口說的。價格方面必須特別說明，價格是已經跌落了，減低價格的地方不限於有成千人到的地方。阿特龍旅館 (Hotel Adlon) 以前有一個『約翰尼司山房間』 (Johnahischeiger Cabinet) 定價二百五十馬克。依侍役頭目的估計，最後一瓶二百五十馬克的酒是四年前賣出的；現在酒單上開的最高價格是一百馬克，舊時軍隊的參謀本部就食的最著名的柏林飯店好兒駭兒 (Horchel) 在不久以前還是唯一的可以用五十馬克吃中飯的地方，現在却只要五馬克就可以了，城市大旅館的菜單上面的價錢也從六馬克減到五馬克。

柏林有二萬家旅館，每家有二百八十位旅客。紐約一萬五千家，一家有四百三十三客人。

如果把柏林東部和北部難得吃馬肉的淒慘的貧民窟除開不說，即可以證明在柏林旅館從好兒駭兒起至最新的可以十馬克買小麵包片的自動食廚爲止，這裏面的旅客所吃的東西

不下於紐約旅館中旅客的食品。這多半是一種懸測，然而事實上說明這樣的懸測是合理的，并且多少足以形容柏林中上層社會的生活水平線。至於全國人民現在的生活比戰前和戰後最困難的時候的生活究竟如何，則有待於精確計算。

德國人現在的境地是否和通貨膨脹的年頭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當時一樣壞的問題，必須由內地的高度急劇狀態自己來說明。如果依下列的方法辯論的時候，那末，這種議論是成立了；如果一九二三年的德國情形不如一九三二年，當時共產主義不能在德國實現，那末共產主義在一九三二年亦不能實現於德國。但是許多德國人的說明却是現在德國的情況不如一九二三年，因此現在的共產主義危機甚於往時。

一種小小的統計證明就現在德國的平均消費看來比一九二三年好多了。最後一次中央統計局所得的數字說一九三〇年每個德國人比一九二三年多消費四十磅裸麥，四十六磅小麥，三十八磅肉，三十立突啤酒，五磅糖，半立突燒酒，三磅咖啡或五十克茶，全體人民比一九二三年多消耗三十一萬五千萬枝雪茄煙和十一萬萬枝香煙。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〇年的消費

減退者只有馬鈴薯。今年每個德國人比一九二三年少吃五十八磅馬鈴薯。由以每個人作單位計算的平均消費量，當然看不到究竟每個德國人是否能夠得到所計算的部分；但是如果以最困難的通貨膨脹的年頭的糧食消費和一九三〇年的糧食消費比較，則可以得到絕對的結論，即一九三〇年的德國人比當年多吃了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東西了。

一九二九年的消費比一九三〇年多，其原因是自一九二三年起，糧食消費量逐年增加，到了一九二九年達於最高點，一九三〇年又減退，年關方過而統計方面尚不能完全製成的一年又繼續下降。然而比一九二三年總是高。德國人民現在的飲食也還比通貨膨脹時代好。每個能夠看到一九二三年的襤褸樣子的人都知道他們穿得好些了。住家的情形是更不能比了。一九三一年每人得到七四·七立突啤酒——一九一三年爲一〇二·一立突——然而目前啤酒每立突平均七十分尼，德國每年的啤酒錢總還是幾乎等於楊格計劃所定的每年應付的賠款的一倍。

每人真正的消費數字所表現的生活水平線比較一切每個人的資產，租稅的理論統計好

得多，即比名義的薪工和真薪工等的統計亦要準確。這些數字雖然說明全德國人民的生活比通貨膨脹的年代進步二五%至三〇%；但是另一方面却也說明一九三〇年比一九一三年平均少用了八十七磅裸麥，五十三磅小麥，三百零四磅馬鈴薯，半瓶白蘭地，六十克咖啡。一九三〇年每人比一九一三年多用一磅肉，約五磅糖，三十克茶。麵包和馬鈴薯的消費比戰前減少很多，肉和糖的消費增加。

一九三一年的全部數字和一九三二年第一部分的數字也許可以指出全國人民的營養狀態全部要比戰前一般狀況增進得多，然而有減退的趨勢。如果一千五百萬德國人的確直接間接的靠失業津貼接濟或靠它生活，要是淨消費量的統計確實能夠表現一個平均的圖形，那末餘下的四千七百萬入應該得到很好的營養。這種結論並且可以由日常經驗中證實的。

但是一千五百萬德國人去革命不夠嗎？外城聖翁團的人餓着肚子。暴動，赤色的末了區餓着。會起革命嗎？雖然，飢餓不是釀成革命的唯一主因。壓迫也佔重要的地位。想一下，希脫勒也許能夠幹一切飢餓尚未幹到的事嗎？如果希脫勒當權以後，則加深共產主義的飢餓，加增共產主

義信徒和堅強共產主義的組織的法西斯壓迫所召的結果又如何呢？如果對於希特勒政府對於世界各國及德國自身的意義加以明白說明的時候，那末這個問題就不容易接受了。

一個人在走廊上站起來，拖了一張椅子，咆哮地帶了椅子攆到人叢中去了，這些人就在觀眾室裏在他的領導之下爭鬥。尖銳欲室的喊聲：『打死他！』在打架的人叢中喊出來。一羣人從平台走來把我們分向兩旁。拳頭打到肉上，警察從進口處起分開一條出路；國社黨和共產黨的『討論的晚會』就此完了。

晚上，事前有一位美國銀行家用電話找我商量他的家眷是否可以送走；如果希特勒當了權有甚麼表現呢？我介紹他去參加國社黨和共產黨討論會，然後決定意見。

德國政爭中的死傷名單又是說明一年中每天四十名傷者，每二天一名死者，這是鬥爭領袖所發的平均數目。

『我們這兒會發生內戰麼？』一個德國人問道。答語說：『已經開始了。』

國社黨員和共產黨員共有的許多事情中間最足以表示其特性的只有怨隙。這是兩黨最

有力的推進力。

國社黨的怨隙依其程度的深淺列明如下：

(一) 共產黨員。

(二) 猶太人。

(三) 社會主義者。

(四) 法國和法國的聯盟國。

(五) 凡爾塞和約。

共產黨的怨隙如次：

(一) 國社黨員。

(二) 警察。

(三) 社會主義者。

(四) 資本主義及其聯盟者。

(五) 凡爾塞和約。

兩黨中的一黨已如李索烏哀爾(Lissauer)在他的反英歌中所唱的一樣，他們也許有一定限度的仇恨到別人的時候，然而一黨的唯一，真正的，沒有消滅的時候的，和結恨到底的仇恨還是在敵黨。兩黨間互相表現的仇恨並且可以用統計來表明。國社黨總部在柏林聲稱自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日起至翌年同月日止，有七十九名國社黨員被共產黨人所槍殺，刺殺，打死，或槌死。法律保障的赤色辦公處又說同時有一〇三名勞動者被國社黨人和警察槍殺，刺殺，打死或者槌死，而五十二名被警察，五十一名被國社黨人所殺害。

這兒在十二個月中間犧牲於國社黨和共產黨糾紛中的人共有一八二人之多。然而這還是全部損失中間的一部分。依國社黨總部的公表，則十二個月中間該黨員之因政治的鬥爭而受傷者爲五五〇〇人。共產黨方面則發表在同一時期中受傷者共九五〇〇人。傷勢則有重有輕，自打平鼻子起至打斷脊柱爲止，自皮肉傷起至終身的殘廢爲止，幾乎樣樣都有。

若是把這些損失算作一天的損失，發一份號外『國社黨和共產黨之戰：一八二人死亡，一

五〇〇〇人受傷，』一定沒有人反對以這種情形爲內戰的。只要想一下參加戰爭的分子中不到十分之一在衝突以前沒有見過面的，個人的一切在這時候都放棄不顧，那末糾紛是充分表現了戰爭的特性。

國社黨員有找職業的機會，並且已經建立了保險機關，名曰受傷者撫卹社。每個黨員都有每年納費三馬克六十分尼的義務。一個黨員如果按期納費的，那末他在衝突時受傷之後可以獲得完全不能操作或永久不能操作的卹金一千馬克；如果因而死亡，那末其遺族可以得到一千馬克。領袖亦同樣待遇；傷亡的人數過多和卹金不足的時候，卽刻停止發給。

如果能夠將國社黨和共產黨間仇恨的激烈程度用絕對準確的方法秤量，則秤量所得的結果卽爲今後德國的前途，外國應加注意之點爲一千二百萬國社黨員和六百萬共產黨員的共同仇恨目標爲：社會主義者和凡爾塞和約。國社黨員之所以仇恨社會主義者是因爲他們嫉視凡爾塞和約的程度不及國社黨員嫉視之深。共產黨之恨社會主義者是因爲他們恨國社黨不如共產黨員所望者之深。然而對於凡爾塞和約的怨恨則不但國社黨員和共產黨員有同等

的情緒，即全部德國人民亦復一樣的敵愾同仇，德國人對於凡爾塞和約的觀點只是主張取消的方法的不同，至於國社黨和共產黨的同樣的方法的特性爲用強力取消之。

『隨着駭林格爾 (Scheringer) 反對凡爾塞和約，』這是掛在舉行國社黨共產黨聯席會議的會議廳裏一面大紅旗上面的一句警句。這面大旗顯明地證明那天的會是在共產黨的象徵之下舉行的。那位年輕的國防軍少尉駭林格爾在不數月以前還是國社黨的勇士，現在却成爲共產黨的好漢了。

有爲的少尉駭林格爾，據國社黨的宣傳曾經和他的同伴犯了黨紀。他在前年被拘禁，經了多方的疏通方始判決羈押在要塞裏面。他突然在他的監房中聲明現在是共產黨了，而且相信只有赤色的德國才能恢復他的自由，十五名有爲的同志和退任軍官充他的隨員。以後他又幹過當時的機關非常歡迎的偷逃的勾當。他暫時離開對他相當放任的要塞而入監獄。他由國社黨改隸共產黨的事實燃起了一般共產黨對之有厚望而渴望國家自由的德國青年界的幻想的烈火，官廳證明他在監房裏，尙有準備第二次越獄的企圖。以後分別定了他的罪，他的姓現在

成了赤色的警句了。

在上面有少尉的姓名的旗幟下面坐有五百名共產黨員和大約二百名國社黨員。廳的四面牆上，坐椅行列中間的過道上面和講台前站有一百名共產黨員，是退出了的被封禁了的尖兵聯合會的會員，這種組織現在改組爲『反法西斯鬥爭團』了。

赤色衛隊的隊長衣襟裏面藏有一個銀色槌子，年輕的司令者大聲發佈一道命令。捏起一百個拳頭，叫『神聖的莫斯科！神聖的莫斯科！神聖的莫斯科！』大會由此開幕了。

二百名國社黨的勇氣不敵，然而他們並不懈怠。他們的人數只有共產黨的一半。他們坐了兩點鐘，靜聽一個共產黨員講一個問題：『他們是國社黨員，國家主義者，社會主義者。』

赤衛軍站在這兒，神祕地看國社黨員。國社黨員裏面有一個不能自制地吼道：『斯大林住在沙皇宮中。』五十個赤衛軍頓足，像野獸一樣的狂叫聲音從他們的喉頭縱出來：『當然的，共產黨演說家譏刺地回答道：『斯大林此刻還在學 Rumba 舞咧！』

『希脫勒』一個赤衛軍吼道：『他住在勃洛烏能屋 (Braunen Haus) 中——他名他

的黨是勞動黨。』一百名赤衛軍其勢洶洶的俯身向前，看國社黨是否敢反抗這句話。

演講的共產黨員在人聲嘈雜中下結論，這位共產黨員以沉着的兇相向他的國社黨聽衆說：『你們願意知道甚麼時候撕毀凡爾塞和約嗎？如果自海參威至來茵河遍地有赤色國旗飄揚和有紅軍站在法國邊界上面的時候，就是和約被毀的日子。』

這些話聽來很熟。我最近在一個小組織的一個有智識的領袖那兒聽過這句話，這個組織是接近國社黨而不是接近共產黨的。我曾經在一個德國國社黨領袖那兒聽過這樣的話。我又在一個說明他的同志的許多思想的退任軍官那兒聽過這話。『紅軍在來茵河畔。』這句話裏面有法國的興奮和對威脅德國的威脅可是在那兒呢？

一個國社黨演說家，他有一小時答辯時間的，起來作反對『紅軍在來茵河畔』的解釋，希脫勒無論如何不會親法，而且保證：『如果德國在國社黨支配之下有力去收回一切的時候，我們才和法國交涉收回一切被剝奪的東西，如我們的民族自尊我們的國家權利。我們不用紅軍來撕毀凡爾塞和約。』

『希脫勒』他叫道。『神聖的希脫勒！』

二百只掌面向前的手舉起來對法西斯主義致敬，第三聲『神聖的希脫勒！』冷峻地向憤怒的共產黨員叫過去。於是分外緊張的情狀發生了。赤衛軍躍起來了，在路上往來奔馳。

主席用鈴聲和維持秩序的呼聲來恢復秩序，共產黨演說家搶得以後一小時的演說時間，爭議共有四小時，直到閉會為止，一千名聽衆的注意精神始終像開會時一樣。德國人對於政治的態度現在已經不視為等閒的事，而是目為有關生死的問題了。如果政治使人厭倦的話，那末他們可以有一個時期的穩定生活。然而如果大家從八點鐘起到半夜為止，把他們的全部精神和感覺都放在政治的爭論上面，那便是革命的時代了。

最後一小時中只說了俄國方面的話。『德國蘇維埃！共產黨演說人這樣叫，『歐洲蘇維埃！』除了全體國社黨員以外，又全體叫了二聲『神聖的莫斯科！』起立合唱國際歌。全體共產黨大家脫帽。國社黨員不脫帽，共產黨員替他們打下來。廳中用橡皮棍戒嚴。警車的喇叭聲從外面傳進來，這是送後備隊來的。警察按時而到。他們知道國際歌，莫斯科歌及無產階級戰歌唱罷

之時，即他們去圍撲國社黨和共產黨討論會的時間到了。

所謂國際並非歌詞，而是一種組織；把共產黨和國社黨分得最明白。德國是最急激的左派至最急激的右派，並不成功一條直綫，而幾乎是一個圓周。

假定一個上面有斷痕的圓周，痕的左邊是共產黨，右邊是國社黨，莫斯科站在裂痕中間。圓周的四圍，貼在共產黨下面的是社會民主黨，向圓周下極前進經過天主教中央黨，而達到貼在國社黨下面的國權黨的中間有許多其他政黨。左翼是擁有約計六百萬選民的共產黨和約有六百萬選民的社會民主黨；右翼為一千二百萬選民的國社黨。

以一千二百萬分裂了的『馬克斯主義者』對一千二百萬一致的國社黨，——這是說明了為甚麼其餘至今仍舊統治德國的資產階級政黨的一千萬，或者一千二百萬人，以憂慮的眼光看下一期把黨選變為候補者的選舉的理由。

至於外國人對於德國現狀目前應該明白的是三千六百萬選民中間，大約有二千四百萬是國社黨員，共產黨員及社會民主黨員，約有三分之二的人在現代經濟形態上面是站在無可

轉圜的敵對地位的。三千六百萬選民中間約有一千八百萬屬於國社黨和共產黨，是現行政治制度的最大敵人。

國社黨和共產黨的圓周裂痕中間有共產黨的俄國監督者在左右。兩黨羣衆，不是兩黨的領袖，他們雖然缺乏理想，然而許多感覺是一致的，然而現在却爲這種裂痕所離開了。德國政局的最大樂園爲：國社黨和共產黨目前在德國和其他各國一樣，他們所表現的特質不是兩黨相互間的仇恨關係，而是黨員們中間同樣的感覺。

國社黨用他們自己的邏輯解釋道：『動物世界和植物世界都找不出一個國際主義的。爲什麼人類要有這個東西呢？』

然而如果希脫勒失敗了，那末又用甚麼來療治一千五百萬德國人的飢餓呢？他們雖然不致餓死，但是他們隨時預備着坐下去飽餐一頓，——一千五百萬人，他們說得透澈一點，是從來未曾得到過充足的滋養品的。兩黨的仇恨到甚麼時候爲止呢？再說得精密些，國社黨有幾時可以在希脫勒的領導之下呢？

共產黨所期望的，是資產階級政黨所忌憚的，和國社黨所抗辯的，他們的希望如此：如果希脫勒秉政以後而不能解德國經濟之憂，被迫地去乞憐於法國之前，不能夠踐約言的最大部分的時候，——那末國社黨的羣衆跑到共產黨方面去。兩黨一致以後，（這兒應該說國社黨崩潰以後）即可形成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即使共產黨從國社黨和社會民主黨兩方面各取得一部分黨員，其力量亦可以領導革命至於成功了。德國共產黨懷着這樣的希望，在這樣局面之下決定了一種期待的政策，去讓希脫勒走他的第一步。我和共產黨、國社黨、社會民主主義黨密切往來的結果，證明共產黨決不試驗去反對希脫勒奪取政權，在他取得政權以前來革命的希望更少。

我向一個共產黨員提出一個問題：『如果希脫勒掌握了政權你們怎麼辦呢？』

他說：『我們進行聯合社會民主主義者來總罷工，用一九二〇年倒卡潑 Kapp 的總罷工方法來倒希脫勒。』

『然而，』我插口道，『卡潑是用強力來奪取政權的，那時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都知道他們』

以民主主義者的身分來保障民主主義，一九二〇年是由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自動宣告總罷工的。如果希脫勒真的奪取了政權，他們現在肯和共產黨一致行動而總罷工嗎？

『希望不多，』他說。

『你們有六百萬共產黨選民。俄國革命只要五〇〇〇〇〇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就夠了。我知道的情況完全不同。但是爲甚麼你們的六百萬人不能抵抗希脫勒呢？』

『我們沒有槍枝。』回話這樣說。『蘇聯不能助成德國革命。我們想，如果希脫勒握了政權之後，他一定很快的衰落，結果第二年秋天我們就可以握政權了。』

『然而那時候希脫勒有全部武裝在手。』

『是，希脫勒會有武裝的。』

我問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希脫勒握政權後你們怎麼辦呢？』

他回答：『如果希脫勒有多數人擁護，我們又能怎樣呢？（懦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呵！議會政治的時代過去了！你們的時代也過去了！資本主義的危機一天顯著一天了！）』

我問一個國社主義者：『你們得了政權怎麼辦呢？』

他像是要長期間研究黨綱，但是他只回說道：『堅持』（夏天的陣雨『堅持』也不久的）

第二章 法爾根斯丹 (Falkenstein)

祈禱的聲音從紗廠的後房裏嫋嫋地上騰，那是中午，工人們在祝福。法爾根斯丹的十處，十二處極頭的地方的祈禱堂裏，都有祈禱的聲音傳出來。那是晚上，『赤色』法爾根斯丹的失業人民跪在那兒。馬克斯離了『赤色』法爾根斯丹變成上帝了。

一萬五千人的社會在近百年來最艱難的冬天已經不能算作德國一般的貧困的唯一確證了。無論如何柏林——滕哀庫倫勞工局局長曾經向我說過，據他所知道的法爾根斯丹的失業百分數為全德國各城市失業百分數之最高者，因而是最窮的一個城市。這兒隨處可以得到一個印像，即德國在戰後不安定的時代當中，找不出像過去革命的城市法爾根斯丹城內那樣以『逃避到宗教中去』來說明一般不安定的深刻證據的。

這兒的貧困和混亂特別顯著，雖然不是典型的，然而研究六千萬人民的國家在艱難困苦的狀態之下的真組織和確實的精神狀態的時候，兩個極端的東西可以給人家一個全部的圖形。試驗逃避馬克擾害的銀行家還沒有到法爾根斯丹來，然而「逃避到宗教中去，」大約就不能不算是經濟指針了。

凡是德國人和許多外國人都知道冬季競技的地方叫「薩克遜瑞士」(Saechsische Schweiz) 祇有不生在那兒的少數德國人和外貌不像外國人的不要人知道有「薩克遜西伯利亞」(Saechsische Sibirien) 的事，(這是紗廠和花邊廠的地方) 即知道貧窮和祈禱的事的。這個名稱並不是幻想的發明。這個可憐的地方面積約爲九一三〇〇平方公里，它的情形就像法爾根斯丹，全部人口一〇〇〇〇〇人，然而法爾根斯丹能夠引起特別的注意。

這兒的居民於一九二〇年一手紅旗一手火把呼出建立共產主義政府的口號來，把富農的別莊都燒了。法爾根斯丹有馬克斯血爾支(Max Heitz) 他是一個著名的暴徒，在那兒領導了一次共產主義武裝暴動，這次暴動的目的是要醞釀推倒急進主義者卡潑(H. Kapp) 他們

在薩克遜統治了四星期，直到巴伐利亞國防軍滿佈全邦方始失敗。血爾支被判終身監禁；他們的事變成爲值得紀念的往事了。他在大赦之後到俄國去了。

一九三二年，這兒的居民一手聖經，一手失業證書，重建的別莊的最多數已經出賣了。這些業主的一部分人已經在靠公家周濟過日子。花邊廠和紗廠有一半已經關門了。其他一半一星期只做三天。一五〇〇〇居民中有七五〇〇〇人失業或受失業的影響，依社會的資助爲生，居民的另一半中有二五〇〇〇人尚有職業，這些人和其家族的生活即靠每星期的收入，這種收入大約比津貼多二至四馬克。

馬克斯血爾支並未被人忘記，他以前的同志現在還是送他們的子弟到星期學校中去。列甯說明：『宗教是民族的鴉片，』然而工人蘇維埃在法爾根斯丹已成過去。現在只有祈禱堂了。

我們是下雪天的一個星期六晚上到的。旅館是開着的，然而我們是那時候惟一的客人，全屋子的房間沒有一間有爐子的，外面淒冷的街面上只有幾家燈光黯淡的店鋪，這些店鋪還未關門；但是沒有顧客，啤酒館也開着；到處亦有五六位客人，他們整夜就坐在那時可以辦到的最

小杯的啤酒旁邊。祈禱堂是開着的，成百人在祈禱。

星期日早上昏暗的晨光中有灰色的行列在街上活動。他們到祈禱團的祈禱堂去，到主日的聖經班中去，到真奧斯徒會去，到新倫道會去，到米勒信徒那裏去，到鄉村教堂聯合會去，到聖經班去，到主日聖經信徒那兒去，到真正路得教堂中去，和浸禮教徒那兒去。

這些教堂中有一部分教堂在戰後經濟恐慌引誘法爾根斯丹人去虔信出世觀念之前早已有了。然而大部分還是最近困難的年頭上發現的，我們和正在到正教教堂去的途中的浸禮教徒同走。

天氣冷，雨雪飄在團體的弟兄們的臉上。是早上九點鐘，那一天正是沉悶得令人欲睡。然而法爾根斯丹在宗教方面却和革命時代一樣急進。熱心的信徒起得很早，教堂的座位一個也沒有空着的。

五百人在跟着宣教師的話而低誦：『這個一面銷燬了成百萬包棉花和成百萬噸羊毛，而你們却無衣可着的世界有什麼法子呢？』（上帝會給你們辦法了，你們合眼跪下等着罷！——這

是鴉片的本色。在場的人們捏着他們的縫線畢露的上衣。『這個一面銷燬千百萬噸穀糧，一面你們在挨餓的世界有什麼辦法呢？』在場的人們在嚙口水。（除嚙口水外，上帝不會給你們更具體的安慰的了！）一個人回答他的問題：『那是因為世界忘記了主的緣故』。人們點頭。他叫道：『延長到甚麼時候我們不知道。』人們低聲嘆息。『國會中有人說我們已經到了即刻完全燬滅的關頭了，那末這樣的話一定是有所指的。』人們戰慄起來。『但是』傳教師下結語道，『不是德國一地如此，而是全世界這樣，上帝懲罰我們全人類。』

『德國人不在內』，一個男子在我旁邊沉着臉低聲埋怨地說。

十一點鐘主日學校開始授課，教堂被五百個小孩子塞滿了。小孩子們衣服並不破舊，外觀清潔。外面着不出法爾根斯丹的貧困。街道整齊清潔。失業者走到外面來時也留心外觀。世界上沒有一國民族像德國人一樣的側重外觀。（或許不及美國）我們跟了一羣衣衫整潔的小孩子進他們的家屋中去。

他們走進一座在路德教堂對面的屋子去。屋子前面並無奇突之處，絲毫沒有表明貧困的

地方。我跟在孩子後面走過冰冷的院子，院子潮濕，有潮濕污穢的垃圾氣味。我們和法爾根斯丹勞工局的職員一同進去，他是我們的指導者，而且和這戶人家熟識。

這家人的主人是建築工人，坐在廚房裏，這是三間屋子中間的唯一暖房，兩只眼睛注視着火上的水壺，視線不稍移動。他的老婆含辛帶酸地說，這是他兩年來——失業如此之久——的唯一工作。德國有五百萬失業人民，然而這些人的老婆却並非無事做，也沒有八小時工作制。失業人民的老婆的工作最繁重：每天必須要十六小時工作，由津貼中佈置出應該有的一切來，節省，收集，補綴，洗濯。風俗之堅如鋼鐵，德國的男子是不管家務的。他沒有事做的時候，他即低頭沉思。婦女們則操苦役。

一個壺中裝有丈夫，老婆，和五個小孩子的食物。一餐的東西是濕麵塊，用濕麵塊煮成像湯一樣的東西。這就是星期日的午飯了。第六個小孩才四個月，睡在搖籃裏。母親是三十六歲的人，憔悴的婦人，有孕在身。

小孩子們脫去出外穿的衣服，母親爲他們收藏起來，待下星期日再用。在家穿的是破舊衣

服。他們餓慌了似的坐下去吃溫麵湯，我一看到他們的紅色圓碟子，就想到俄國。那邊也有許多人只能以麵包和馬鈴薯爲糧食，然而却看不到小孩子們用營養不夠的東西充飢，醫家統計的報告大約完全不同，然而一個外行人對於一個以麵包和馬鈴薯爲活的國家的人民，和一個以較多而足夠的肉類，蛋，牛乳爲生的國家的外觀，是很難辨別清楚的。

歐洲文化重要中心在這個非常時期中有整整一千萬失業人民的食物不如前此豐富，這個時代的最有趣的問題是食物減縮到如何程度尙可以不致有嚴重的禍害發生。偶然的實例雖不能成爲科學的特徵，但是究竟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個法爾根斯丹地方角力的十九歲青年領袖，他失業兩年，在這兩年中幾乎完全靠麵包和馬鈴薯過活，然而他在城裏依然可以制勝他人；一個法爾根斯丹足球隊長，是一個二十二歲的劇烈運動領袖，三年來早已閒散着，也一樣的以麵包和馬鈴薯過活。星期日下午他在和奧烏哀爾勃赫比賽的時候，表演得非常優越。經濟而簡單的食物在安姆斯丹登（Amsterdam）決賽中表現了它的力量，在那裏的芬蘭人（一個二百萬人口的民族）在和二十倍於他們的許多民族搏鬥中得了第三名。芬蘭人只

要參加賽跑，幾乎每次都勝利。我們的興養人員雖然都是頭等人員，然而除一次勝利而外，完全是失敗的。美國騎師將芬蘭菜單，即『瘦牛肉和馬鈴薯』和『羅斯福』(S. S. Roosevelt)的對置着，後者長得在報紙的空隙中找不到地位。中國苦力全靠米食過活，他們能夠長期表現優越的工作能力，照歐洲人的目光看，這樣的營養是會餓死人的。(中國苦力的日常滋養品多數還不是米食，而是幾根油條和幾個大餅，一般的食物是在歐美人的『餓死人』的水平線下面很遠的平面上面的！——譯者)

德國失業人民連他們的家族在內約有一千五百萬人，他們的營養財力，平均說來是只有叫他們餓死。主觀的看，很多人一定會餓死。客觀的說，至少有一部分人的營養不敷，一個單身的考察者連這一千五萬人中間的一小部分人都沒有法子可以看見的。然而一般的健康的外觀，偶然有幾個人的出人意外的健康狀態，如法爾根斯丹運動家確定了平時富強的國家的一般是為享樂而吃許多東西，並不是為滿足可以用比較簡單得多的東西就可以滿足的身體上的人需要而吃的。

一個豐美的少年，他姓桑德（Sander），是法爾根斯丹的足球隊長，在我們旅館裏吃早飯的時候咬了兩口火腿之後停下來對我們說：『我很想再吃些，然而本來就可不必多吃。』他說火腿是我這一星期來第一次吃的肉。『然而他和福克脫蘭都是最好的前衛』他的隊員說。桑德說明他父母的預算：父親失業，十一馬克津貼；哥哥失業，四馬克五十分尼津貼；姊姊在工廠做工，八馬克工資；他本人失業四馬克五十分尼津貼——全家五口每星期的收入為二十八馬克。他們全家營養方面的支出據他確實的說不到十七馬克，每人不到三馬克四十分尼。事實上他們完全靠麵包和馬鈴薯過活。

他們在這種情狀之下，僥倖還有個做工的姊姊。我們在主日學校完了以後去拜訪一家人。全家有八個人，每星期有二十三馬克貼津貼。母親說三馬克特別便宜的房租，其餘三馬克大約足夠生火之用，四馬克衣服和其他雜支，每星期當有十馬克充全家八口的飲食用。就這些錢辦的食品中間還有每星期六有三份由國家廚房發下來的湯，這種廚房是私人慈善機關設立的，每天要發四百分湯，一部分免費，一部分十分尼一碟，也有三十分尼的，各視接湯者的情境而

定。

我們通常也許確實吃得太多了；小孩子的確沒有營養不足的外容，這是無可諱言的，——然而他們吃完了濕麵湯之後還要添，那又是無可更改，然而沒有可以添的了。

院子的那一邊住的另外一個失業人民的家眷，這一家人所給我的失業的印象更覺淒慘；六個小孩子中間有一個患肺結核的，然而還是要和別的人住一間唯一的睡房中。最有趣味的，那位母親以世界上自己理解自己的聲音說這六個是十九個中間剩下來的。十三個都是最小的時候就死了的。

相隔一百米突處的路德『聖十字教堂』裏有音樂聲音送過來。我們向裏面看，有不下一千名自六歲至十四歲的小孩子聚在裏面。

『這兒對於教堂的一般興趣又正在濃起來了，』一個教師向我說。『這個社會的貧困的情形實在不能形容，當我有一回認為可能的時候，更令人懊惱。我同時必須說明我自服務教會以後從沒有經歷過這樣熱烈的時候的，我並非不知道其原因。一星期以前，我們舉行過一次特別

紀念會，來者有二千二百人，爲了容納這些人起見，必須租一間全城最大的廳堂。主日學校中通常總有一千小孩子來參加。

他以路德教堂教師資格，對於城內宗教情形知道得非常清楚，一萬五千居民中，據他說有一萬三千是路德教堂的教徒，所餘者只有二千人，如果教師的估計有一千五百爲異教徒及無宗教人民是對的，那末與宗教爲敵的人根本就不多。想一下德國只有那些正式宣佈脫離宗教關係的人才不付信教稅以外，那末對於這一宗稅收的意義也可知其大概了。在法爾根斯丹地方，最後一次選舉大約有近四千共產黨選民，那末很少數的共產黨員曾經正式脫離了宗教關係，他們雖然是抽象的教徒，然而如果他們有職業或者有最低限度的收入的時候，那末還得支給稅款。俄國則即使和教堂的關係僅屬的共產黨員也要開條黨籍。凡是掛名教籍的共產黨和把他的小孩子送到主日學校中去的共產黨員，在莫斯科被大家目爲不能參加革命的人。

法爾根斯丹自由思想者協會的一個會員以悲鬱的聲音向我說一九二九年還有二百五十名會員，最近恐慌的四年來受了宗教的誘惑，還有五十人，——這個會是一個有知識的無神論

者的組織，這種嚴重的疑念，證明失望的經濟狀況有時也可以形成其他結果而不是革命，他告訴我法爾斯根丹的津貼和工資數目。

一等失業保險者，有八百人受津貼。每家男女老幼每星期平均十四馬克五十分尼津貼。二三等者二千二百人；每家平均十一馬克五十分尼。有六百人因政府最後一次緊急令的結果：應歸收入優裕之最近親族補助，所以取消了津貼。得到津貼的短期勞動者有四百人，所餘之二千五百人在花邊廠和紗廠中做工，他們的工資是點工發給的，每星期平均二十五馬克。

從來沒有欣幸過它的特別豐裕的情形的法爾斯根丹於一九二五年尚只有三二四名失業人民，現在十倍於此數的數字到一九三〇年秋季才達到。這些數字都是勞工局的職員所供給的。

這樣高度的失業社會所激成的不安現象，可以用每人最低限度的津貼十一馬克來計算，則公家維持這人口一萬五千的小城市失業人民生活的總數，每星期要三七八〇〇馬克，即每年一九六五六〇〇馬克。如果這項負擔能有職業的社會勞動者擔負，那末每年每人有失

業保險金約七八五馬克，——這個數字，以現在的工資數言，等於三十星期的收入。

錢從那兒來的呢？最大部分是兩種來源：一是由節省得來的，法爾根斯丹的工資超過津貼數目非常微小，二是由全國幸而處境較好的人們納的稅。法爾根斯丹的共產黨選民人數是說明有職業的工人對於所負的重任表示異議。全國國社黨選民人數是對於他們負擔稅率不滿的表示。然而法爾根斯丹的問題是失業人民如果沒有稅的話將怎麼辦呢？失業人民的親屬一定沒有大宗積蓄。因為我們在美國有很多積蓄，因而不容易明白德國類於法爾根斯丹的地方這樣多，這些地方的工人簡直沒有積蓄，有職業的工人的工資這樣微薄，有職業的人數又很少，事實上他們不能直接接濟他們失業的同伴。

然而法爾根斯丹不僅以濕麵湯為生，也不僅在憂愁中過活。在『廣告和日報』登有大廣告的四個地方那兒在星期日下午可以跳舞。城市中雖然充滿着虔信宗教的空氣，然而沒有法律的強制去做禮拜。做禮拜的人也許已經滿了。六對男女在一家用花紙裱糊的啤酒店裏面，在四個人的音樂隊奏着的送喪樂聲中旋轉。四個音樂師因為除六對男女以外更沒有別人跳舞，

所以精神萎疲，跳舞男女自己也已經疲倦了。

酒店中星期日下午有六對男女跳舞，然而正教堂的主日夜會却有八百男女。人數再多，教堂就不能容了。教會中人自六點至十點爲止，一個一個向教友說明信仰在一二三年來如何幫助了失業人民。然而失業人民到底還是失業。唯一赤色的，現在却是虔信宗教的法爾根斯丹的一切，也許是德國全國最重要的失業問題中表現得最確切和最深的社會現象了。

第三章 耶拿 (Jena)

一九三二年的德國，各地的情形五光十色。我由飢餓的世界，由法爾根斯丹出發，經過冬季沒有人的地方，即經過『薩克遜西伯利亞』這兒的村莊一個一個靜悄悄地在那兒，活像人煙絕跡，過了這些地方即來到一個較大的城市。一路來除了典型地照亮德國內地流浪者零亂的人羣以外，別無其他東西可以指示我們的反光燈的燈光，因爲見了忽然光芒直射的窗子裏面的光明而黯淡起來了。

一個工廠的高闊的玻璃牆包圍着許多所房屋，這些牆壁的光輝給我們一種希望，說明德國也有許多地方可以予人以比紗廠失業工人的村莊比較的可以令人安慰的外觀的。這種希望是實現了。卡兒蔡司 (Karl Zeiss) 廠和全國普遍的憂愁的暗影日間的分野，也像它的光芒奪目的窗子對暗夜的天空一樣，成功一個對立。如果能夠以蔡司廠來判斷德國經濟情形，那末可以得到一個全國穩定前途可靠，人民安居樂業的結論。

如果以耶拿和相距不遠的停工的工廠所在的淒涼地方相比，則不啻是另一世界。是德國的世界——有秩序和勤奮的德國，整潔和快樂的德國，生產的和刻苦的德國。是一個名播全球的世界。美國比較大一點的工廠幾乎沒有一個工廠用的工具不是由蔡司廠造的，即少數大學試驗室和觀象台的儀器也有不少儀器由蔡司造的。

要得到片面的德國印像不是一種藝術。柏林苦兒費兒斯登丹姆的夜生活尤為可貴，——只是這個印像在一行將破產的國內足以使外國人目眩神迷罷了。旅行全國最大的城市，再去從一般跳舞，和啤酒的享受，享樂生活方面去報告恐慌實質，也許是可以的。另一方面有失業

問題最嚴重的地方和最困苦的地方。在德國拾到這樣多的飢荒的實例並非難事，以這些實例而言，可以使向全世界保證這個國家的人民即將餓死了。最難的是找到平均的現象。蔡司公司造成全國恐慌暗影的對立現象。

這個公司當然不能說是典型的，紡織是人人可幹的。然而蔡司做的光學和物理學的儀器和那附屬工廠孝脫玻璃廠 (Schott-Glas-Werke) 所造的許多玻璃，不是世界上許多工廠可以製造的。蔡司的情形和德國一般經濟組織不同。它並不是一般的公司，而是一個財團；它的組織和建設有些特別的地方。然而那個組織的奮鬥精神和敏捷精神，發明的才具和科學精神，則因得財團的幫助而有今日的成績，在世界經濟恐慌最嚴重的時候，却能維持於不能比擬之境，這都是德國獨有的特長之表現，而非戰爭和戰後的艱難困苦所能阻扼的。蔡司工廠供給我們對於德國將來的估計以絕好材料。

工人由敞開的工廠大門中湧出來。我在德國從來未見形容整潔的工人如這個工廠出來的工人一樣。他們衣服清潔，和藹可親，人數有幾千。他們有和藹可親的原因。六個月以前，這個工

廠中還是很少工人注意到世界上秩序混亂的事。現在在最困難的冬天，工廠每星期作工四十二小時，約為全部工作之八五%。自戰後市況最好的時期起，即自一九二九年，（那時期在這兒做工者有五千九百人），有八百五十人被辭退，即一五%。工人數減至五〇五〇人，同時全國工廠勞動者失業百分數為四〇%。

我們在工廠裏所見的工人和其他窮苦地方工人的分別，比和離工廠的工人的分別更大。這兒工人的面孔是沒有憂慮的，聰明的，富有特性的。男子們穿起白圍裙成排成列在闊窗子前面，在清潔的白布上面裝配顯微鏡。另外一部分人則熱誠地在試驗一具少見的，而且是意外複雜的儀器，這具儀器把一張零星的飛機相片拼成一張風土地圖。一排一排的男女坐在這兒，屈身注意審視，磨琢到一個理想的正確程度。一排一排磨光機像軍隊演習一樣，在伸縮地走動。窗子裏面放有許多盆花。這兒有和悅和忠實的氣象。

當然，在這兒只能參觀有兩座大廠屋的工廠的一小部分，這兒有無數的部分確實在那製造一切和光學及精細力學有關係的一切用具及材料，自眼鏡和汽車車前燈起，至天文台用的

望遠鏡和複雜的機械爲止，無一不造，這兒所謂精細的機械，卽在這兒製造的測星儀。我們在天文儀器部停了一回，去參觀那爲測星儀而造的遠望鏡，這一架望遠鏡是爲洛思恩格來司(Los Angeles)的測星儀造的，遠望鏡卽名三十生的望遠鏡，焦點五米突，放大八三二倍營業是衰落了，然而恐慌的話在這兒還說不上。這兒的工人包工四十二小時，每小時有一·二五馬克的工資，——一九三〇年四十八小時工作的，每小時收入爲一·三五馬克。

德國生活最優美的工人和生活最惡劣的工人的分野，可以借蔡司工人來描寫。我們去會一個蔡司鐵工廠的工人。他一家連老婆和一個小孩住一處三間屋帶有廚房浴室的住宅。這些房子的一切不亞於紐約中等人民的住家。砌白磁磚的廚房中的華美白竈裏面燃有歡喜的火焰，碟子裏面陳有烘餅乾，這是優裕生活的明證。地層裏面有一具電力洗濯器；那是蔡司公司爲工人新造的寄宿舍。這個工人在蔡司工作有二十二年了，每星期得五十馬克工資，而且有保證老年生活的養老金。

有蔡司養老金的工人全部大約六百人。我去會這些工人中間的一個，他是水泥匠，他做了

二十八年工後退老了。因為他只要養他的老婆就夠了，所以八十馬克一月的年金也就過得很舒服了。

蔡司工人如果失業之後，是全國獨一無二的不向國家要津貼的工人。他們由蔡司領得年金，或者一次退職金，這種退職金的數目很可觀，所以政府可以不將蔡司列入全國失業保險範圍之內。蔡司企業不止一方面，是獨一無二的。它是一個體系，這種體系對於其他工業也許不適當的，然而它在穩定工廠工人生活方面的成效，却是在全世界正以失業問題為中心問題的時侯，值得受人尊敬的。

這一個體系由大學教授阿白 (Prof. Ernst Abbe) 發明的，因而以阿白體系名之。卡兒蔡司是一位大學物理學家，他在一八四六年和兩個助手創了一個製造光學儀器的小工廠。阿白教授和蔡司研究科學方法，為蔡司打定了科學的根基，蔡司於一八八八年去世的時候，廠中共有三百個職員。阿白即收為個人產業；他的不朽之業成於他的異乎尋常的領導，他在未死之前，即把蔡司變為一個『財團』(Stiftung)，然後又以一個被聘職員的身分受薪服務十四年，他

的薪水是依財團會議規定了的適用於一般職員的薪水。耶拿有一家玻璃廠名孝脫廠 (Glaskwerke Dr. Otto Schott) 的廠主孝脫博士原是阿白教授的朋友，於一九一九年亦在同樣條件之下加入財團。

這些條件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部造成一種完全新式的給俸退職方法。蔡司財團原是一個資本主義企業，它和蘇維埃企業在現在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中為利潤而工作一樣性質。蔡司利潤既不像平常公司之分給股東，又不是像蘇聯之歸諸國家；它總積起來分為三股分配：一股充擴充及改良事業之用，一股分給工人，一股充公共事業之用，大部分充耶拿大學之用。

今年年底有一部分盈餘將依規定的工人全年工資百分數為比率全部分給工人。例如一九二八年工人得到八%贏餘，一九二九年為九%，這樣的分配幾乎等於一月個的工資。

財團的職工中只有一種職工不能分得利潤。這是一些在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中和股東朋分全部利益的人，即主任和營業領袖們。

主任和營業領袖在蔡司廠裏面，依財團組織法，每年的進益不得超過一個已經服務三年

和熟練的二十四歲工人的平均年俸的十倍。這是說這個世界唯一的光學廠的最高級人員的最高薪額每年爲二萬馬克，他們沒有分得贏餘的權利。

反對這種體系的有一種唯一的，而且完全是理論的抗議：主管人員們如果能夠在並不特別高的薪水，按薪級支配的贏餘和分配金中得到一種獎勵的時候，那末他們對於蔡司所貢獻的成效當比較更大了。事實却是和這種抗議相反：蔡司廠在確定財團的基礎以後三十年經過中，獲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它的生產範圍之大和品類之多，實在沒有第二個這樣的廠；廠方自一九〇四年來每年給工人的利益分配額常有至兩個半星期乃至五星期工資額的；爲耶拿大學建了物理學，化學，礦學，衛生學，解剖學，病理解剖學，植物學，藥物學研究院，有的地方改造，並且供給了大學許多光學及科學儀器，扶助了許多講座，建築一座新的總辦事處及圖書館，設了運動場和遊戲場；造了最壯嚴華麗的耶拿民衆教育館，這是民衆教育的總機關。此外尚有公衆讀書堂和一個圖書館，規模之大，沒有第二處可以和它相比，一所公衆游泳池和浴池，一所小兒病院以及其他許多有益公衆的建築物，這些都是送給城市的。

這些功績都是在經濟阨陁不安的時期成就的，而且在德國現代史中沒有可以和它相比擬的。蔡司廠在戰前的主要工作爲供給世界各國海陸軍備應用的器械。戰爭期間則供給聯盟國軍備的器械。全廠工人約爲一〇七〇〇人。戰後凡爾賽和約限制了軍器製作和軍器輸出。蔡司廠於是除了供給本國縮編以後的軍隊應用的器械而外，停止關於這方面的製造；但是它和容格廠一樣，因爲利用專利和特許權的繼續有效，依然可以和外國訂立合同。

創業人的主要思想是着重在把所有間接幫助財團建設的力量培養起來，維植起來，和發揚光大起來：將勞動、科學和地方專業打成一片。他祇有在一點上面是信賴下列的理想：在他所期望的主任們方面，能比其他工廠微少的薪水對工廠成就最大的功績。然在廠內發明的獎勵則非常豐富，有的蔡司發明人甚至因發明而致富。

尚有值得注意的爲：蔡司廠內八小時工作制自一九〇〇年卽已實行，於德國制定八小時工作制的法律前十八年早已實行了；所有適逢星期日及例假日的工資照付，工人每年有三星期例假，假期內照給工資。

蔡司系的核心每個工作至六個月以上的工人如不依其服務年限而給以退職補償金，不能任意開除；每個工人服務至三年以上都有享養老年金之權，已經增加之工資不准扣除。

這樣的措施，實現了阿白急切努力的保障。即第一，工人可以安心服務，成爲財團安定的一部分，決不是一種商品。第二，可使服務人數之膨脹非常審慎，不致在一個時期發生不絕的膨脹，以致以後又不能維持；這兒含有保障不致發生現代經濟恐慌的主要成分；過分膨脹。第三，在不景氣的時期中，不致隨便開除工人；這兒又有一種可貴的調節方法，即阻止失業人民之增加及減少購買力衰退來源，因爲這是長期不景氣的一部分有力原因。製造方面——在本身製造品及公共機關方面總是佔優勢的，有二三百種基本發明——目前最有趣味的是蔡司的地位總是比德國其他同樣重要的工業財團來得優越，它的工作率的百分數比任和其他工廠爲高，從未曾受到失業的煩惱。

凡政府批准的蔡司所定的規約都有法效。這法規由管理委員會和廠方以絕對嚴厲的態度執行的，管理委員會由一個聯邦官吏和一個替林根教育長官組織的；然而蔡司對邦行政沒

有置喙之權，邦對於這些法規只是使蔡司一一依法辦理。如果有營業上的或其他必須妨礙法律的條件，那末就聽財團去作最後的解決。

這兒可以引爲奇怪的一點，是蔡司系縱然是由一個人建立起來的，然而它的試驗都合於共產主義意識，而和創造者本身一切相去甚遠，工廠現在的主持人雖然都是代表反對共產主義的人，然而在他們的基本原則方面，照現在工廠發展的步驟看，似和蘇維埃工廠有很多相似之處。蘇維埃工廠的主任們也許會盡力解釋他們的組織和共產主義沒有關係。然而兩者的基本思想是一樣的：爲贏餘而工作，贏餘並不分配給私人業主，而是留待別用。兩者都沒有斤斤於個人利害的私人企業家，更沒有享受贏餘的私人業主。然而事實是在企圖贏餘，各個階級不同的工人所獲的工資也各不相同，這兩個體系不問其贏餘是否分配，總是在說明資本主義特性。

兩個體系的深意便是目的，在直接參加作工的工人也有享受一部分贏餘的機會。兩者的體系都爲限制主任人員的收入而設的，——在蘇聯則採取對於一般充主任人員的共產黨員的薪水規定非常低廉的最高限度。兩者的工人都分潤利潤而不參加管理權。蔡司在這一點根

本立腳點上面和合作社的分節最爲清明。蘇聯在理論上工人是參加管理工廠的，實際上自第一期五年計劃實行後第二年起，因爲使管理更加方便起見，由上層將工人管理權取消了。

兩者和其他體系不同之點卽贏餘不分給私人業主，蔡司而且提贏餘來充公益事業，蘇聯將工廠贏餘蓄積起來，分配於國家事業。如果要替兩個體系找一個共同的名稱，則可以採用『公社資本主義』(Kommunal Kapitalismus) 這個名稱。

阿白教授比列甯先生早生十年。他的卡兒蔡司財團建立於布爾什維克革命前二十六年。蘇聯在它的發展中當然很可以和蔡司的性質相去很遠，然而過去的事實總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以十四年的奮鬥和流血造成的事業，阿白却草木不驚地把自己的工廠靜悄悄地完成了一樁不朽之業，阿白在耶拿的令名也永遠充了私人佔有慾的代價了。

就蔡司和蘇聯兩個系統的平行線看，尤以蔡司工人生活不獨比蘇聯工人生活爲優裕，抑且比德國其他多數工人生活優裕的事實看，不容易了解爲甚麼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間工會裏面還是共產黨員佔多數，爲甚麼現在五〇五〇職工中間有一四〇〇人爲共產黨員。如

果大家不承認那句不確實的話的力量，那末無論如何沒有法子可以認這種選舉結果爲定論和認爲合理的，蔡司工人或許希望將現在分給他們的贏餘的一部分分給全國工人。如果蘇聯的系統實現於全國，那末有利的企業如蔡司工廠的贏餘的分配方法，必將不同於今日，即蔡司工人所得將不及今日之多，換言之，即以贏餘較多的企業的贏餘去彌補贏餘較少的企業的損失。

另一種共產主義的理由或許是：如果德國全國共產主義化了，那末德國或者不致呻吟於壓迫困苦之下，蔡司的盈餘或者比現在還要多。這樣的觀點似乎沒有注意到如果德國全國實行共產主義而全世界不是同時共產主義化的時候，那末德國所受資本主義國家的壓迫亦將和今日的蘇聯一樣。然而不能因此就叫德國不革命！蔡司出品的半數以上爲出口貨，蔡司工廠在環境支配之下，看到有減少出品一五%和縮成六小時勞動的必要，這個原因當然由於出口貨減少之故。在資本主義矛盾中間，蔡司無單獨倖存之理！

我曾經問過一個共產主義工人，他爲甚麼要選舉共產黨人。他的回答：第一，財團自一九二

九年以來即未曾有贏餘分給工人，（！）然而對於耶拿大學及其他公共事業則仍舊繼續接濟；第二，勞動增速；第三，勞動時間減少，系統中的例外的支給工資的加給不償勞動時間增長的損失，即兩者不是正比例的增加。（！）共產黨人對於如果德國實現共產主義以後，這些是否都可以如願以償這一個反問却沒有答覆。

生活如此優裕如蔡司工人，尚有這許多人去投共產黨的票的事實，其主因當為德國普遍的失業的結果。這種情形又為『德國共產黨選舉票數恆等於失業人民總數』這句名言舉一實例；一九三〇年全國總選舉時急進黨的票數，即共產黨和國社黨的票數為失業人民數之二四〇%。失業人數增加愈速，則有職業的勞動者對於失業問題的不滿亦愈甚，因而反對現『統系』的票數亦愈多，實際上毋庸說不滿於失業問題的選舉票愈多，蔡司一部分生活優裕的工人和貧苦的失業工人以及法爾根斯丹的信教的工人雖在一致不滿的情緒之下都投共產黨的選票，然而生活優裕的工人和愉快的工人反而有些疑惑是否能夠實現蘇維埃的德國。

蔡司財團的組織雖然穩健；但是依然感受過恐慌的不安。營業衰疲；管理方面的報告如果

以一九二七——二八年爲一〇〇，則一九二八——二九年一一〇，一九二九——三〇年回到一〇〇，一九三〇——三一年降至八〇，一九三一——三二年約爲六〇與六四之間。現在製造完畢的生產品中間的一大部分須上倉庫以待比較可爲的時機。美國對光學用品徵收六〇%的新稅則，英國六〇%，法國、意大利和其他各國的高稅則，以及最近數月來侵襲全世界的信用恐慌和現貨恐慌——這些都是營業減退的主因。

戰前俄國是蔡司出品最有力的顧客。蘇聯雖然仍舊買不少的光學用品；但是據蔡司營業管理機關發表的報告，因爲五年計劃的成績，所以蘇聯本國光學用品及精密儀器的產量已經到了對於進口貿易不甚需要的地步了。

蔡司和其他工業一樣，在補償戰時損失方面的成績很好。耶拿酒館的情形略有不同，這個酒館的主要顧客是國社黨的大學生——這些大學生在耶拿大學生中間目前已經取得了絕對優勢。大學生在 Jazz 音樂隊的樂聲中消遣的屋角，牆上所裝飾的是描寫現在大學生生活中光榮時代的圖畫。中間最精美的是一幅壁畫，是描寫一個大學生正在全神貫注地向羣衆宣

讀通知書；畫下有『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在大學校門前』等字樣。

第四章 法倫巴赫 (Fahrenbach)

二百名小孩子擠在法倫巴赫鄉村小店前階沿上圍在我們四周，他們的眼睛，他們的手，他們尖銳的聲音說明他們的一切，凡是他們所證明的一切決不是德國經濟狀況的抽象的表現，他們簡直就說明他們餓着肚子。法倫巴赫最近一次選舉有八〇%為共產黨選民。

那個在『百年未有的最困難的冬季』旅行德國而想獲得『德國究竟糟到怎樣？』的答案，那末在這兒可以不絕的得到許多參考意見。一個人說：『這兒是德國最糟的地方。』另外一個人證明道：『那兒更糟。』第三個人又說：『那兒再壞沒有了。』

我們以前以為薩克遜西伯利亞，法爾根斯丹有五〇%失業者，貧困的策源地的家屬總是六個合居一室，靠每天二十五分尼津貼生活，而且每人的營養品還是由其他用途所剩的來支配。這種情形總應該可以列在貧困名單的第一位了。然而在這兒屠鱗根森林中間，在歐洲最著

名的吹玻璃者歷史有名的家鄉，有許多地方的居民正在度困苦難言的日子，這兒的生活狀況。如果和法爾根斯丹居民生活相比，則法爾根斯丹不啻在過舒適華美的生活。

法爾根斯丹的失業人民爲五〇%，這兒村莊上面總在九〇%以上，法爾根斯丹的八口之家每日四馬克津貼的收入，這兒的八口之家每天在只有一馬克五十分尼以下津貼中度日子。薩克遜的法爾根斯丹的人尙有比較更飢困的日子可過，這兒屠麟根鄉村中已經幾乎到了餓死的失望境地了。

然而也不能說這些人只有餓死的一條路。中國雖然有這種現象，然而近代的西方究竟很少這樣的情形。在這許多由歌德家鄉魏馬坐汽車不久即可到達的屠麟根地方可怕的災荒對於西方民族的威力，遠過於對於遠在神祕的東方民族所施的威力，這是無可諱言的。

我們一個冬天下午經過屠麟根森林。孤寂的玻璃廠的沒有煙的爐子投它的陰影在滿鋪白雪的街上，沉靜的廠屋的懶洋洋的窗洞冷冷地向我們瞪着。從耶拿到這兒的一二公里的距離中雖然城市村莊相距很密，而所遇見的來往汽車不到十二輛。我們雖不是孤獨的旅行者，

然而其餘的人都是步行。

我們在一處田野中看到一家玻璃廠正在開工，於是進去參觀。旋轉屈曲的，黃色和白色的圓球從裏面幽黑的地方上下滾動。火孔在男子們的腿後面發微光。他們的頭頂上面有光芒四射的東西在旋轉。這些東西一的部分沉下來，丟到模型瓶中去了。男子們在次他們脹大臉頰，聳起胸廓。木型正在蒸騰，發出白煙來，這些白煙把污黑了的臉孔的少年人一起包圍在白雲堆裏，模型打開。玻璃冷下來，變成櫻桃紅色，污臉的年輕人們又取另一打白蘭地酒瓶入爐去燒。又有每人收入一分尼的事了。

他們作工並不糜費時間。他們有爲熱氣所薰蒸和憂愁所剝蝕的臉孔，很迅速地把他們的管子送到爐口去，再旋轉那已經融化的玻璃球。人影搖動，蒸氣上騰，污了臉孔的人來往奔馳。那是最後的時期。第二天是大玻璃爐停工的日子，於是，二八〇名工人中有二二〇名的工作將要移到街上了。

這些人們在最後的一天不是爲工作緊張而興奮。他們的怨恨祇能用失望的嚴重來形容。

每一瓶值一分尼，如果盡力吹，趕快轉，如果每入在六天中能夠做好二八〇〇個瓶子，那末就可以帶二十八馬克回去，這又可以稍稍緩和『我被裁』的可怕消息。

每個人爲要得到這樣的數目，八點鐘內必須做四百六十六只瓶，每小時六十只，每分鐘一只，每六十秒鐘內他必須送一根管子到火爐中去，一宗玻璃放好，抽桿，旋轉，振盪，吹成球，送入模型，旋轉，吹直到成爲瓶形爲止。白雪高堆在廠院中，廠門開着，玻璃工人却是滿面油汗。

我問他們休息日幹些甚麼。馬塞爾山的區長，是一個吹玻璃手的領袖，他說『在阿爾登弗兒脫做工的人，許多住在村莊裏面，相隔有九——十公里。男子們三點四十五分起身，走長途到工廠，六點鐘開工。做工做到下午四點鐘，每分鐘做好一個瓶，完工後又走九——十公里的路到家去。將近八點鐘入睡。睡足八點鐘的人是少數。星期日整天睡覺。』

這些人現在沒有這種情形了。然而他們工作的異乎尋常的高速度很明顯地說明他們在這兒已經預支了失業年金了。

玻璃爐子主人的面孔不見得比吹玻璃工人好多少。他向我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英國開始徵收五〇%玻璃保護稅。我們的營業最大部分在外國。自英國增稅以後，我們的銷路幾乎完全沒有了。我們在這區裏面到處有爐子。兩星期前把在好哀巴赫的有二百二十名工人的爐子停燒了。不久以前，馬塞爾山二百五十人的爐子，與王湖 (Koenigssee) 的一百五十人的爐子都停了。這星期裏面，新城的一百人的爐子，今天阿爾登弗兒脫二百二十人停工，明天大闊河由三百人減至一百五十人。英國停止金本位使我們的營業更加蕭條。關稅是最後一個打擊。我們的最後一處，幾乎全部工作的爐子是大卡衣那 (Gros-Kayna) 的爐子；那邊有八座完全自動的機器，這機器只要有三百人可以抵一千名手工人工。』

阿爾登弗兒脫有六十家全家人直到最近還是靠手做藏藥用玻璃細管（即藏注射藥液之細玻管）過日子。有一家可以置一座機器，此機器每十二點鐘可以製三〇〇〇〇管——三個手工八小時可以製三〇〇〇管。其餘五十九家即靠這一家生產度日。

這個是指出德國（不但是德國罷！）經濟恐慌現象的兩個因子的絕好例子；外國保護稅，以機器代替家庭手工業。

爐子的主人興奮起來了。『自然』他說：『人像牛馬一樣勞動，然而我的工作比別人還要緊張。我五點鐘起來做到晚上九點鐘，我的父親工作還要繁重些，他昨天直到三點鐘還在闊河工廠裏。我們的生活甚麼也沒有。我們中間五〇%是共產黨員。我們自己沒有時間去想政治問題。大部分廠主是國社黨員。他們以為希脫勒可以更變這些情形。哪，總不致於比現在再壞了。』

他十分愁苦地又說：『英國人實現了保護稅政策。我們必須停閉工廠。明年我將無法付租稅了。如果國家收不到稅，就付不出賠款。如果法國得不到賠款，就沒有法子付英國的債務。如果英國收不到款子，那就沒法子付美國債款了。如果我們必須付賠款，那末外國的私債就沒法子付了。你說這是經濟體系嗎？』

他由此認定衰亡在即，工人們最後一天勞動過了又等甚麼呢？我們到法倫巴赫去。

森林中的小城法倫巴赫像一個玩具城市。那兒的髹漆得很明亮的屋頂和滿佈松樹的土阜的暗綠色境界分明。屋頂積雪在清明潔淨的空氣中閃耀。這是德國最幽美的地方。

一個叫賣的人穿過村莊大路。一小羣小孩子圍在他四周。窗子開着，有頭伸出來。他大聲叫道，法倫巴赫的失業人民兩星期中可以用三十分尼買九十分尼的肉。不足之數由政府償還。聽了叫賣的人點頭，然而沒有歡呼。一個老人吼道：『我從那兒去取那三十分尼呢？』

法倫巴赫區長在他的小屋子裏接待我們，容積只等於較大的浴室。他說法倫巴赫的失業者就是全數人民。他們都曾經在現在已經停歇了的玻璃廠裏做工。法倫巴赫約有一千三百人，二八五家。其中大約有二七六家失業，即九七%失業。最好的是一七〇家，他們每星期還可以得十三馬克五十分尼津貼。一〇六家最糟，他們既無取得政府津貼之權，又無取得慈善津貼的機會。這些在法倫巴赫平均為四口之家，每星期收入為六馬克五十分尼，每人每天有二十三分尼生活費。

這種現象便是說明，受津貼的人應該是別的沒有機會可以收入的人。有牝牛的人就不應該受津貼。法倫巴赫全區只有兩只牝牛。

依區長說，一三〇〇人中只有二〇人有職業。這種情形使法倫巴赫的情形和法倫巴赫附

近五六處地方（共有居民六〇〇〇人），成爲特有的情形。其他大部分居民有職業的許多地方，鄰居或許是一個在失望中的人。這兒則依區長說簡直沒有人夠吃的，也沒有一個人有幫助處境最劣的人的能力。

我原想知道這些地方還有甚麼其他輔助的來源。區長沉靜地想了一下，隨後說省政府加了二百五十馬克充冬賑，教會四〇〇馬克，麵粉七〇〇磅。村莊在冬天的額外收入是六百五十馬克和麵粉。他又說明錢拿來買了小孩子的牛奶，麵粉爲做白麵包之用。全區有二六八名小孩子。由外來輔助所得的積蓄可以給小孩子兩天一盃熱牛奶，一小塊麵包。他向我堅決地說小孩子對於這盃牛奶和這一小塊麵包像運氣好的小孩子對於聖誕的禮物一樣快樂。

三個小孩子跟我們在街上走。我們問他們是不是願意吃一板巧克力糖。那是一個不祥的問題；在到小店去的一百米長的路上已經又有十二個小孩加入同走了。等我離開小店的時候，消息已經傳遍全村了。階沿上面已經擠滿了全法倫巴赫的全體小孩子了。從勉強可以起立的很小的到十三四歲，大約有一百人以上都在那兒等着。小孩後面有母親逗遛在那兒，她們手上

抱有哺乳兒。

在看巧克立糖的時候解了圍。小孩子只要甜東西可以到手，到處的小孩子都可集到一起。然而法倫巴赫的情形却不同。使這些小孩子豔羨的伸手出來的原因是飢餓，等到他們看到巧克立糖完了的時候，面孔上現出真誠的駭詫的神氣來了。區長來動手分配。小孩子們擁上去。第一次分完了，第二次開始。母親們的手伸起來，要求分一些給在手上的飢容滿面的小孩子們。到最後一板分完，全部糖一起分完的時候，沒有取得巧克立糖的小孩子號哭起來了。滿街是哭聲，法倫巴赫的貧困比以前更嚴重了。

我們在區長領導之下走了許多人家。第一座往屋裏面有一個丈夫，一個妻子，四個小孩子坐在廚房中，廚房和所有德國的廚房一樣，即使再窮些也是清潔整齊的。這一家人有每星期九馬克五十分尼的收入，四個孩子每人每隔兩天有一杯牛奶和一小塊麵包。主婦嚴重地向我講她們的菜單：早餐焦麥咖啡和乾麵包；中午醃肉和煎山芋——一磅醃肉要用六次；晚飯山芋。這是一星期中六天的食物，星期日加一磅廉價的肉，六個人公吃。丈夫從前是玻璃廠的打包人，位

置很好。

第二家是玻璃廠工人，他有一妻，一個小孩子，全家每星期九馬克收入。菜單是一樣的。當地的屋子裏的話是一樣的，居民行爲最值得欽佩的是有問必答，而且是事事切實。『是的，我們是飢餓，』——所說的是一樣的聲音：『今天是星期。』一個老玻璃工人希罕地吞了一下口水，告訴我們一份五口之家每星期日可以得到半磅肉，肉味非常鮮美。沒有一個人出口請求賑濟，只是做手勢，在人們未曾知道他們的境地以前，幾乎一定得先將客人的來意作一個詳細的說明。區長說：『他們驕傲，他們不承認他們窮。』

有十個至十二個人各別的告訴我，說是馬賽爾山，希乃特，好哀巴赫和未爾特司潑林克和法倫巴赫一樣情形，這些地方的人口數是六〇〇〇，窮困情形幾乎無高下可分。這些地方果然從來不曾有過好日子，但是今年冬季一樣的恐慌，也是空前的了，例如一九二四年我在阿爾登費兒特參觀過的最大的玻璃公司尚有四〇〇〇工人，現在只有一二〇〇人了。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法倫巴赫失業最高人數是六〇〇人，現在却有三〇〇人，自然去年法倫巴赫尚

有七〇人有職業的。今年祇有二〇人了，不問今年冬季是不是德國近百年來最困苦的一季，然而法倫巴赫總是最苦的時代。這是最老的居民所能回想到的。

我在和法倫巴赫相隔很近的馬賽爾山村中旅館裏的時候，區長來看我，他辯正法倫巴赫為附近各個付莊最窮的一村。這一個見解，半夜的時候，他尙到他辦公處去取書，來向我證明一〇〇〇居民中有二二九家中間有二一〇人失業，這些中間有一〇二由地方慈善機關周濟，每星期有七馬克的收入。他特別說明一九三二年首幾個月中二一〇家全數取消了政府津貼的權利，靠七馬克賑飢費過日子。

在觀察德國一般經濟狀況，尤其是在考察失業狀況的時候，必須認清楚津貼有三種範疇。第一種是失業保險。那個要享受失業保險的權利，必須有一年不斷地勞動，而且須付保險費。保險賠償金即使工人不需要這一筆款子的時候也是照付的。數額視工人所得工資和家屬人數多少而定。柏林腦哀庫倫的勞工局說，平均數目，依最後政府緊急令減少的規定，為每月五十五馬克六十四分尼。這個數目失業人可以依他以前工作時期的久暫，在十六至二十星期中領取

的。

保險賠償金領全以後，失業者可以去請求恐慌補助金。這是一種公家的津貼。失業者如果要請求這項補助金，必須說明他的需要。這種津貼和前者相似，依腦哀庫倫勞工局的估計，全國平均數每月四十六馬克十四分尼，失業者領取這項津貼的時期為三十二至五十二個星期。

一過了這種津貼的時期，失業者即轉到慈善機關去，這是受中央政府邦政府，社會的，和地方的資助而成立的。這兒的時期沒有規定，看經濟力量來伸縮。腦哀庫倫勞工局的統計，每月全國平均為二十九馬克六十八分尼。這個數目確實不能供工人的溫飽。德國失業工人資助機關有一種不能忽視的意義，即走向慈善機關的失業工人愈多，則恐慌時期亦愈久。慈善津貼數目之高下視機關收入之多少而定，恐慌時期愈久，這些機關的經濟力量亦愈小，津貼數目因而愈少。屠麟根森林的社會依規定必須負擔三分之一的慈善事業。森林的銀箱是空的，同時也得不到任何津貼。

也許屠麟根森林社會狀況和法倫斯丹一樣落後和野蠻。玻璃工業的運費過鉅，除勞動力

低廉而外，從來未曾有過於經濟特別有利的條件，這也是對的。各方面的證明都確定現在的貧困狀態是沒有可以和這兒相比擬的了；歐洲最進步的工業國，有許多市區居民總數六〇〇〇人，其中至少有五〇〇〇人失業，不但是失業，而且處於幾乎餓死的境地，這種情形完全是數字的說明，然而在判斷全國情形方面亦不無借鏡之處。

大部分外國來的考察人員對德國的見解至今還是說德國可以制勝目前情況。由德國來的叫苦的呼聲，大家都以為是德國人不曾習於節約他們過去的華貴生活所致。這種判斷是否合於全國，尚待考查；至于在屠麟根生活狀況如果再繼續壞下去，那末一定至於餓死，則為可以無疑的事。法倫斯丹和馬賽爾山的區長用全力來解釋兩地情形實不如通貨膨脹時代的一切，據他們又說，比戰時都不及。

我們在屠麟根森林中旅行時曾經過一處大戰陣亡將士碑。這位戴鋼盔的軍人背上猶有積雪矗立着，紀念碑上的陣亡將士姓名大部分為白雪所掩。貼近這兒另有一個紀念碑，然而孤寂的玻璃廠房頂上的積雪未曾遮掩到紀念碑。

第五章 麥則堡 (Merseburg)

冬天清早的污穢朝霧籠罩在中部德國鄉間，朝霧濃重得使人看不清由耶拿出發的街上的小工業城市裏面的矮屋。朝霧雖濃，然而尚不致隱蔽了勞哀那的烟囱，我們走近世界最大化學廠的時候，看到它龐然地躺在濃霧中間，這是國家的象徵，它依然保持它大陸上工業的最高權威。勞哀那廠 (Leuna-Werke) 全部建築物的長度大約有五公里，六百座房屋上面矗立着十三根一百米突以上的高烟囱。四圍有圍牆，外面按有崗警。牆後爲祕密所在，是近代神祕的器具，這些器具便是自空氣中製造使植物成長分外迅速的材料用的。牆後有器械，這是用煤製揮發油用的。牆後是研討這個國家的出路和使德國富問題重見光明的所在。

我們走遍工廠全部。如果沒有一星期的時間，步行走遍這個工廠是不可能的。我們能夠得到去參觀的許可實在是一件大幸事。勞哀那不重視偶然的來賓的。就大家所知道的，勞哀那是德國最著名的企業。

我們坐在一輛直條座位的敞車中。無數廠屋的陰影不絕地在我們頭上掠過。我們越過鐵路網，走過隆起的地下倉庫前面，經過一宗縱橫交錯的電線，穿過地道，經過排列着的坦克車，繞屋前進，房子的周圍大約須有十分鐘時間方可走完，又走進一處亂堆着粗細鋼管和鋼體中間，這些東西即刻可以表現它殘酷的力量——真的機器國家，國家的實力之用，人在這兒是一個侵入者。然而這些都不過是器械的成形的和異常擴大的反映而已，這是弗利特利希勃爾古斯（Friedrich Bergius）和卡兒博希（Karl Bosch）在試驗室裏為生產方法做過的工作，這又是勞哀那廠現在自空氣中取氮製肥料和用煤製揮發油的工作。瑞典大學去年已經以諾貝爾獎金來表揚過這兩個學者了。

說德國將在內戰和無政府狀態中崩潰而至於滅亡的人很多。德國國內最有名的悲觀主義者也說德國三十年戰爭後的復興必須幾代以後方能實現，因為三十年戰爭的經過，使德國人民對於宗教的信念完全拋棄，更使德國的發展速度展緩了幾代。凡是自戰爭完了的時候起考察德國情形的人，都能認定像以前這樣的災禍之重臨，這個三百年前悠遠的日子以來成為

歐洲最有紀律的工業方面和發明的成績使德國成爲一個令人五體投地的國家，這是有可能性的。

像國家社會主義的青年日歷所具的無限制的歷史報告也是贅疣：希脫勒青年說自火藥（一三三〇）至飛機（一九〇〇）的十四種，最重要的發明當中有十種是德國發明的。（但是大部分是在德國的猶太人所發明的，希脫勒不要太狂放了！）科學和工業發明家名單中有意外的德國人姓名，這樣一個能夠適應工業時代要求的，沒有一個其他國家可以和它比列的國家，祇能夠一個時期的被拚於一等強國之外。德國民族性在任何旗幟之下——黑紅黃共和國旗，黑白紅舊國旗，卐的希脫勒國旗或是紅色犁鋤國旗——都是非常適應於工業時代的。

目前的問題：德國能夠付款嗎？德國以後的局面怎樣？這些問題是目前急切的問題。從民族生活的遠景看，當然這些問題只是一時的問題，而且沒有一個能夠認識德國工業的人，即沒有一個人，他的印像是這兒有的是潛勢力，這種潛勢力能夠使德國重新奪取有利的地盤的。

一般的說，德國化學工業最能夠表現這種印像，其中最著的是，I.G. 顏料廠（I.G. Farben）

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ktiengesellschaft 中文號名爲大德顏料廠) 和美爾司保鏝廠 (Ammoniak—Werke Mersburg) 卽世界有名的勞哀那廠。大德爲一九一六年由兩個一九〇四年以來在德國化學工業界執牛耳的廠合併而成的，一九二五年有一度可驚的發展，不但成爲德國最大的工業企業，而且是全世界最大的化學托辣斯；資本爲十一萬萬馬克，約有十萬以上職工，出產多種化學的名貴東西，并且生產各種副產物，自顏料起，至炸裂物及照相材料止，自合金起，至人造絲止，自香水至肥料止，形形色色，應有盡有。

如果要對於這個財團獲得一個確實印像，同時以它爲德國化學工業界中爲模範而概其餘的時候，那末不要忘記了戰爭造成了德國一切化學專賣品和化學的祕密。戰爭同時促成德國的發明家的精神專注於設法使德國化學生產品於敵對行爲停止之後即刻普遍到全世界去；它的質量新穎和便宜，不多幾年後已經駕美國貨而上之，隨後卽奪了美國的市場而代之！

一九二九年德國化學生產品的出口總額爲三萬二千七百萬美金，美國却只有二萬三千二百萬美金。

這是『戰敗』國的情形，那末如果像希脫勒說的『鐵鏈粉碎了』以後，這個國家的一切便成爲問題了。勞哀那廠既予人以德國化學工業成績方面的簡明印像，又叫人知道他們含辛茹苦的情形，此外更給人家對於德國現在和將來的普通問題以寶貴的着眼點。

勞哀那廠即不以其範圍來聞名世界，只是由空氣中取氮，由煤中取揮發油兩端，亦已經足以名聞遐邇了。一九一七年爲它發軔之始。現在全廠在一起，約有六·五平方公里面積。世界上很少數的企業可以和勞哀那比大小，而且沒有第二家能夠在這樣短的時間中發展到如此地步的，戰爭結束的時候，勞哀那尙未曾聞名世界，現在却是德國惟一大規模的工廠，是一個權威，而且是德國工業中的怪傑了。

勞哀那廠和德國付款力量的密切關係，是值得特別舉出來說的。依大德廠幾種計算書即知道只要它許多發明中的一種收入，隱然即可以叫德國償清賠款的本利及在外國的私債了。這種發明就是用煤製揮發油和其誘導體，或者詳細些說，以低廉的原料製寶貴的燃料及燃料油；所謂低廉的原料不專指最廉的煤和最劣的木炭，連煤油也在內。由煤取揮發油的方法

和另一種勞哀那由空氣中取氮的方法相似。用一種類似的方法，在大壓力和高熱之下，當一種觸媒促進分解的時候，含在水蒸汽和褐炭中間的氮、氫、炭、氫（在空氣中）即各自分解，變為銻和木精或揮發油而重行化合。

勞哀那廠多年的主要生產為銻之製造。至最近才成為生利的製造法的揮發油製造法，現在進步到該廠每月可以用氫製造法製一萬噸揮發油，大德廠預計德國可以完全買德國油而不必進口外國油類——這是於改良製造法以後即可辦到的——由此可以每年減少一萬萬美金的支出總數。

依大德廠一九三〇年所列的計算如下：德國賠款總數百十八萬一千七百四十萬馬克，再加息和外國私債，於是負債方面的總數為二十五萬萬馬克。可以抵消的有出口貿易盈餘十六萬四千二百二十萬馬克，加上估計的運輸、船隻等等在外國的收入為一萬七千五百萬馬克，共為十八萬一千七百萬，約等於賠款總數；所缺者為差額六萬八千三百萬馬克，即一萬六千萬美金，這是理論上必須用金子付還或外債來抵償的。

大德推論：德國每年向外國買一萬萬美金礦油。如果這宗款項因國內製造業供給全部礦油需要而不必支付，德國一九三〇年如果以餘這一萬萬美金以抵償六千萬美金的賠款及私債，換言之，即可供應政治的及商業的債權人的要求了。這個計算當然必須有正常的信用條件爲先決條件。因爲各國向德國要求的不是付息，并且要它分期還本，所以一九三〇年使全世界商業和財政力量凝固的信用恐慌把這種計算暫時擱淺起來。然而如果在平常情形之下，如信用恐慌緩和的時候，則德國理想上早於一九三一年——一種發明一萬萬馬克——不但還清賠款和私債利息，而且還可以有贏餘了。

德國一九三一年出口貿易贏餘超過二十五億馬克，即六萬萬美金。還加以上文所說的運輸等收入一萬七千五百萬馬克，即四千萬美金，另有一萬萬馬克節省所得的款項，這是以勞哀那法，用本國揮發油代用外國貨所得者。由此可以七萬四千萬美金抵應付的賠款及外國商債利息的款項計六萬萬至七萬萬美金。

這一種計算雖是理論的計算，却不是妄想的，更不是那些普通的試驗『製造黃金來解放

德國，」決非許多沒有希望的頭腦如魯登道夫及其他少數人自凡爾賽和約以來甘言惑衆者可比。因爲勞哀那廠自一九二七年四月以氫法製造揮發油以來每年可以出十二萬噸揮發油，約供全國需要的十分之一。

至於用褐炭製揮發油則利益不如前法之厚。用同法由油煤製揮發油，而且以非常經濟的方法製造，就工業和經濟兩方面說都優於蒸溜法。依大德廠的計算，以定量煤油用最好的蒸溜法可以製四〇%——四五%揮發油，勞哀那法可以製九〇%。據美孚公司的說法這是有利於大德的，因而兩者成立了合作的條約。

大德的意思以爲世界煤油價格從一九二〇年指數二五〇跌到一九三一年的五〇是創例，而且要證明本國煤油工業只能在相當的稅壁保護之下然後有發展之望，大德并且證明如果能夠辦到稅壁，那末在最近的未來幾年中即可以做到『礦油自給的最後一步』。

如果這種說法是對的，那末因爲德國在揮發油方面的負擔爲大陸方面最重的一國，所以一定可以走到自給的一步；每立突的進口稅爲十六分尼，內地稅二分尼……每立突百十八分

尼，因而汽車消費者須化四十分尼才可以用一立突普通揮發油。自給的貨物在這兒當然和其他方面完全一樣，也是要錢的，然而照大德自己所算的或許可以減輕全國負擔以抵償外溢的利權，而且每個消費者如果買外貨的時候，那末他一定還要付全部運費。

勞哀那廠同時是一個一切經濟體系的交易功能特別深刻的例子。爲欲保護它的揮發油生產，故必須有高稅壁，然而其他各國實行的對於人造肥料的高稅壁以及最近幾年來一部分國家自己所建立的氮製造廠使勞哀那在一九二九年的一五〇〇噸氮生產量到了現在却只有二七五噸了。

當勞哀那於一九一七年建廠用空氣製造氮的時候，還是全世界空前絕後的一家。現在它能應全歐的需要。大德每年生產總量爲一百萬噸，——勞哀那八五〇〇〇噸，姊姊廠喔寶烏 (Oppau) 一五〇〇〇噸，——幾高於美國全國生產量的一倍，美國一九三〇年爲五七八〇〇噸。然而自勞哀那邁進以來，即有十國以上造起了新廠，現在全世界的氮生產量爲四百萬噸，而消費量只有一五〇〇〇〇噸。

在穀物，棉花，咖啡及其他一切農產物尙保持其空前的賤價和大宗過剩的時候，只有少數從事農業生產的人願意化錢到肥料方面去。然而只要銷路一旺，農業恢復健全狀態，那末就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像德國一樣的對市場需要應付裕如的。勞哀那廠自己已有褐炭礦，這是合成氮最重要的原料，依廠裏職員說，勞哀那廠可以製造與歐洲各國比較最低廉的肥料。到了世界經濟恐慌一過去，德國卽刻以其最大和最便宜的製氮生產機關把握最高權威，至於究竟在競爭的形式之下或在聯合的形式之下，都可以不問。

前途如此。此刻勞哀那工廠中有六〇〇〇人做工。一九二九年有二〇〇〇〇人。五分之四的生產量停頓起來了，許多工作單位沒有營業。我們參觀那巨大汽鍋室——六處，每處二十一架汽鍋，——然而一二六只汽鍋中只有二六只生火。三座房子裏面三十四架煤氣壓縮機中工作不到四架。

我們又參觀大食堂。一千工人在用午膳。他們每餐化六十分尼，氣味芬郁的芥菜湯，牛排馬鈴薯和蘋果漿是他們的食物；據管理人說每餐實際要一個馬克，所缺的由工廠貼補。在事實方

而不盡然。公司總管理處人說自最近十八個月來工資已經減少了三分之一，因而每個熟練工人在一年半以前每月可得三百馬克，現在只有二百馬克了。

勞哀那廠和德國其他工廠一樣，表面力量相當薄弱，而潛力分外堅厚。它們正在期待那屢次說過世界繁榮，他們在這中間可以以他們特有的表現這個民族力量的超越力量來實行其計劃。

勞哀那廠至少在這一點上面確實表明：即這個國家內部至少有德國或許可以在不久的將來依然回復其戰前力量的潛力。如果世界各國的稅壁一天高一天，而一方面各國都傾向自給而促成德國亦走這條路，那末他們的自給成效當比西歐任何一國為偉大，如果稅壁不致過高，那末德國長袖善舞地出賣生產品於外國，它的勢力一定能夠超越大部分鄰國的。

工業時代的武力是工業威權的反映，每個在戰後最困難的今年冬季親自來考察和研究德國的人所得的印象，都應該是不憂其弱而只見它的潛力。至於或許可以阻止其潛力發展的因子，就是此刻還不能急速地把凡爾塞和約變成真正的和平條約。希脫勒曾經說過：『粉碎鐵

鏈。』他的信徒所期待於他的大約正是他所說的話；希脫勒早已取得政權的魏馬和勃洛恩希維克 (Braunschweig) 兩處即爲希脫勒政策的試金石。

第六章 魏馬 (Weimar)

德國有句古諺說：『所行未必盡如其所言。』希脫勒即使當了德國政治廚房的首領，他配菜所用的香料恐怕未必用得和國社黨原定的菜單那樣多，然而無論如何，他的羣衆在希脫勒很可以令人垂涎的饌餚。如果叫人可以深信希脫勒上台以後，或者即刻可以拿事實來滿足一般國社黨人的希望，那末國社黨執政時期一定可以成爲戰後歐洲最緊張的時代了。

平常一個國社黨人很忠實地在期望希脫勒不要和法國交涉而予法國以一個當頭的痛擊。如果由一九二三年法國侵入魯爾的實例而可以獲得結論的時候，那末這是說明德國土地被人佔領了。如果德國土地被人佔領的把戲再演於今日，那末國社黨一定會誓師，即開始戰爭。自然，除了國社黨人以外，就沒有有人在期待希脫勒實踐無數國社黨演說家及報館主筆的

預言，這種說法理由也欠充分。希脫勒將來的行爲不能詳細斷定，然而他的信徒所望於他的當然是看得見的，爲要親歷起見，當然是除了親自訪問他的政治試驗場以外，沒有其他比較更妥的方法。

德國找不出第二處像這兒一樣的充滿着詩人和思想家的地方，這兒德國亞典，歌德，約翰賽勃斯替安 (Johann Sebastian)，白赫 (Bach)，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路卡司克拉赫 (Lucas Cranach)，弗郎次李斯脫 (Franz List) 都曾經做過這兒的寓公，這一處德意志共和國的憲法訂立的地方，如果要知道希脫勒信徒的一千萬，一千二百萬，或者一千五百萬羣衆所矚望的是甚麼，那末這兒是最好的國社黨消息源泉。

從事考查千萬人的思想原是一件無聊的事情。希脫勒的羣衆本是種類龐雜，希望不同，人心各異，比任何其他德國政黨爲複雜。如果有人要着手去估計國社黨的目標是甚麼，那末還是去作周遊德國之行，盡可能的問全國各地的國社黨員。如果是偶然問到的人的意見能夠相當一致了，那末問的人方才可以假定一切意見都唯多數人的意見是從，而這些多數人的意見又

至少和那些黨的首領慎重地和先行估量效力而後發表的意見相同。

魏馬曾經有過一個國社黨的部長，即威廉弗利克先生，他是內政和教育部長，因為這樣，所以魏馬最適宜於充觀察國社黨內容的下手地點；這位部長是參加德國內閣的第一位國社黨員；魏馬很尊敬他的國社黨員的。

我和一位國社黨的學校教員的長時間談話，他現在已經失業，因而是湯母(Suppenkueche)的顧客，然而也因此更有時間去從事政治，我從他的談話中間知道國社黨員對希脫勒政府的期望如次：

甲 外交

- (一) 撕毀凡爾塞和約。
- (二) 向法國說明請他們到地獄中去取賠款。
- (三) 恢復普遍的軍役，至少要組織舊時德國所有的六〇〇〇〇〇〇人的軍隊。
- (四) 法國不敢冒險來反對我們。如果他們動手佔領魯爾，那末就驅逐出境。

(五)收回波蘭走廊，上石勒蘇益格 (Oberschlesien) 的德國領土和原有德國殖民地；如果法國謙讓的話，它可以據有亞爾薩斯洛林。

乙 內政

(一)取消民主政治。

(二)使所有失業者都有職業。

(三)消滅共產黨。

(四)驅逐猶太人出境。

(五)德人治德，對外國人對德竭誠攜手表示歡迎。

這個政綱並非由希脫勒的負責領袖所記述。也並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領袖的政綱。這是純粹的有平均的選舉才力的國社黨的政綱，這個人已經是三年的黨員，他的意見是由他們的發言人那兒和黨的機關報上得來的。

希脫勒和他的黨的領袖，他們的行為愈政客化，則他們更覺到可以做政府的官吏，那他們

也許把這個單純的國社黨員當做一個呆子而拒絕其政綱。然而國社黨員，即這個學校教員，既不是無頭腦的人，又不是一個教唆者。他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國社黨員。

此外：如果他的理想確實是太奇突了，那末決不能見諸實現的。凡是我在德國國社黨員那兒所聽到的理想很一致，說話的人不問是工人，學生，職業旅行家，旅館經理，鄉下人，工廠職員，地方不問是普魯士，薩克遜和屠麟根。每個研究過國社黨公開的政綱的人都知道那信國社主義的學校教師，在他的幻象中所期望於希脫勒即刻達到的和公開政綱的可驚的目的是說得過分有力和太簡單了。事實上等於西格蒙弗勞哀時所說的幻夢即：畫餅充飢。然而若是一種希望而成爲能夠左右強大的國家的多數人民的公有物，如果這種希望又漸漸地形成了政治上有效的政綱，那末其他各國對於這種希望一定和政治行動一樣地注意。

我們逐點去研究政綱。第一希脫勒要撕破凡爾塞和約是因爲：『我們是被逼簽字的，被逼簽的字是無效的。』

第二：希脫勒要拒付賠款，因爲：『戰爭並非由我而起，因而對先動手作戰的人們不負任何

責任。如果要求我們贊助法國北部的復興事業，——那末我們已經盡力贊助了，我們連一分尼都不能再付。」

第三：希脫勒要恢復舊時德國軍隊：「我們並非爲要作戰，而是德國要享有和法國一樣的安全保障權。此外，則法國在他們的凡爾塞和約中說過，只要我們裁減軍備，他們也一樣的辦，然而他們至今並未踐約。」

第四：是有趣味的一點。國社黨人說法國因爲兩種原因，不敢以武力來壓制德國：因爲希脫勒和意大利及英國訂立軍事協約，而且是斷定美國守中立，希脫勒正要恢復六〇〇〇〇〇〇人的軍隊。

「如果法國不待您們的軍隊組織和武裝完備將怎樣呢？」我問。「你參加過戰爭嗎？你知道沒有戰鬥機，沒有重砲，沒有坦克車和毒氣戰鬥器的軍隊對有這些設備的數量上可以計算得到比較強有力得多的隊伍作戰是甚麼一回事？」

「是，」他回說，「我參加過戰爭，然而我們不祇是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國防軍。你不要忘了希

脫勒的挺進隊和鋼盔團。你或許不知道交通飛機變成軍用飛機是如何容易的事。此外，在急戰中不必有重砲，如果沒有戰壕，那就用不到坦克車。至於毒氣，那末德國有的是世界最大的化學工廠。」

我插口說：「然而希脫勒的挺進隊大部分都是沒有經驗的青年人。如果他們從沒練習射擊的機會，那末有甚麼用呢？」

他說：「中間很多是有經驗的人，鋼盔團幾乎全是戰士；此外，如果有了軍官，用不到很久的訓練的。國社黨中間有的是領袖。」

若是承認國社黨的假定可以成立，那末第五點便可以自己證明了，被法國威脅得必須酌量修改現有的政綱的德國不難和波蘭妥協，國社黨在殖民地方面則假定希脫勒和英國協約在大不列顛允許之下來候補非洲殖民地的統治。

關於內政方面，則主張取消使德國衰落到這步田地的共和政體，暫時或許可以由國家來分配工作於失業人民等等。我問如果希脫勒壓迫共產黨則共產黨將取甚麼態度，是不是將催

上更危險的道路，他回說：『我們到那時有力量可以削除他們的領袖，只要領袖去了，那末共產黨的工人羣衆可以歸到我們這邊來。』

這和共產主義工人向我說的意思不合，六百萬在法西斯主義壓迫之下的赤色羣衆決不會安靜的，然而我的最後而且是最重要的問題是：『如果希脫勒的行爲不能如國社黨員之望，則他們怎樣辦呢？』

他聽了道：『這是不可思議了。』然而我爲了便利討論計，又問他假定有這樣的事情，那又怎樣呢？他回說：『那末我一定驅逐希脫勒而自己來實行。』

魏馬的希脫勒主義者預算希脫勒可以沒有其他政黨的幫助掌握全國政權，而且可以不顧一切實現他的主張。照一九三二年初的德國政治現象看，似乎沒有不可能的成分，然而看來是希脫勒和所謂資產階級政黨中間不是中央黨就是國民黨成立妥協。如果在這種聯合的形勢之下以可能的效力歸諸國社黨，那末應該先去研究屠麟根歷史，這就是說有把國社黨員弗利克在國民黨和其他右黨扶掖之下自一九三〇年一月起至一九三一年四月止，在那裏充內

政和教育部長的往事研究一下。

一個由希特勒自己出面負責的政府和一個由其他政黨出面負責而希特勒在後面領導的政府和弗利克在屠麟根的政府間的分野只是表面的分野，這是不言而喻的，國社黨在屠麟根地方議會的五十五議席中，只有六席，因為黨能夠得到中心地位，所以有部長的位置。如果希特勒要在聯合的中央政府下面掌握政權，那末弗利克委實是希特勒的好榜樣。

弗利克在一九二三年希特勒魯登道夫暴動時還是閔行的警官，他在這次大暴動中間和禍首一起以叛逆罪被控，而且被處罰，然而也和其他人一樣，以後邀得赦免，到了他當屠麟根的部長之後，全國爲之震動，因為他是第一個握行政權的國社黨員。

反對黨對他的政治組織提出下列的抗議：

他以國社黨員充任許多高級警官，凡是他自己權力所及，他無不盡力引用國社黨員充警官和警察。

他令屠麟根學校實行取消對上帝的祈禱，使德國從『謊騙』中解放出來——這是忠實的

民主主義者所不幹的事，他希望目覩德國自民主主義者的掌握之下解放出來。

他停止反對楊格計劃的公開示威遊行，然而以屠麟根政府大員的身分贊助實現楊格計劃的稅則。

他公布取締耶子 (Tan) 音樂的命令，并禁止「讚揚一切黑人特性的公開表演和談話」，然而旅館和跳舞場主人的反對使這道命令成爲廢紙。

他以國家劇場供國社黨人充對於敵對者示威的場所，他們的敵對目標中也有民主政治，在內，以強力留難不適用於以日耳曼文化爲中心的國社黨的各種劇本，甚至不使其公開表演。

他還有許多比較輕微的罪惡也爲反對派所列舉，然而這一張罪狀裏面包含有他最重要的罪惡在內，凡是他所做的事，都自然地激起本地許多風波，至於激起全國的反響的却只有首二種行爲。因爲他以國社黨員補充警察，中央政府停止撥給津貼屠麟根警察的經費，這種爭執經了好幾個月的往來詰難方才告終。

由弗利克以屠麟根警察爲國社黨工具的試驗而確定希脫勒如果掌握政權以後，一定會

把全國警察充他的工具的。無論如何，弗利克所幹的事情是唯一的試驗，這種試驗又無論如何不能加以藐視的。

德國武力，國防軍和各個聯邦管理之下的警察，兩者的人數分配大概相等，國防軍十萬人，警察總共亦約有十萬人。目前佔全國面積三分之二的普魯士的警權在社會民主黨統率之下，全體警察就一般說也算是民主主義的忠實信徒，警官却有國社主義的傾向。國防軍並無政治作用，而只是軍官們掌握之下的工具。軍官們則非常公開的是舊軍事系統的忠僕。希脫勒則人家說他一九二三年的暴動雖然被一挺機關槍的火力所撲滅，而他本人却以結納國軍爲榮，十分可能的事實，即希脫勒奪取普魯士的政權先於中央政權，又如果許人按引弗利克的實例，那末他的第一個試驗即將普邦警察變爲國社黨的工具。

這樣的演進，在政治方面當然也會像採果實一樣。屠麟根的情形大家認爲不祥之兆，因爲在民主主義者方面看來，這是國社黨人企圖以不合法的方法攫取統治權，如果許希脫勒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他將軍隊置諸他的統治之下，那末意義又完全不同了。他如果獨裁的時候，那

末他掌握武力的意義就是選舉結果雖然可以動搖，然而他的政權可以不因之而變化；如果他和別黨聯合組織內閣而握有武力，那末這武力可以扶助他以非憲法的方法獲得無限制的權威，換言之。希脫勒藉憲法許可的方法取得政權，盡力奪取軍權以爲反對憲法保持政權的保障。

這種情形當然能叫民主主義者驚惶失措，然而這也是民主主義者的恥羞，因而使他們毫無辦法，而且在這種情形之下無法再爲民主主義者。民主主義者除了警察不能有政治彩色的口號而外，沒有其他武器。現在掌握普魯士政權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很欣幸他們有由忠實的民主主義者組成的警察在手，而且可對反對黨留難以保障自身。依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意思則抵抗反民主主義者最有力的莫如社會民主主義的唯一警察。希脫勒一旦掌握政權之後他一定會效法社會民主主義者及該黨信徒弗利克的成例，努力建設最大部分以服從希脫勒政府的人組成的警察隊以爲抵抗反對希脫勒政府的人以保障自己。在政治觀點上說，二者的分野絕少，如果兩黨中有一黨被他黨排擠下台，則在野者的行爲都有被在朝者認爲犯罪行爲之可能。

如欲估量國社黨在全國的發展，則屠麟根弗利克政治實在是非常有意義的先例。弗利克

於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去職，其原因爲他的黨人在魏馬黨報上罵一個國民黨黨員爲「無主義，『無訓練，無能力，』『謊話，』『貪忘，』『下流，』『卑怯，』『蠢物。』」國民黨以宣佈和國社黨不合作來答復這種侮蔑。

全國和國社黨爲敵的新聞記者和演說家雖然向弗利克攻擊不遺餘力，然而屠麟根居民和政府大概是和政府一致的。一九二九年國社黨在地方議會中五十五席中有六席，然而魏馬有許多和國社黨仇恨最深的敵人告訴我國社黨在屠麟根的選民可以佔半數。

屠麟根工商業方面有一個領袖人員向我說，如果希脫勒掌握政權，則德國前途殊爲可慮。他說雖然有相當的有趣味的限制，但是已經成了歷史的恐慌了。如果希脫勒實踐他的約言而向法國壓迫，那這位商業發言人的意思以爲法國暫時大概不會佔領萊茵河流域，而德惠波蘭入踞東普士魯以幫助法國。德國在這種情形之下，因爲希脫勒政府決不能和至今在波蘭背後監視波蘭的蘇聯聯合之故，所以完全孤立了。如果希脫勒踐言的時候，即可以發生戰爭和擾亂。

換言之：如果希脫勒不踐前言——屠麟根工業家就國社主義的心理去觀察而得之意見

——最大部分的希脫勒信徒將跑到共產黨方面去了。內戰，無政府狀態混亂——這些都是希脫勒不踐宿諾以後的局面。

費利克的服務能力還有另一種貢獻。由一個中立的無黨派的考察者來說，則費利克在服務時的大貢獻因為以柔為勝而值得加以注意。這已如前面屢次說過的，並不是希脫勒在中央所歡喜的立腳點。費利克當然沒有影響到外交的可能性。最深刻的意義為下列各種國社黨員於參加地方政府十五個月之後，却絲毫沒有實現他們的黨綱所規定的某一部分，或者說不能實現黨綱的某一部分，然而國社黨員在屠麟根的政治力量却非但能十分滿足黨的要求，而且把黨的力量擴充到可以肅清它的敵人而專攬大權的地位，如果能夠從這一個實例下結論，那末可以假定希脫勒在中央方面也可以掌握政權，他的黨綱可以遵應現實的要求，『政治家』和法國妥協，並且可以不致損失他的黨員。來拜訪國社黨廚房的雖然許人以溫熱的餐事，如果廚子預備的是冷食的時候，那末他們該吃冷的。

第七章 勃洛恩希維克(Braunschweig)

國社黨員現在已經掌握了德國的政權，明天或許執政的人很多，但是今天却以啼脫利希·克拉格司(Dietrich Klages)爲國社黨中唯一握有政權的人，他是勃洛恩希維克的內政兼教育部長；他今天在一位外國新聞記者訪問他的時候說的話是一種回答各國討論德國問題時常常發生的問題的最有趣味的參考材料。

美國因爲在德國和其鄰國有莫大的金元利益，所以非常迫切的要知道希脫勒掌握政權以後究竟如何，國社黨員的行動如何，希脫勒的氣焰萬丈的和好勇鬥狠的信徒究竟是怎样的人物。欲以全體國社黨爲問題而找一個答案是不可能的，以一種單純的實例來概其餘，則又是失之疏浮。然而一個現在有政權在手的國社黨員今天和我談了一點多鐘的話，他表現出一個和平的滑稽的身分，而帶着非常客觀的政治觀點他的主要傾向和國社黨員慘酷殘暴的聲譽不是完全一致的。

他的五個孩子也保持同樣的政治傾向。

內戰流血和無政府狀態：這些是國社黨的敵人中間許多人對於希脫勒握政權以後的預料。國際聯繫的破壞，大陸上面的混亂，或許爆發戰爭，這是希脫勒敵人對他上台後的歐洲的預料。外國資本大量流出德國，外國人不敢參加德國各種財團：這是和希脫勒敵對的企業的代表人所說的，這也許是我們對於希脫勒政府的預言。

這些證例都有注意的價值，然而不要忽視了這些都是敵對者的說法，至於在研究到底那一個來統治德國問題的外國人和只有考慮到它的利益如何的外國，則應該注意到國社黨自己所說的話。國社黨居負責地位的唯一黨員所說的話，本身已經很有趣了，然而在說話的方式方面尚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大多數希脫勒黨員是戴有拳鬪戒指的，這一位手上帶有結婚戒指，大多數的希脫勒黨員可說是殘酷的。這一位的外貌却和那自由主義的，和霽可親的『新共和國』的發行人勃魯克勃里芬先生(Mr. Bruce Bliven)相似，他們相似得幾乎像孿生兄弟，唯一的表現他是希脫勒黨員

的一點，只有面孔上的剪短了的短鬚，這是希脫勒蓄着的，這種鬚在他的黨員中風行得好像戰前全國風行的威廉皇所蓄的上蟲八字鬚。他的許多同業者愛戴的無邊眼鏡——克拉格司先生在他未曾成政治家以前是自然學教員——決不合於一個老是準備着流血生活的國社黨員的特性。

國社黨青年日曆中印有粗體字的希脫勒的名言：『大丈夫從不爲權利而乞憐，而是爲權利而鬥爭。』

這位位居要津的四十一歲的國社黨員說，『我相信在國際問題上用強暴手段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如果我們拒絕付賠款的話法國會用武力來逼我們嗎？我想起來這一定要看其他各國的態度如何，然而我的印像則偏於以軍事力量來收入金錢的日子已經是過去了。』

我們坐在部長辦公處的一間屋子中，目光向着一千一百年的古城勃洛恩希維克的屋頂上。近處站着一個一千年以前由坦克瓦爾特伯爵（Graf Dankward）所建的堡壘，離堡不遠的地方的一只著名的，一千一百六十六年由亨利希呂溫（Heinrich der Loewe）按在那兒

的勃洛恩希維克黃銅獅子，這獅子向東望着，爲阻止斯拉溫人侵入的日耳曼戰爭的象徵。希脫勒自命爲歐洲反布爾什維克的保障。在內政部長和教育部長的克拉格司下面不但有學校而且還有警察。我問部長，如果希脫勒進攻德國共產黨，則共產黨又如何辦呢？

他說，『我們將壓迫他們。然而這不能說是一個報復政策。』

我告訴他，有一個住在柏林的外國人問我把家眷搬出德國是否比較妥當。這個問題是由於希脫勒將以強力壓迫共產黨，由此會發生暴動和內戰而來的。

克拉格司十分肯定地說：『如果我們掌握了政權，這本是無可疑議的，那末一切只有依照合法手續來辦。以合法的手段取得了政權，那末我們一定在合法的道路上來處理政務。只有不合法的反對政府，那末才可以造成用武力處理的局面。』

我問部長，如果希脫勒簡直不徐徐地合法取得政權，即及早取得政權，那末依他看反國社主義者的行動如何。民主主義及反法西斯主義政黨是不是會沒法用武力來阻止希脫勒上台呢？

他回答道：『依我的服務經驗，我們的敵人不是能夠領導羣衆對一個國社黨的合法政府去武裝暴動的人。民主主義者決不能以武力來妨害民主主義體系的功效，或者竟只想作有這一種傾向的試驗，如果欲保全其民主主義者的身分。國社黨的敵人民主主義者的全部意識的結構是他們對於自己所造成的人民政府的機械主義，只是要他們憎惡的政黨于得到政權的時候，才實行運用的。』

部長又說道：『我們敵人不願意傳揚國社黨政府會引起流血慘劇和壓迫的痛苦的意思；尤其不願意向外國人說。如果國社黨政府的敵人希望以不合法的手段在流血當中和武力下面繼續暴動，那末他們一定遭這樣慘劇的。他們同樣的熱心宣傳國社主義在德國會引起和法國的糾紛的。這是無聊，因為我們黨內，即德國全國亦沒有人有對法國侵襲的意思。』（聰明的國社黨人欺騙政治家的典型！）

外面白雪紛飛，落在勃洛恩希維克中古時代的雕刻屋頂上面。

這座城市是認識公爵時代的寶藏和美術的英，美人心愛的旅行目的地。我問克拉格司先

生國社黨對外國人的態度，而且從在柏林的一個黨員依一份報告而說的話起頭，這位黨員說，如果希特勒上台以後，把現在德國財團中活動的外國資本，這裏面當然含有美國資本在內，一概驅逐出境。

部長回說，『外國人在我們的政府下面一定受充分的法律保護。許多德國人在外國置有產業，而且在投有資本的國家也充分受它的法律保護。如果我們願意他們在那兒享受這種保護，那末我們也應該盡力保護在德國的外國人。捨去一切考慮來說，只在我們的利益方面言，外國人也應該受他們應受的待遇。』

我們又談到急切的德國關係問題及國社黨對賠款的態度，這一方面的問題已經叫法國知道是暫時停付，決無原則上止付之理。我問克拉格司先生，他是不是也主張德國以後能夠付賠款。

他以沉靜的聲音答覆道：『不，德國決計沒有能付賠款的時候。以後就沒有能付的境地，現在和以後也決無如此力量。現在我們所付的賠款從來沒有從我們袋裏取出來過的，我們必須

向外國私人籌款，以之去付所謂賠款。至於這個支付方法的亂七八糟的現象，當然盡在您目觀之中。重新敘述是無聊。」

我催醒他，「然而法國恐怕不承認德國始終不能付賠款的立場。你雖然堅持你不能付款，可是怎麼辦呢！」

部長答道：「我們的支付力量早已證明了。如果法國要以武力來壓迫，我想我們可以確信英、意兩國一定會提出最嚴厲的抗議的。」

「然而當德國一九二三年說明不能付款，法國申明強制付款的時候，英國也對佔領魯爾提出最嚴重的抗議。」

「是的；但是，一九三二年不是一九二三年。局面幾乎換了新的了，我再向你說一聲，我想世界恐怕不能再有第二次侵入德國的事件發生了，無論如何。」他想了一下附申說，這或許比主要討論的意義更深刻，「法國或許會佔據德國的一小部分——拿來有甚麼用處呢！」

他把雙手又在胸前，隔着眼鏡看我的臉，繼續說道：「德國雖然窮得可怕，而大部分人民在

可以使一般的民族失望的境地中生活，這種情形不能不叫人驚訝他們是如何鎮靜地在忍受他們的苦痛，如果你把這些話特別提出來說，那真使我快樂。從來未曾有過暴動，從來不曾有人想用非法的手段來變更現在局面。無論再窮苦到什麼地步，我們總是以整個民族，用有秩序的和合法的手段來解救我們自己。』

當這位國社黨籍的部長坐在這兒以整肅的儀容宣傳德國民族整齊嚴肅的時候，我必須承認他的話，而且會即刻把自己墮在他繪聲繪色地講的德國民族的真令人驚駭的紀律下面，同時想起國社黨人正在大聲疾呼——而且以他們的特權（這應該特別說明）——努力用武力來達到目的。

我想到一九三一年七月，那時候德國的銀行全部關門，有幾個星期的時期存款人只能取他們的存款的一小部分，所取的款簡直不夠他們每天消費之用；當銀行開門的那天，有一個美國銀行家向我預定，第二天各銀行要發生絕大風潮，即提存的人所要提的款項可以使德國銀行崩潰。然而等到門門一起的時候，德國存款多於提款。

我想到一九二三年通貨膨脹時期最後幾天的情形，當德國貨幣跌到意想不到的深淵中的時候，一個美金可以買三十億馬克，不但是沒有紛擾和沒有革命，即嚴重的企圖也沒有，——一到了馬克穩定在每元美金四、二兆的時候，德國人民又開始節省；一九二七年已有十億美金節省出來了，這宗款子若在四年以前早已變為過剩的紙貨，現在却是存在儲蓄庫裏面。

戰爭的結果使德國全民族在殘酷的宰割之下陷入無底深淵當中，困難到難以形容，然而結果從來未曾發生流血慘劇的日子總算挨過去了；這樣，善於探訪的考察人員如外國的外交代表所慮的足使柏林發生劇烈的暴動的原因却始終沒有成立；特阿勃農爵士的日記裏面的記事中害怕騷動的記事亦始終沒有實現於柏林的勇氣，這種騷動在他寄居德國的四年中未曾妨礙他使節的和平；在國社黨的部長以使人肅然起敬的嚴肅態度向我以全力來稱揚德國人的整齊嚴肅的特性之後，這些回想又在我胸海中活躍起來了。

我向部長說我們很想找到一位不佩刀子的國社黨人，他放聲大笑。一個印像至今尚未隱去：一把有血跡的刀在一個民主主義組織的領袖的刀鞘中拔出來給我們看，同時告訴我：『這

是我們從一個國社黨員那兒奪來的，它曾經殺死過一個人的。」

我問部長赤色羣衆在勃洛恩希維克的行動。他回答我共產黨人想在城市中搗亂糧食營業，然而沒有成效。

今天早有大羣人聚在我們旅館窗下。人們的視線集在一個很小的人身體上面，這個人爬在一個亨利希呂溫於一一七三年造的古鐘樓上面。爬的高度已經使人的身體小到像玩具中的洋囡囡了。他爬上去，最後從風標上面丟下一塊東西來，這東西飛得很遠，然而還是可以看到是紅色的。一個共產黨員於雪夜爬到塔頂上去，以紅旗爲反對失業問題的標幟縛在上面的。

我問部長希脫勒政府對失業問題如何解決，是不是要取消津貼。

他說：『這也許是不可能，這樣的事情在德國現在尙不能做。』

至於解決方法如何，則部長不願意洩漏秘密。他以爲如果他們把解決經濟恐慌的計劃說了出來，那末會有礙於國社黨的成效的。他說：『我們的解決方法以忠實爲先決條件，此外則和手腕敏捷有關係。人家在事前知道愈少則功效愈大。』

我覺得這種回答很忠實。國社黨的另一個代表人曾經向我說過更爲赤裸裸的話：『如果我們把解決經濟恐慌的方法說了出來，那末我們的敵人一定會拿來利用以博自己的榮譽。』有一部分不贊成國社黨的人，他們對於國社黨這樣的態度，就證明他們沒有解決的方法。克拉格司部長絕對拒却洩漏秘密。

國社黨的已經著名而未會公開的解決經濟恐慌的方法，必須待國社黨單獨執政以後方能應用。他并且說他自己在勃洛恩希維克的政治行動常因全國的牽掣而不能爲所欲爲。他說：『我們黨並未叫我以種種合於國社黨政策的方法來處理一切，因爲國社黨未曾得到政權以前，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問道：『是不是國社黨在中央和其他政黨如中央黨合作的時候也和您在勃洛恩希維克一樣不能實行政治原則呢！』

他回答我：『只有起初時候可以這樣。只有在我們和其他政黨聯合的時候是這樣。然而我預料一九三二年我們可以得到全國絕對多數和毫無限制行施職權。』

部長克拉格司在勃洛恩希維克時，反對派的人公開的絲毫沒有隱蔽的，對他確實提出嚴重的抗議，說是他處理行政的時候比白魯甯自己黨處理他的緊急令還要激烈，比他的友黨在其他各地也要激烈。他在政的時候既沒有違背國家的命令，又沒有侵犯憲法，祇是因實行白魯甯總理的命令，而不滿意於敵黨減少官薪過於認真了，國社黨原想用他們的人來代理白魯甯。

國社黨自一九三〇年九月起在勃洛恩希維克執政時期中，至一九三二年十月止已有十萬人挺進隊。他們檢閱，演講，示威，唱歌，奏他們的音樂，晚上又和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在城內衝突，第二天早上有兩個工人死了，許多參加戰爭的人受傷，工人區域內打破了的窗子和門戶說明德國民族服從法律和恪守秩序的歷史上的美德！部長克拉格司所給關於德國人和平和守法的特性之保障，印像非常深刻，而且實在足以令人敬畏。然而對於挺進隊的侵擾也是一樣的。

目前勃洛恩希維克的地方議會裏面有十七席社會民主黨，二席共產黨，一席國權黨，九席國社黨，十一位其他代表，這些是現在和國社黨平分春色力量，然而目前的聯合統治却沒有到五十%的選民。據說下次選舉時國社黨可以由九席增至十五席，它可以由此聯合保守派的

代表在那兒握絕對多數。

第八章 漢堡 (Hamburg)

漢堡市政廳和交易所中間立有一個高大的石碑。白鷗在碑頂上飛繞徘徊。碑上的文字：『本市一萬四千子弟爲你而犧牲生命：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

這些青年中最後物化的一人去世迄今也已有十四年了，這是德國第二個最大的城市，它滿面愁容，黯黑柔韌，更甚於雲霧，一〇七隻靠在巷中的船只和一五〇〇〇〇居民的面孔都隱約在雲霧做成的面紗後面。

一九三一年德國對外貿易旺盛情形爲經濟史上曠古所未有的。一九三一年之德國爲全世界第一個出口貿易國家，奪了美國久已佔着的領袖地位。然而失業人數亦以這一年爲最大。這一年國家銀行在現金方面的損失之大，亦自馬克穩定以後所未有。

我爲要解釋這矛盾顯然的事實而到漢堡，在德國第一個港口。可以使人明白德國對於外

國的偉大無倫的功績，同時可以在經濟恐慌最甚的時期中得一個可以慶幸的預測，因為如果相信德國的話，那末就可以相信德國所受世界經濟的侵逼比任何其他國家為甚，然而它運往外國去的貨物的數量却也為任何其他國家所不及。

德國對外貿易在各種經濟狀況之下為德國履行其義務及和各國發生關係時最有意義的一點。除此以外，沒有一種經濟生活能夠證明這個國家也夠和其他國家一樣，如果能制勝目前所有的空前的經濟恐慌和能夠解決國際的難題的時候，那末它的復興一定和其他各國一樣的迅速。德國各地對於如果世界不能復興則德國亦不能復興這一點的印象都不及漢堡那樣清楚。

下面的數字包含有每月貿易平均數，為一九二八年以後的賠款的物質上的供給（單位：百萬馬克）

年份	出口貨	出口貨	差額
每月平均數 1913	898	814	-57

每月平均數	1924	761	544	- 217
每月平均數	1925	1035	733	- 302
每月平均數	1926	829	818	- 11
每月平均數	1927	1179	852	- 327
每月平均數	1928	1167	1025	- 142
每月平均數	1929	1121	1124	+ 3
每月平均數	1930	866	1003	+ 137
全年	1929	13447	13483	+ 36
全年	1930	10393	12035	+1642
一月	1931	715	775	+ 60
二月	1931	620	778	+ 158
三月	1931	584	867	+ 263

四	月	1931	679	818	+ 139
五	月	1931	600	783	+ 183
六	月	1931	607	747	+ 140
七	月	1931	562	827	+ 265
八	月	1931	454	803	+ 349
九	月	1931	448	835	+ 387
十	月	1931	483	879	+ 396
十一	月	1931	482	749	+ 267

一九三一年前十一個月對外貿易總額 +2607

數字表明一九二一年德國出超達七萬五千萬馬克——這是德國史中空前的數字，如果當時的盈餘能夠在國家銀行中變成金貨，那它一定能夠抵償債權人的利息和私債的利息約計三萬七千萬美金，再有賠款為四萬萬美金了。當然，其他各種要求也是正當的；一九三一年債

權人在前七個月中收回資本約有七萬五千萬美金，這個數目已經幾乎等於全年的出超盈餘了；全年中收回的資本約為十二萬萬美金，因而超過了全年出超盈餘約有四萬五千萬美金。

如果一九三二年全年德國對外貿易也和一九三一年下半年一樣的旺盛，而且能像景氣研究所假定的可以到十億美金的時候，則償還對外國的私人及政治方面的債款數目大概也必須比此數為高。這是說：如果沒有償還私人資本的要求，如果德國一九三二年能夠做到像前文所說的數字，而且實在能夠保存為存金，那末它一定不難把所有的外債悉數償清的。

這必須在起頭的時候先有使德國能夠據為還債的基礎的條件。德國只有對外貿易出超才能還賠款和私債，而且出超的數字必須要離賠款和私債兩者總的數字不遠方能償付。這個條件據事實告訴我們已經做到了，而且一九三二年大約能夠保存不墜，然而怎樣做到的呢？最顯明的是減少進口貨。一九三一年可驚的出口貿易總額實在是因為和由一九三〇年的進口貿易（前十個月）八十九萬七千七百萬馬克減至一九三一年的五十七萬五千四百萬馬克比較而得，一九三一年比上年少三十二萬二千三百萬馬克進口貨，出口貨雖然同樣減少；

但是只是由一九三〇年的一百零二萬萬馬克減到一九三一年的八十一萬一千二百萬馬克。這些數字對於德國償債能力和究竟以後付不付賠款的問題有深切的意義。因為進口貿易減退完全是說明生活低落。而生活低落的原因却不是由於付賠款的壓迫，而是由於還私人債務的壓迫。一九三一年六月根據胡佛的意見停付賠款，進口貨依然繼續減少，出口增加，這是因為至少必須償還私人債務的一部分的緣故。一九三一年前六個月中，在停付賠款以前，出口盈餘有九萬萬馬克。自七月至十一月的五個月中間，停付賠款以後則為十五萬萬馬克。

德國為欲償債而實行所謂自由減低生活水平線尙屬戰後的創舉——這種減低生活水平線的事情，爲了償還它的私債起見，是值得再度提倡的。至於降低生活水平線，限制進口貨，冀由此獲得出口贏餘以爲償付賠款之用，這種機會隨時是現存的。然而這種機會從來未曾抓住過。如果賠款必須繼續償付，那末要問一九三一年的機會是否抓住——不問德國絕對不能去了應該繼續償付的賠款和利息，以及那私人的外國債務的分期還本的本錢而先付已經扣掉了的十二萬萬美金資本。

一九三一年由德國對外貿易所得的經驗供給我們以下列諸問題的答案的材料：德國能不能夠償付賠款和還私債呢？德國將付賠款嗎？還私債嗎？

事實說明德國如果願意的話，應該爲付賠款而壓低那用以收回私人債務的生活水平線，這樣或者賠款和私債都可以償付了——就理論說，那末必須有全世界信用條件和經濟條件爲先決條件方屬可能。事實告訴我們德國從來不會爲付款而減縮生活，目前的生活都因爲進口貨急激減少而壓低下來的，一部分至少爲了還私債而忍受的。此外又證明德國爲要還私債而一年減少進口貨至八萬萬美金。

將來的事情只有以過去的來推斷。如果德國以前從未曾爲了付賠款而限制生活水平線，（償付賠款的時候早該減低生活）那末以後亦永遠沒有因爲付賠款而限制其生活之事。如事實所昭示的，如果過去爲了償私債而減低生活，那末將來亦必再因償私債而減低生活。

簡捷些說：事實說明，一筆勾銷賠款使德國人民從事節儉並努力儲積力量去付全部外國私人債務。這種對外貿易額的說明在民族意志和民族心理的觀念中間都不能絕對遵用。當然，

所以能夠出超的原因中尙有其他因子在內，例如進口貨價之低落比德國出口貨爲急激。反過來說德國在胡佛宣布停付賠款的以前，出超早已增加了。自胡佛宣布停付賠以後，出超的進步更見迅速。一九三一年六月一個德國許多『履行政策』的辯論家中的發言人表示他的態度如下：『我們願意盡量節省，藉此可以證明我們自己無力付賠款。』胡佛宣布停付賠款以後的態度却爲：『此刻我真要節省了，因爲我必須履行私人債務。』

賠款私人債務和對外貿易是連而不離的。同時更說明了德國今後的償付能力全視對外貿易的發展而定。全國各城市中，當以漢堡一九三二年的情形爲估計的唯一實例，因漢堡每天幾乎都在報告德國國際貿易的脈搏。

漢堡出口貿易聯合會會長魯道爾夫彼得森 (Rudolf Pectersen) 向我們清清楚楚地說明漢堡的立場。彼得森先生是十足的舊派紳士和商人，中古商會的傳統代表人，他的一切說明了人家爲甚麼稱漢堡爲倫敦的外城。他說的很好的英文，外表和一般德國沿海大商人一樣有些英國人的儀容。他的思想是德國人的思想，因爲他久列國際商場的緣故，所以地位很重要。

他說：『以後的一切完全是政治的問題；不祇是五〇%，而是九〇%由於信用問題。最近的將來幾個月中間已經足以決定許多年的發展，而且不只是決定德國單方面的，如果國際債務和賠款有了正當解決的方法，那末我敢保證我們在國際貿易中間繁榮的迅速和有力要出於一般人的意料之外的。』

商人手中並無存貨。我的營業都是海外營業，因而我和全世界的掮客和批發商都有往來。這些人一個人都沒有存貨。他們的倉庫是完全空的。因為他們要等貨價再行低落所以大家都怕買貨。因為大家觀望不敢買貨，所以貨價愈跌。

然而如果債務問題和賠款都有正當解決的方法——我保證掮客，批發商，零賣商人的倉庫一定會滿的。如果大部分平時積貨能夠到掮客批發商及零賣商人手中，那末製造者的倉庫即刻會出空，結果世界經濟會立見繁榮的。

目前情況之下的唯一的實例：我們或許可以自意大利運米到智利去，可以獲利八〇%。然而我們不能做這一筆營業，這是因為智利政府不准用外國貨幣付款項的緣故。

世界各國都設稅壁，限制匯兌，阻難貿易。信用一天薄弱一天。一切都是信用的力量，就我個人說我已經失掉信用了，有生以來我第一次悲觀，我怕美國在軍縮會議召集以前，也沒有法子從事澈底解決賠款問題。

這是說戰債會議的時候是沒有辦法可以獲得唯一的結果以爲最後解決之道。法國如果沒有美國出來左右一切，則不能單獨解決這個問題的。如果到了春季再沒有解決方法，那末德國惟有宣布延期付款，如果德國宣布延期付款，那末受危險的決不止是德國，而英國也要受其累。

如果法國不與其他的國家一樣吃苦，我認爲是沒有出路的，一切都在指明法國感覺到壓迫的時候，應當在一切無可收拾的時候。

美國或許比任何其他國家有辦法。美國只有才能夠用必要的力量來指示法國以情形嚴重和隱伏着的未來的危機，所謂未來的危機簡直可以造成以後歐洲布爾什維克化。

美國怎能夠做到這個地步呢？——它以它非常偉大的財政力量。

彼得森先生的悲觀主義，在各經濟機關討論明年經濟情形的論文中反映出來這兒所說的各種情況，明白指出了世界上理想的民族集團，好像是在西藏。當弗利特利希大帝 (Friedrich der Grosse) 在普魯士的時候，英國的克倫威爾 (Cromwells)，法國的科爾伯特 (Colberts) 盛行一時的重商主義，據彼得森特別說，又在回復轉來代替那自由貿易的體系，這就是現在的國際貿易的情形。

據中央景氣研究所的估計，尤以最近幾個月為甚，德國對外貿易的五分之四是屬於實行稅壁和停止金本位的國家，阻止國際貿易的國家的。柏林商會說明許多國家廢止金本位直等於增高稅壁。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實行廢止金本位的為各個邊陲國家，如芬蘭，保加利亞，希臘，南斯拉夫，奧國，葡萄牙，西班牙，捷克斯拉夫，土耳其，匈牙利以及大多數南美國家。

英國一面廢止金本位，一面實行保護稅的事實，依德國的證明，德國的對外貿易大受打擊，因為英國輸出物價跌到一〇——一五%。瑞典，挪威，丹麥，英屬印度，芬蘭，阿根廷，日本的匯兌跌落，更增加了。德國對外貿易的重負，然而這種計算方法不能和白魯甯總理的緊急令之是否

能達到目的並為一談。如果達到目的，那末德國因為壓抑生活水平線及同時減低物價而達和英國因通貨膨脹而達到的同樣目的，因此可以和世界各國爭攘角逐了。

德國認為最可怕的是通貨膨脹，對這方面沒有經驗的英國可以使金鎊跌價，然而信用依然可以維持。德國人毫無異議的不能使馬克跌下一〇%而使信用維持於不變，再由此跌落至如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三年的情形。

漢堡為我所到過的各個城市中最悲觀的一個，悲觀的原因並非憂慮德國經濟衰微，而是慮及其他各國對德國貿易所設之屏障，德國人的說法是：「世界各國要求我們償付，然而又使我們不能償付。」

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冬季，各國的屏障却增設得可怕，然而中間一部分於一九三一年末以前早已有，德國在這種情形之下，一九三一年前八個月中的對外貿易額約為二十億美金，美國大約只有十六萬三千萬美金，德國出口比美國多出約二〇%，英國同時期對外貿易額比德國約少五六%，出超方面德國超過美國二倍，為英國入超額的三倍，在世界各國對外貿

易減縮得非常厲害的年頭而德國却爲出口貿易的第一位，它的出超數字竟二倍於第二位出超國的數字。

漢堡商會的諦格爾博士 (Dr. F. Dvecker) 說一九三二年德國對外貿易的預料，如果國際貿易依然保持它不低落水平線時，德國大約仍舊是出口貿易最旺的國家。

第九章 馬克德堡 (Magdeburg)

希脫勒不能執中央的政權，希脫勒不能執普魯士政權，他簡直始終不能握政權，他如果想試一試的時候，那末會引起內戰，國內會混亂，然而此後的共和國比以前的要穩固。

國旗團的假定是如此，這是浸潤在戰爭意識中的國旗團的堅決主張，它的全國的大本營是馬克德堡；德國全國都知道法西斯主義隱伏着的危機，德國民主國在準備以武力抵抗武力的意識這是在這個城市中空前的確實情形。

全國民民主主義者的組織，即國旗團，這個集團爲全國主張以戰爭來保存民主主義的唯一

集團，亦即爲保存民主主義的戰爭而武裝的，隨時爲這個目的而準備着。這個集團直到今日爲止，因爲太相信自己的力量，在它的自信心中，大概太藐視希脫勒和其法西斯主義者了。民主主義者至今像可以設法使法西斯主義不至於上台，而且不致發生戰爭。現在民主主義的戰士已經覺醒到一種新生活方面了，他們自行改組，建立了增加新勢力的新計劃；美國在德國的最主要觀察是國旗團領袖在這兒參謀總部以有力的態度誓言希脫勒始終不會上台，他們盡全力來阻難法西斯主義者實現其革命計劃。

一天寒冷的白日，雨下如瀑布，馬克德堡城門前面國旗團運動場上的污泥深及足踝。有一團穿有民主主義組織的綠衫的人在污泥和大雨中受他新長官卡兒·喧而台爾曼(Karl Hoelerman)檢閱，我們和這些人同走。我們看他們升那黑紅金的共和國旗，這是他們的象徵和組織名稱之所由來。我聽到他們對共和國的歡呼聲，他們誓必消滅希脫勒。一五〇〇〇〇〇人中有一五〇〇〇人宣誓過與共和國同存亡，領袖們告訴我，國旗團人數在下月中可以增至幾白萬人。我對於希脫勒顛覆共和國的機會有了新的感覺。

美國對德國將來的經濟關係很大，德國目前的混亂狀態，在美國人看來有一點是很明白的，這就是共和國問題。

如果舍了許多必要的限制不說，那末美國及其他各國在德國的金錢只要共和國存在一天便有一天保障。這些金錢現在被暫時停付的公約所截留住了。這些金錢和世界各國呆滯了的信用一樣的不可靠。然而只要政府能夠有力保證資本，則過去事實告訴我們除共和政府外，沒有一個政府願意保證外國私人投資的。

其他政府，即希脫勒政府，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機體，它當然也一樣的能夠保障外國投資的，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然而一方面找不到實例來證實此點，可是另一方面希脫勒許多信徒對於外國資本却取一種非友誼的態度。希脫勒最近說明決定不妨礙本國及外國的一切資本，這是合理的說法；至於他們的信徒中（不但是在他的屬下的人有許多人）是希望國社黨政府急激地更變德國資本主義的基礎，這是無可諱言的。

希脫勒，他初時以這些急激的意見供給他的所謂有力份子的，現在却害怕不能夠去緩和

他們了。然而同情於他的獨裁政府的方面的人則又怕他的難關太多了。資本方面，公開說却是害怕，如果可能的時候，希脫勒一掌政權，外國資本則即離開德國，和一九三〇年希脫勒第一次選舉勝利時一樣。

在這個政治經濟恐慌的時期中，在一個最遲鈍的觀察者也認為德國有內戰可能的時候，德國各政黨有不但應放棄選舉方面的報復行動，而也有鬥爭力的放棄報復的必要。德國在內部糾紛方面的組織比世界任何一國的堅強有力，一個鄉村中間有四種隨時準備好候令進攻和互相衝突的隊伍。這是其他各國所不能有的情形。

四種隊伍爲民主主義的國旗團，國社黨挺進隊，保守派的鋼盔隊，共產黨的赤色衝鋒隊。馬克德堡因爲有國旗團的總機關及鋼盔隊總機關，所以是絕好的研究場所。馬克德堡位於易北河的膝部，易北河是德國北部的幹河，不問左派右派，都覺得非以馬克德堡爲下手之地不可，所以其意義非常重要。

如果沒有兩種限制存在的話，那末形成四種組織的成百萬好戰的青年和德國人民，早已

無疑地在戰爭狀態中了。兩種限制中一種爲凡爾賽和約，這是阻難德國任何種戰爭組織置備有力武裝的東西，另一種是民主政體，這一個政府自從黑色國徽存在的時候起，在維持民主政體和實行凡爾賽和約的觀點之下，都是盡力阻止平民武裝的。

前文已經說過的巷戰中一年中的犧牲人數中一八二人死亡，一五〇〇〇人受傷，很足以證明所有的組織在各種阻難中依然可以互相衝突的。犧牲名單中死亡和受傷者中間，幾乎全是共產黨，如國社黨人，鋼盔隊和國旗團人很少。由此可以獲得一個正確的印象，即各種組織相互間的敵視態度的顯明由此可見，然而這兒有一個缺點，即這種數字直可以說明各黨派間的怨隙，甚至促成內戰亦所不惜。

以上四個團體的人數和政治力量的次序如次：

國社黨七十萬乃至一百萬的登記黨員中有二十萬挺進隊員。他們是爲希脫勒第三種政府即法西斯政府鬥爭的。希脫勒自己是一個挺進隊總司令官。參謀長爲哀冷司脫呂姆中尉（*Hauptmann Erpst Roehm*）總機關在閔行。

鋼盔隊有一百萬人。雖不是政黨，是一個戰士的組織，然而主要成分爲國權黨黨員。成立時是隱在憲法後面的，因爲許多舊軍官加入的緣故而使它逐漸右傾，其右傾的程度，至今還是叫人不敢輕斷它究竟是否有活動推翻共和國的意思。當然，只要它的名譽隊長與登堡總統在上一日和在職一天，即不會推倒民主政體的。它的兩個領袖爲法郎茨賽爾台 (Eranz Selde) 和呂斯台爾道夫中校 (Oberstleutnant Duestenberg)。

共產黨黨員爲二五〇〇〇〇人，赤色衝鋒隊在一九二九年五月柏林暴動以前未曾被禁止的時候，約有隊員五〇〇〇〇人。

組織以各種衣服來分別，因爲受了壓迫，所以困難很多。

國旗團人數目前爲一五〇〇〇〇〇人，預料春季可達二五〇〇〇〇〇人；戰爭隊伍有一五〇〇〇〇〇人，春季可以有二五〇〇〇〇〇人。

全國共有五百萬人，乃是爲參加內戰——或如另一部分人說——爲阻止內戰而設的組織。四者的主要目的當然是要互相鬥爭。四者的仇視戰線非常清楚。挺進隊和赤色衝鋒隊是拼

死活的；日常鬥爭中間的傷亡即說明了兩者敵視的程度。挺進隊也和國旗團決鬥。它和鋼盔隊友好，後者自身也是嫌恨赤色衝鋒隊和國旗團的，國旗團在各種正義之下確實切心阻止內戰，然而只能以他的戰鬥力為保衛自身最有力的工具。目前雖然還不十分顯露；但是如果馬克德堡的徵象一旦顯明的時候，那末自今起即為德國殊死戰中的領導者。它和每個反對民主政府或者危害民主政體的人作戰。

這些人數共總約有五百萬人的四種組織中每種都各有其消息機關，而且分佈很廣，這種機關專門用以探聽敵黨的行動的。每種組織都是軍事組織，分為團、營、連、排各種單位。每種組織都有緊急集合隊伍的設備，集合在一定的地點，預備以最大的勇氣大殺同胞的。

一般戰鬥集團，都有充分的輕便武器以為互相格殺之用，然而照公佈的說，他們沒有充足的槍枝和機關槍來殺國外敵人。國家處罰殺人犯及鬥爭犯的法令的威嚴，被那些武裝隊伍所蹂躪，然而即使把這些隨身的和藏在褥子下面和寫字桌抽斗中的殺人武器聚集起來，也沒有多少，這也是無可疑問的。

以非常適用於日常格鬥的武裝，用之於革命是十分勉強的。每種組織都沒有和外國戰爭的武裝。五百萬人的全力不及國防軍的十萬人。而且他們的力量是不是能夠和有鐵甲車、機關槍和馬槍的十萬警察相比，還是問題。然而他們能夠在任何統治力的政府之下，充國防的後備軍和鎮壓暴動的政府軍隊。

如果希特勒上台，則他無疑地一定以挺進隊組織為法西斯民警之一種。如果共產黨暴動的時候，那末他們當然會依蘇聯先例送他們的赤色武裝隊伍去守街道，在第一個德國人民委員會成立之前即可以佔領各街市了，鋼盔隊則將一切悉如興登堡將軍之望以行事。

現在的政府正是國旗團的政府。因而國旗團的一切是判斷德國將來非常重要的材料。所謂重要材料既非由於它對政府的地位，更非由於國旗團的數量將倍於次於它的團體；重要的原因是由於以後加入的成分的特性。國旗團的主要成分由社會民主黨人、民主主義者和一部中央黨的左傾分子集合而成，隨後又得了非常重要的普通德國職工聯合會的合作，它有五萬會員散佈全國；自職工聯合會最高機關方面看來，在最近期間，這五百萬人中間有一百

萬人將加入國旗團。依德國全國職工聯合會的紀律，領袖的話即可以為實行的根據。

這種特殊情形的意義只有以戰後德國史的一頁來說明。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清早六點鐘，哀兒赫德旅經過勃蘭登堡 (Brandenburg) 大門而來，沿菩提樹大街前進，福爾夫韓克卡潑 (Wolfgang Kapp) 宣布共和國滅亡，愛白爾脫 (Ebert) 政府逃到德勒斯登 (Dresden)。德國職工聯合會下令總罷工。德國生活即刻發生麻痺現象。

全國鐵路、電車、水廠、電報、電話、煤氣、電力廠等一律停工。卡潑軍隊和卡潑政府沒有運輸工具，只能夠步行、騎馬，或者以少數汽車代步；除親口講話外，簡直無法傳話，他們沒有食品，凡是日常生活的一切，都無法維持。他們必須到河中去取水，耗很多力量去收集食品，夜間在黑暗無光的城市中馳馬來往，以苦力代電話——素來安樂於近代文明的暴徒無法持久，一切機體即刻停止活動。機器的時代的人們一旦到了中古時代的生活狀況之下，就夠他們盡力維持生活了；維持威權和組織政府的問題——絕口不說鎮壓罷工的問題——不是他們的力量所能及的了。三月十七日卡潑下台，逃到瑞典，總罷工給他的政府不過四天的壽命。

因爲職工聯合會許一百萬會員加入國旗團，所以自一九三〇年以來希特勒雖然有一〇七席議員，國旗團的民主主義派在德國政治方面尙能保持其發展的力量。

一九二〇年總罷工推倒卡潑政府和愛白爾脫合法政府的時候的情形和現在不同。罷工是對付非法政府和暴動政府的。如果希特勒非法奪取政權的時候——這是他自誇不屑做的事——即刻會有一九二〇年的總罷工發生，而他的成功的機會也就不能預料了。然而如果希特勒以合理方法取得政權，那末自然就很可能不容易觸發總罷工了；一百萬職工聯合會會員加入擴大非常的國旗團以後，在這個假定之下，常有釀成總罷工的可能。

如果加入國旗團的一百萬職工聯合會會員是爲了總罷工而選出來的，那末很容易抵五百萬人之用。因爲他們都是全國重要企業如水、煤、氣、電及鐵路方面的熟練人員，所以工作成效非常優良。

然而國旗團也應該算到國社黨挺進隊裏面也有可佔領重要企業的人。因爲要抵抗這種或然性，所以國旗團會員由一五〇〇〇〇〇人增至二五〇〇〇〇〇人，以爲事先預防之計。

隊伍以通常方法組織成爲機器腳踏車隊，以至於衛生隊。最新的組名爲『N』，卽急救隊。我看到一千名新會員第一次操演。那都是年少力強的青年人，他們的面孔在雨裏也是英氣勃然。這些民主主義家族中出來的，受了民主主義訓練和有民主主義意識的子弟們，當然在民主主義組織裏面可以和多年來飽嘗戰爭風味的國社黨青年人周旋的。

『如果國防軍和警察留營二十四小時，國旗團可以肅清國社黨和共產黨。』一個國旗團員這樣說。

『如果國旗團留在家裏的話，那我們可以肅清國社黨，』我從一個共產黨領袖那兒聽到這句話。

國旗團是德國政治組織中最重要因子，在領袖新司令哈爾台兒曼領導之下，將來的地位十分重要。如果對於他的地位更重要地推崇的時候，那末要想到國旗團不只是民主主義的戰鬥組織；而也是德法國防上最重要的有組織的推進者。始終是自由主義的立場。這是反軍國主義和反專制政治最有力的組織——這兩樣東西都是歐戰以前離開德國而現在又高唱入

雲了。

國旗團在它和軍國主義和專制政體的傾向鬥爭的當中，發生了很困難的問題，因為其他力量，其中尤以外交的環境為最，都逼着德國青年趨向急激的國社主義和共產主義方面去。法國對德有長無已的壓迫危及德意志共和國存在的程度一天一天增加，減弱它的防衛力量，一方面却增強恐懼法國國家主義的力量。

下面的三種變化可以使國旗團和共和國的防禦力發生根本的動搖：興登堡之死，因為他死，所以共和國的大將而又是大總統的個人關係解體；對於解決賠款方法之失敗；白魯甯或者中央黨決定和希脫勒組織聯合政府。

國旗團在這三種結果之中，至少要預備有一種。它由職工聯合會，社會民主主義者及國旗團中選組織的衝鋒隊和決定以全力抵抗法西斯政府之後，更叫中央黨明白知道如果希脫勒參加政府，即引起重大糾紛。

當一千人的救急隊在聽他們隊長解釋他們的任務的時候，我也在場。當喧鬧台兒曼叫着：

『德意志共和國決不能，亦決不會像皇室威廉大帝一樣可恥地崩潰』的時候，所有隊員大家表示同意。（驕慢而脆弱，虛偽而浮薄的民主主義呀！你們而今的結局和威廉大帝有甚麼分別呢？你們現在得和威廉大帝站在一起去照個相咧！）

下面的材料是很好的教訓。我請求和這些人討論兩個問題。先由喧爾台兒曼問：『你們中間有幾個人是失業的？』三分二舉手。又問：『你們中間多少人願意以身殉民主主義的？』一千人舉手。這些人雖然失業；但是他們不變他們的思想系統。喧爾台兒曼先生說三月間有二五〇〇〇〇〇人。德意志共和國興隆蓬勃。（讀者們：最好請現在去看德國的民主主義者究竟如何。動搖性最顯著的民主主義者，資本主義政治的民主主義政治此刻已經隨着經濟體系的動搖而漸趨沒落了；威廉大帝的制度和民主主義當並頭入墓了！前面舉手的一千人，到今天再去叫他們集合起來，看舉手的人有幾個！）

第十章 愛 森 (Essen)

北海的濃霧籠罩在由漢堡出發的街面上；泛濫到海岸上來的海潮封鎖了向南去的大路。我們橫穿過衛斯法倫 (Westfalen)，這兒的翠綠的草地，叫我們忘却冬天的景象。走過了一節令人心曠神怡的遼遠的農田以後，到一處高地的尖頂上面，綠色的草原忽然像照相感光過多一樣的不見了，四面的景物是灰黃色的，天衣是污棕色的，遠近各處，只見有磚的和鋼的建築物，愛森遙遙在望了。

愛森是數不清的幾排幾堆地向上面展開着，高入雲霄地充滿全部樹林。然而這個樹林裏面沒有一片青葉。我們一進魯爾區域，又入冬令了。

赤燄穿過煙霧迷漫的空間而上升。魯爾從無入睡的時候。這兒的冶爐產鋼量約佔全國產量之四分之三，這兒的礦產煤量亦為全國之四分之三。這兒四百萬人口，以全國人口計，尚不及百分之七，他們供給全國其餘五千九百萬人以七〇——八〇%的煤、鐵、鋼。這兒的全面積大約

爲二六〇〇平方公里，佔全國面積之一·五%，是全世界工業最集中的區域。

愛森在政治方面是德國最激烈的地方。這兒的工人是最不安分的一部分，這兒的經濟領袖，卽重工業的先生們，都是德國政治背景中的有力分子。魯爾區域是德國全國工業最發達和最活躍的地帶，法國曾擬估領來要挾德國付賠款的。這是德國萬世不忘之仇。想到魯爾人民對於德國妥協程度的態度，如果有人提出德國和法國不能夠協調的問題——那末，只要看住居地帶和魯爾的距離遠近而定其觀念。魯爾出口於萊茵河。

以後的情形如次：法國二次佔領魯爾全區；法國軍隊把沿萊茵河岸有三〇公里地帶的德國人一起驅逐出境，他們破壞建築物和工廠，伐去森林，把這一帶造成一片荒原。盡行切斷德法間一切鐵路的聯繫，這荒原便成爲公路的盡頭，法國就在這些故意荒蕪了的水陸地帶所造成的雙重柵欄後面，建築起他們的萊茵河畔的要塞來，自比利時邊境到馬因斯爲止，幾乎成爲一條由鋼鐵水泥和大砲造成的鏈子。這後面又有荒原、河道及砲壘三道防線，這樣，然後不受德國的壓迫，他們的日常生活這樣的延長下去。

這並不是驚懼之餘的作者的夢想。這是一種印像，是今日威廉來喜林博士(Dr. Wilhelm Reehlin)對我說的『個人意見』。他是愛森米兒海姆和奧勃爾呼人商會會長，是一個非常溫柔的人，他的地位是魯爾區域內最負責的地位。這個印像不是說明喜林博士認為那些有發生的必要，或者不可避免，更或者只認為也許會發生的許多事情的，而是說明當賠款問題暫時沒有最後解決和滿意辦法，法國不放棄在德國人看來是說明蔑視德國人的政策的時候，他認為並非不能促成的許多事變的。這個圖形對於德國最重要的意義是一個使強制德國付賠款的空想失望的確證。

這兒，德國重要部分的經濟生活的領袖中間有一個領袖的意思，以為法國如果不即刻永久取消賠款，那末一定會發生和這種敘述相似的事變。因為現在德國認為賠款問題的澈底的和滿意的解決辦法，即全完取消。來喜林博士認定他自己的估計即為其個人的意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並不希望他自己充一個魯爾工業界的發言人。然而在我個人和各階級和各地德國人談話之後，我能夠說他的意見是足以代表一切德國人的意見的。

如果法國堅執賠款必須償付而德國辦不到的時候，那末他所說一切便會見諸事實這又是不外乎一般德國人所說的深沉的明證；即法國從未放鬆向德國挑戰的政策；法國認為取得賠款，決不若使德國永陷於無拳無勇的狀態之下之重要；法國為保障其對德壓迫而為所欲為，這種壓迫在德國人看來是病態的。也就是一般德國人說明的深沉的證明，即法國因為人口較少，工業比較落後，一切比較落後之故，必須以慘酷的手段對付比較強硬而一時衰弱了的敵人，才有保持其地位之可能，更是說明法國希望德國付賠款，更希望德國無力支付。最後便是說明德法關係無從建立起來。

法國的態度並不和非法國經濟學家異樣，傾向於下列的評斷：世界經濟恐慌使德國沒有法子付賠款；恐慌過去，德國人又可以付賠款了。德國人除了極少數的經濟學家以外都說過去付賠款是世界經濟恐慌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的恐慌使德國不但不能付賠款，抑且永遠不能付賠款；在賠款未完全停付以前，德國和其各國一樣不能夠回復繁榮。

所有德國人都堅決主張今後永遠無法付賠款的時候，在中立的觀察者看來，德國究竟能

不能付的問題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也許是根據『我們不願意付』、『我們永遠不付』而有『我們不能付和永遠無法付』的話。這究竟是一種和惡意不相干的說法，這種解釋如證明一種疾病一樣，雖然醫生斷無定這個病人的筋肉強壯得像角力者一樣，然而事實上他是立不起來，這種事實就和這種矛盾一樣。因為醫生診斷疾病的時候也得重視病人的心理，如果他相信有病，那末即使去鼓舞他——當然更用不到強力——他也是不能行動的。只要停止心理的障礙即可回復健康的。

對於一個目前在德國考察的人而言，那末是說明德國能夠付賠款的證明是否合於事實和德國目前被分解的情形是不是礙及德國國家的存在最為重要。如果這種證明是對的，而且是被各方面所分解，那末國家的實情直等於不能償付賠款——由此，一切健全的人類的理解，即德國經濟的筋肉健全的理解是不能變更的了。

德國雖有經濟的潛力，貿易雖然出超，雖然有力量，雖然富於能力和有完全的設備，然而以全國人民為一個個體的時候，那末公平正直地可以證明德國實在沒有付賠款的力量。那個如

果要搜集這種論證的材料，那末他必先周遊全國，並且須和千百個德國人，各方面的，各階級的，各種職業部門及各黨派的人交往，以看其究竟。德國不但是一向不付賠款，而是即使它必須付賠款的時候，也是不能付的。這個病，不但確確實實不能站起來替鄰居鋸木材，而且也說明，他即使必須為鄰居鋸木材，他也不能起立。德國所蒙的心理上的不快，是證明賠款之不合理，證明德國因為不合理和不能忍受而辦不到。

德國或者是全世界在政治上最不一致的國家，過去全國人民，自共產黨以至保皇黨，從勞動者至富豪之所以能夠完全一致，由於波蘭走廊不能永保不變。現在一致的原因是由於賠款不能再付，不許再付，不再付，胡佛停付賠款年份使國民思想發生轉變。

胡佛停付賠款的通知，對於不勝賠償負擔的德國人，正可以算是一個即其他各國亦承認德國不能付賠款的證明。把宣布停付戰債的年份當作慶祝的年頭而不視為永久的解放年頭，將會忘記的。全國人民以為從此可以不付賠款而欣幸。因此對法國表示拒絕實行停付賠款的失望，法國否認永遠停付和贊成緩提通知書以後的不能忍受的不公道心理。

國務總理白魯甯對外國報記者的談話如下：『在德國無處舉債和必須以商品盈餘來付賠款的時候，賠款不是紛亂世界經濟，便是表明德國無法付賠款。』另一回在柏林美國商會前面說：『現在必須決定，或者許我們輸出貨物，那末我們可以付賠款，不然，如果不許我們輸出，這樣使我們無法付政治的債務。』

國務總理的態度實在耐人尋味。這兒愛森是德國大部分出口貨製造場所，來喜林博士的態度如下：『我不能忍受那三五年的延期辦法。如果政治債務不一筆勾銷的話，那末據我看來，我們在魯爾區域的人衆的出口貿易不能再維持半年或者一季之久。如果我們必須接受戰債的時候，那我們付過超過適當限度的款子，付過原該付的數目，已付的款子早已超過當時所定的數目，人家誘逼我們繼續付賠款這實在太令人難堪了。因而使我們不能再繼續付款了。』

我說：『德國，尤其是魯爾區域，在萬難中，一九三一年輾壓器輸出可以超過美國三倍，自一九二九年以來這一類的輸出正和美國相反，美國減少約六五%德國却只減少三〇%。』

他回道：『我們的出口貨的大宗爲虧本生意。我們因爲各工業不盈餘地開工比關門好得

多，所以還是開工勉強維持着。凡是我們工業設備可及的地方，我們可以和任何人競爭。然而如果我們在目前不能減輕稅和社會支出的時候，不能和鄰國競爭。比利時、法國、盧森堡每噸鋼的生產可以比德國的鋼大約便宜三十五馬克，因為那兒的工資低廉，稅少。我們有了這些負擔，怎樣能夠和人家競爭呢？我們的鋼工業凋敝到只有生產量的四五%了。能付賠款與否，在理論上是由我們出口貿易贏餘來決定的。然而，即不問其他國家是不是許進口貨輸入的問題，那末賠款使德國工業因為負擔稅款而不能再繼續其出口貿易，即使它不能獲得出口貿易的贏餘。德國現在不但是不能付賠款，而且自來即無力付償，這是顯然的，因繼續付賠款自動地使德國不能維持其出口貿易贏餘的地位，一方面沒有出口貿易的贏餘，却又不能付賠款。」

我插口說：『德國一九三一年獲得大量贏餘，同年付還外國的資本有十二萬萬美金之多，而且，與其說延付賠款，不如說早已將藏金付了賠款了。』來喜林博士說：『這兒的分野為我們所得的錢和現在已付的錢的是資本，這是我們獲利的基礎，那是生產的投資。直接賠款蝕害許多資本，沒有一種經濟制度能夠和它並立的。』

他又說道：『我們從來沒有付賠款的能力，目前無法付出，以後亦永無可以付的時候，這是沒有問題的。如果一旦取消了——那末我們可以獲得我們的自信，全世界也可以獲得信念，將來一切將大改舊觀；如果法國人堅執他們的不可能的要求，我們不能履行的要求，那末，我們只有靜待再度佔領魯爾區域了。』

魯爾區域的另一個經濟領袖的態度完全不同，他是寶兒勞哀希先生 (Paul Reusch)，他是貴族。他是鋼鐵托辣斯和克虜伯廠以外最大的獨立鋼和鋼製成品廠喜望冶鋼公司 (Gute Hoffnungs-Huette) 的總理，是一位典型的重工業代表，重工業是德國經濟機構的脊椎。我們到他們在奧勃爾呼人的總機關去。街道埋在無數排列着的廠房和單調的、索然無味的工人寄宿舍中間，橫穿全廠。這兒沒有不曾使用的土地的。這兒地下藏着的二百五十億噸的煤像磁石吸鐵屑一樣吸引了許多人，這些人遍佈於魯爾區域的二六〇〇平方公里的全部面積上面。當地的風景全部是山嶺……是煤山，這些煤又正在靜候銷路。幾乎是正常時期每年產量的一千萬噸，就在魯爾的井口。

經過這些鉅大的堆積物以後，又到鍋爐的區域中去。淡紅色的光輝照耀着大路。喜望的爐子是生着了。

勞哀希先生，由他在那間掛有德國名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弗利特利希大帝）的像的公事房中所表現力量看來，他不像是一個恐慌下面的犧牲者。由他的神氣方面——身材高大——看不出這位樂觀愉快的工業家有減少自信力的地方。他的意見，證明關於他的企業的悲觀的傳說是謠言，他的企業的資本爲二千萬美金，去年因爲虧了六〇〇〇〇〇美金而停止營業了。

他說：『兩年以前我們尚有六〇〇〇〇工人，現在只有三六〇〇〇人了。』

他又說：『即使沒有政治債務，在恐慌中也是難免的，這是顯然的事。如果以歷史而論，則必須知道戰爭以後必有的繁榮時代以後必定會有恐慌發生的。各國先必補償戰爭中損失了的東西，因而又必須擴充生產工具。人類總不能夠過分擴大工具。戰爭破壞的程度決定生產工具擴張的程度，過分擴張的程度決定因此發生的恐慌的程度。』

『最後一次戰爭的破壞比任何以前的來得大，因而膨脹也比較以前厲害，目前的恐慌因而也比以前深刻。然而並不是沒有比較可能性。您想一下拿破崙戰爭之後的恐慌。大陸經濟經年的凋敝，然而結果仍舊渡過了，我們的恐慌也終於可以過去的，然而只能於和其他戰後恐慌不同的東西除去以後，所謂不同的東西是政治的債務。』

『有共同決定力量的各個因子，把全世界造成一樣的錯誤。過分膨脹在驅使全世界。全世界同聲責罵。然而抱怨政治債務的則祇有一定的國家。』

他打開他的抽屜，抓出巴塞耳專家委員會報告書來念道：『現代恐慌和以前有所不同，以前雖然也有這樣深刻的恐慌，而且是沒有穩定和繁榮繼其後；但是現在的是空前的，對於一國將來的經濟狀況預言其穩定的時期是一樣的不合理，同樣不公道是以其外觀來判斷其將來的恐慌時期。』

勞哀希先生以另一種聲調而慎重地解釋道：『這一句話列在巴塞耳報告中是完全錯誤的。所以列在這兒的原因是要使法國安心。』

「這句話的錯誤是因爲它直說如果經濟恐慌過去以後我們即刻可以付賠款；雖然，大家都知道付賠款的達麻克來斯劍放在德國頭上一天，世界經濟恐慌一天不能解決。

「這句話說明我們希望延付賠款。法國人也預備要我們延付賠款。然而延付賠款於我們絲毫無益處。一年，三年乃至五年的延付賠款是一樣的；只要德國有一天必須付它所不能付的債務，則德國的信用即爲發生問題。只要德國總是負着這樣的一個政治債戶的時候，就沒有人肯借款給我們。

「請您假定罷，您有一百萬美金債務，您的債務人允許您一年或者二年不付。今年一年您要用錢來維持您的工廠；然而您如果到銀行中去的時候，銀行家便向你說：「好，您的信用是好的，然而這兒還有您欠的一百萬美金。這是您永遠不能還的。您在未曾還這筆債務之前，我決不能借錢給您。」

「銀行家是完全對的。我告訴您！勞哀希先生用興奮的聲音說話了：「只要政治債務在逼着我們的時候，則每個借錢給我們的人，都是一頭大驢子。」

『您仔細留意。』他吼道。『您要弄清楚，這是我爲將來想的，不是在回想以前，以前借錢給我們的都是驢子。以前的債務分文不會落水的。然而此刻全世界方才明白了，我們不能付賠款，却是依然不是把它一筆勾銷，那真是呆不可及了。』

『我們沒有資本不能動工。不做工不能付錢。』

我問道：『如果賠款取消，德國要用多少資本呢？』

他答道：『我們先來試一試自己設法，在我們自節省的金錢來調度一切。這當然是一種麻煩而且艱難的事。賠款即使取消，恐慌亦將繼續延長。如果不取消，永無過渡的希望。如果永不取消，那末我們德國不久即將崩潰。不是心理的崩潰。』他站起來，他的高大的身體彎曲在桌子上面。『將有心理的崩潰！』

他吼着：『如果果實被人家取去，工作有甚麼意義呢。我們德國行將失望了。』他結束了他的談話。

最後一句話是所有說過的話中間一句唯一的沒有證據的話。勞哀希先生，在他的治爐，

鋼廠，煤鑛裏說話而以他的容貌和說話的姿勢表顯德國民族的精神，看去像是失望，然而並不失望。德國人不能付賠款的確是無可疑義的。法國人對於德國人，非付賠款不可的決定也是無可更改的。在我們回到愛森去的路上所看到的喜望公司冶鐵爐的火光中間，似乎一時尚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徵兆。

站在一座位居愛森中心點的醜劣的建築物的圓頂屋上一只陽台上可以遠看四方。可以遠看一處伸展到極目無邊的遠處的區域。那是鋼鐵國，是克虜伯的國家。這兒的主人無疑地是德國經濟首腦中第一流的人物。

古斯他夫·克虜伯·部倫和赫兒巴赫博士 (Dr. 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 是採鋼專家，是弗利特利希克虜伯公司主人，是新近當選的在德國工業界最有力的全國工業聯合會會長，他今天當面向我說德國有待於美國的幫助以求實現他以為可以渡過世界經濟恐慌的惟一辦法——取消賠款。自最近二十三年來，自他接管了他的財團起，其他戰前，戰時和戰後的德國經濟企業權威從無這樣悠久的歷史的——巴倫博士 (Dr. V. Bohlen

）從未允許發表和新聞記者公開的談話。

依巴倫博士的意思除了完全取消賠款以外，任何協定，任何延付通知，都不能使已經混亂了的國際信用和國際貿易恢復其原有秩序。他並不提及洛桑會議。他當法軍佔領魯爾時在愛森被他們自他的公事房中捉出來，在當地監獄中坐了半年，這一處地方所以得到優越的地位實在是他的企業造成的。他本人並無專對一個國家非難的意思。他不輕易說話，他朗誦他決意實現的計劃書。被選為德國工業領袖的地位所給他的責任無不勝任處。然而他的意見是不容誤解的：取消賠款是解決恐慌的唯一方法。而且他對於他的決定非常重視，他的意思以為取消賠款不但是德國的唯一解救方法，乃是美國和全世界的唯一解救方法。

我們的地位很困難。一面可以遠眺工廠，鑛區及冶爐的窗檯上有一個小銅像：是一個正在擲手榴彈的兵士。屋角上又是一個。那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彈藥廠的最後戰爭紀念品，該廠當時每天可以出一五〇〇〇〇枚榴霰彈，每月五十門十五生的砲，每星期所出的野砲可以供一軍之用。它在基爾（Kiel）的船塢可以造魚雷和潛水艇。它的工廠供給德國軍隊的成績使德

國維持四年和世界爲敵的地位。它一八〇〇名工人那時是一支軍隊。

那時候這一個軍人領袖是一個六十二歲和藹可親和公正的白髮老人，兩目炯炯有光，他的形容很像菲列得爾菲亞貴族的神氣。真奇巧！正是我在觀察的時候，巴倫先生說：『我想，我也能站在美國的觀點上面來觀察一切，因爲我血脈中也有美國的血呀！巴倫將軍是我女人的祖父，在美國南北戰爭時北方軍人。他在拉帕哈諾克（Rappahannock）陣亡的，葬在菲列得爾菲亞，那邊還有我親戚。巴倫的強壯的少年。』

房間的一邊盡處掛有一張油畫，另一盡處也是一張。『那是我女人的父親和祖父』，巴倫先生解釋。阿爾夫來特·克虜伯（Arfled Krupp）是祖父，自一八二六年管理到一八八七年，弗利特利希·阿爾夫來特·克虜伯（Friedrich Arfled Krupp）自一八八七年至一九〇二年。他生女二人。傅克虜伯廠於大女班爾他（Berthe）。巴倫是德國駐意代表的秘書，一九〇六年和班爾他結婚，皇帝因爲要保持最大工業家的氏族，賜他克虜伯·巴倫這姓名，并封爵位。

壁上掛有相片的那兩位克虜伯生在世時正是德國崛起的時候。他們在德國興盛方面有

不少的關係。弗利特利希克虜伯是一族的始祖，（一七八七——一八二六）他是皇室的創業者，是愛森村上第一個工廠主，大名永無磨滅之時，第一位克虜伯的企業促成了戰爭；他的工廠以生產英國鋼鐵爲業，它的進口被拿破崙的大陸封鎖政策所禁止了。經過三世的戰爭是克虜伯廠的促成者。

現在的克虜伯財團已經脫離了戰爭關係，這是它有史以來第一次。克虜伯廠在最近和現在的領導之下鑄的刀劍世界上沒有第二家的出品可以和它比較的。它在爾一爵領導之下所製的鏢，全歐洲也沒有第二家可比。巴倫先生領導這個企業經過由崩潰的時期至復興時期。凡爾賽和約不但逼着克虜伯停造軍火，而且要把價值三千萬美金的機器完全鏽潰。克虜伯廠必須以一舉手之勞由靈敏制動機停止它在最近德國軍隊在偉大的戰爭中發狂似的大量生產。它的一八〇〇〇〇人沒有事幹的結做一團。一夜之間所有約有六千萬美金實價的資本實際變爲烏有了。

巴倫先生收拾破碎的東西，從新配合起來。用刀劍鑄成鏢這句話從來只是一句成語。克虜

伯現在却實現這句成語了，它製造的鏟自船上起以至於鏟鏟都是用鋼製的，自算機至機車也是鋼的。愛森廠又有二〇〇〇〇人在做工了，全廠依工資名單有五〇〇〇〇人。

巴倫先生望下說道：「此外我充過華盛頓的德國公使，至一九〇〇年止；那時候我曾經因為中國拳亂而被派到那邊去。」

該廠許多主任中間的一個，即已死的屋托·維特弗兒特是戰後第一任駐華盛頓公使。克虜伯和美國的關係很多。

他又說：「因為我們和美國發生關係以後所經歷的許多事情，使我相信美國對德國的興味是超過物質利益的。您們在這兒的利益或許純粹以物質的觀點為出發點，即以約四十億金元為出發點。然而這是不能包括全體的。美國因為最後的轉變而制勝的，這是不容諱言的。」

我插口道：「法國人。」

「不，已經不了。他在最後的出版物中所承認的早為英國及其他協約國所承認了的。」

「因此美國對戰爭結果有一種利益，而且在這一次戰爭以後的和議中也有利益。這種利

益是理想的，而且比物質的利益爲重要。

『德國是根據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而簽訂立和約的。由這十四點成立了捲入戰爭漩渦的美國在和議希望實現的計劃。和議並不以此爲根本，而且並未以這種計劃爲標準的事實對歐洲和全世界此後的發展有深切的意義，美國在這一種發展方面始終有活躍的興味。』

這些大概已經盡人皆知了的意見之外，新加上一種自制功夫，這些意見就是用這種態度來發表的。巴倫先生始終用柔和的聲調說話。大戰以後，排萬難以恢復企業所不可少的偉大量，現在已經不可再見了。冶鋼廠主人至今猶忠實地保存他原有職業。然而他所享的盛名却是外交家的盛名。

『因爲少有顧及根據美國計劃而成的和議所產生的局面形成我們兩個國家最嚴重的形勢。我不和一部分國民經濟學者同樣的意思是經濟的混亂，目前是恐慌，有的地方的程度又是相差不遠，並非由於賠款和政治債務而來的。』

『混亂的情形總之已經證明是由生產過剩而來的，而且是在戰後破壞了的東西已經補

充完全以後發生的。然而如果能夠去考慮一下許多不必疑問的事實，即可以知這種辯論是錯誤的。當然只是用不到說明戰前歐洲消費和生產的曲線好像簡直沒有戰爭一樣的把它延長起來。曲線老是上升。

『那末必須將戰前到現在真正消費和生產的曲線畫起表來。第二條在第一條相當遠的位置上面，由這兩條曲線可以很正確的估計我們全國人民的需要。今昔的距離究竟如何。由這樣簡單的考慮已經可以知道我們生產過剩相隔幾多，我們現在和填補由戰爭和世界經濟所裂成的可怕的空隙相距多少。說我們已填補了這種裂痕和我們有過大的生產工具和過量生產，這是錯誤的，全國每人用鋼的消費量為戰前之四分之一。裂痕依舊，正待填補。』

他依舊用他的柔和的聲音望下說：『然而為甚麼，為甚麼我們不能填補這裂痕呢？我們的工廠為甚麼當這個正謀滿意解決的時候，却反毫無聲息地放在那兒，為甚麼大門緊閉，又為甚麼煙囪裏不出煙呢？』

我想到克虜伯廠之遊，想到一座一座水壓機——一座三〇〇〇噸，一座四〇〇〇噸，一座

五〇〇〇噸——在一間空大而孤寂的大房子裏面休息着。想到在美國的，舉世莫與倫比的機器的祖父，這些或許可以充蘇聯五年計劃當中令人羨妒的投機工具。它站在這兒烟霧當中，像在示威是一座四十五米突高的和飛機棚相似的建築物，滿屋子裏面，到處物影陰暗，然而闖無人住，所有的影子的實物是來因赫德的裝飾品，全部結成一個『死的機器。』只要一五〇〇噸即可將鋼質壓成牛油一樣的東西。它的鐵鏈子是用以起重，比機車還重，冷靜地掛在昏暗不清光線當中，活像一條一條項鏈。龐大的建築物裏面闖無聲息，毫無動靜。空氣冷得像在教堂裏面一樣。有一個人說我應該脫帽。我們走過一具一三·五米突長和一·七五米突直徑的鋼唧筒，這個唧筒像一根半咬短了的火柴一樣伸在一具爐子的冷壁外面。我們走過壓榨機。它凄然的，被逼地閒散着，活像現在的德國。它的潛力却好比明日的德國。

我必須想到那親眼看到它正在活動的火光，那神祕的火光，這是沖射那溶鐵的熱流經過馬賽爾爐的鐵欄拼出來的火光，同時想到貼在這個旁邊的吹旺了冶爐。克勞伯廠共有十二具冶爐，二具在此，十具在萊茵呼人。

我又必須想到那在一處長寬的建築物中的開着的燧室，有一只屋角裏有三具白熱的爐，白有規則的在那兒交替開口，而且有人把錕送入正在沸騰的沸鋼的槽中去，此外到處暗黑。如果沒有護眼的東西而看了沸鋼一定會致病。我們必須帶藍眼鏡。然而光線還不夠照亮建築物全部，這兒另有五具一〇〇噸的爐子靜悄悄地站在那兒。

巴倫又說道：『我們爲甚麼閒散呢？不外因爲世界工業財政和商業混亂的緣故，至於這些的總原因是因賠款。

『一個適當的例子：我們在德國需要資本。我們這兒已投的金錢至少有七——八%。然而在國界的那一邊，即在瑞士地方，因爲那邊可以存款，所以去付錢給銀行家。天下有這種不近人情的情形嗎？

『爲甚麼可以這樣呢？爲甚麼一面存款到國外銀行中去，而國內的銀行和工業界又必須付高利去借這些款子呢？原因非常簡單，就是要德國負擔的賠款還不敢保證德國究竟肯不肯付，再呢，便是剝奪那些本來在德國可以生產的資本。

德國如果能取消賠款就可以不必外資來解決自身困難，這是事實，然而如果沒有成宗外資，則我們亦不能完全恢復我們的生產機關。健全的人類理解或許要說，我們或許能夠向正以資本過剩爲累的国家借錢，這些錢又可以使我們對需要信用的許多市場——他們只要有信用即可以購買——予以必要的信用的幫助。我在健全的人類理解的立場上來觀察將來。然而，他用另一種表情說：『世界上那兒有健全的人類理解呢？』

我問：『德國在這種情形之下是不是會還它的私人債務呢？』

巴倫先生全身向前說話，他說話時仔細而審慎：『我保證您在我們德國人中間找不到百分之一的幾分之幾，他們不守下列的決定，不守他們的不可更易的決定的：我們的私債分厘不欠。』

『但是如果您們必須繼續付賠款的時候，那末是不是仍舊還債呢？』

『這又牽涉到政治債和私債究竟那一種重要那一個舊問題方面去了。我的感覺只有一個答案：履行私人債務是履行政治的債務的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如不履行私人債務即不能履

行公的債務。

『我以一段我們財團的故事爲例。因爲我們能夠履行我們的私人債務，所以我們能夠償還公債。我們克虜伯廠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馬克方穩定之後，向美國借了七百萬金元的債，以爲刷新廠務，整頓一切，重新增加生產力之用。戰爭以後覺得我們機器的園地的最大部分有刷新之必要，以便使這些機器能夠適應我們新生產特性。』

『我們到處找各種適合於我們生產方式的貨物。說起當時情形：我們甚至於承接製造麵粉桶。沒有一個人能夠在工程師的觀點上來了解這種應用物品的技術的結構的。我們的工程專家以最經濟的方法製造樣式最靈巧的桶，於是我們就盡力於這種製造方面，換言之：我們把我們的生產合理化，把我們的設備近代化，不久即能夠便宜地生產和比以前進步的製造。』

『於是，因爲幸而能夠生產，所以才能用生產品去抵償賠款。然而我們的生產的一部分是得力於現在已經還清了的美國借款的扶助。如果不是因爲能夠履行私人債務，不是因爲債主知道我們會補償私債，那末就不夠負擔公的任務了。優先權的問題亦由此得清明判解了。』

『目前這個時代儘可以稱做我們的最艱難的冬天，當然有大部分生產機關停止下來了。有些批評家這些人近視的程度是夠格的了，他們以為我們工廠之所以停工，應該溯源於合理化這一點。然而如果沒有這種合理化，那末我們也許簡直不能夠繼續維持，也許我們不能競爭，最後，我們也許簡直不能償付賠款。』

『有人能夠說明世界上的貨物有在公認價格以下出賣的事實嗎？這件事情應該這樣說明，一個國家，若是它因為幸而有它許多特殊的優越地位，所以能夠在它自身可以獲利的條件之下，用低廉的成本來製造貨物，這些貨物的價格又可以威逼所有和它競爭的國家，使它們虧本出售它們的生產品。然而各國都虧本出賣他們的商品這一層實在令人難以索解了。這種異乎常理的情形只能以全世界信用呆滯來說明，呆滯的原因則又不能不歸結到德國現狀方面去，因為德國受了賠款之累而信用呆滯，進而影響及於各國，因此大家蒙其害。』

『我又想到您們合衆國鋼鐵公司的斐勒先生 (Mr. Farrel von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的話：「我們為甚麼不能一致把我們的物價減到真正公認價格以代以消費者

的購買力爲標準的價格呢？」然而若是消費者的支付能力一天受信用缺乏的限制，生產者一天不能以相當的信用給他，那末一天做不到把物價跌到真正公認價格的水平線上面來。達到信用流動的關鍵在乎賠款不去擾亂財政狀況。

『賠款問題方面的中心決不是祇在支付和影響國際信用的麻痺力量。而在乎劃付賠款的技術上的可能性。劃付賠款只能以出口貿易爲基礎，這是盡人皆知的。倫敦會議時代沒有一個人能在以出口貨爲劃償賠款的唯一方法之外貢獻任何意見的。當然劃付款子的時期也可以和我們在外國的信用一樣長，或者可以以金準備的時期爲標準。然而出口貿易是不許劃付一再延期的。』

『如果您捨去了一切政治的及心理的計較，把這個問題從純粹技術和經濟觀點方面來觀察，』我問道：『那末您對於簡單的問題的答案怎樣？問題是德國能夠付賠款嗎？』

『答案是，』他答道：『理論的說法：如果人家許我們輸出物品，然而也只有在家真正許我們輸出物品的時候才可以付；但是事實上人家不許我們輸出物品。我們可以製造任何數量

的出口貨物，然而製造和求售不同。我們必須有市場，然而市場對我們封鎖。英國增加了稅率；法國，意大利，瑞士，巴爾幹，到處，只要是有人去的地方，商業是受了限制的，這種限制一天一天的叫人不能疏通了。我早看到我們爲出口貨一定將大受打擊。如果有人想一想這些對商業的限制，同時更想一下信用的呆滯，這是引起嚴重的賠款問題的原因，那末這個人卽可以明白艱難的情況了。』

我們還沒有談到歐洲人大家擔心的重要的和中心的問題上面來。我簡捷地提出了這個問題：『您認爲德法諒解可以成立嗎？』

全國找不到一個能夠把這個問題答復得比較有趣味的人。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法國以六〇〇〇〇〇人在特哥脫將軍 (General Degoutte) 指揮之下佔領魯爾區域。三月三十一日克虜伯廠罷工。正是法國人和工會代表開聯席會議的時後，法國軍隊用機關槍向克虜伯廠工人掃射。死者十三人，傷者三〇人。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法軍禁錮克虜伯巴倫博士。他受軍法審判，判徒刑十五年。他在愛森監裏坐了六個月，待遇和一般囚犯一樣，他必須自己收拾監房，服從

監規。十月因爲特赦而恢復自由，回到愛森公事房來。全國人民當他是他們奮鬥中的象徵。愛森商會中掛有他怎樣雜在法國兵中間走下克虜伯廠梯子的相片。

巴倫先生並不重視這回事。當我問他和他回答的時後，他並不十分注意於此：『我認爲德法諒解不但可能，而且是迫切地希望的，依我看來，先須解決賠款問題，然後可以實現諒解。』

『我認爲德法可以諒解，』這是巴倫先生的親口一句話，而且是理性的表現。感情的表現或許比較的少。這絕對不是德國民族心目中可以認爲全體人民的態度，更不是感受過法國佔領的味道，和預測尚有第二次佔領的事件發生，認爲德法諒解或者可以喁望而不能實現的。（這種情形在最近六個月中更加顯著）那一部分的態度。

巴倫又說道：『要諒解成功必須先解決賠款問題，我怕多年的延付賠款仍舊於事無裨；這種見解是根據胡佛延付賠款時代的經驗而來的。』

『您的總統在這個計劃中表現他的自由主義的無上精神。然而又有我們以後又被迫地去實行付楊格計劃所規定的一切款子的事實，引起了國人縱然暫時停付，然而這種停付的

意義只是更大的負擔的感想。這種感想使大部分德國人發生了一種麻痺的功效。

『對於大部分德國人而言，這樣的狀況所生之效力可以用各人自語來說明：「如果我們由勞動所獲的果實被搶的時候，那末我們又爲何而勞動呢？」』

『以我而言，並無這樣的功效存在。我完全悲觀。因爲只能以忠實來求將來有所成就，所以覺到悲觀。』

我又問道：『您相信德法關稅聯盟有可能嗎？』

『是』答語是這樣：『當然，在我們表面上看來沒有希望的狀態之下是有可能的。我相信一定會實現。只是時間的問題。』

『如果國社黨政府當權的時候，那末您看美國和其他外國資本將受甚麼影響呢？』

他回說：『我不相信國社黨政府會更變德國付還私債的決定的。』

我問：『共產黨呢？』

『如果德國全國人民一律失望到無可自拔了，那末會有共產主義實現。我們的距離究有

多少呢？這是難說的，然而永遠不斷的安定，這是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忍受的。

『美國或許可以決定一種永遠令人滿意的辦法，這不但有益於德國，也是裨益於全世界的。美國始終還是世界的債權人。美國對德國的物質和精神的力量叫我們希望在謀不但有益我們，而對您也是有這樣重要的意義的解決方法的時候，美國多出些力。』

巴倫先生發表的謹慎小心的意見，可以說希望多於實在的理由；我到現在為止所聽到的話，雖然富於期望，但是不免仍舊有悲觀的態度。那是一個人的態度，如果德國崩潰的話，那末他的損失縱而不見得比國內一切別的人多些，但是至少是和他們一樣。

依弗利特的著作，在德國銷行非常之廣，而且暢銷的，正是一本在資本主義集團中的人們非常愛讀的書，資本主義的終結 (Ferdinand Friede 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 所舉的私人產業，克虜伯的產業約計有二萬萬馬克，為德國工業資產的首富。通常都認為最富有的德國人是皇帝，他的財產和克虜伯一家的財產一樣大；克虜伯一家即為克虜伯巴倫，他的夫人和七位小孩子，這是全國首富之家。

如果要判斷德國將來的話，那邱陵小築（Villa Hugel 克虜伯在愛森前面高崗上的別墅）的關係不及尖聳的小木屋重要，這座小木屋即站在克虜伯廠內牆腳下。那是二十五平方公里區域以內一座唯一的房子，外觀活像舊時廠內夜班守門人的住屋。它的低低的屋頂的四周矗立有工廠房屋；簡陋，奇突，不爲人所注意地伏在克虜伯總管理處房屋的陰影裏面。

它是簡陋，奇突，而且是陳舊了；但是不會使人遺忘：這是克虜伯最先的住屋，完全保存着一百二十四年前這一族的創業者底一位砲兵上士蓋此屋時的原形。現在一輩的曾祖父弗利特利希克虜伯的小鐵店生涯却不很好，砲兵上士必須讓出木屋給克虜伯搬進去以便他安身之用。弗利特利希住在這兒的年代爲一八二四——一八二六年，他死的時候並未曾光大他的財產；這坐屋子的外形當時尙不及現在。

阿爾夫來特克虜伯住在這兒直到一八八七年爲止，那時候一家人早已富裕而有名望了。那並不是阿爾夫來特的唯一的奇事：屋門近處有一架天秤，他在這天秤上面測每個客人的體重，而且將重量計入日記簿中。第一次記載起於一八八六年，最後一次爲一八九九年。每個外來

代表在未提報告以前一定要在這天秤上面秤過。巴倫並未繼續這項故事。

當第一位克虜伯造這座小屋的時候，還沒有德國民族，德國幾乎不在話下，這個名稱至多是爲了歐洲有統一的言語的一部分而設的罷了。克虜伯在百年中使德國走上了繁榮的道路。鋼鐵國裏的小木屋是證明一百二十四年以後，連『最艱難的冬天』也不過是一樁故事而已。

『德國境內共產黨暴動』、『魯爾總罷工』、『魯爾區域內的空前的騷亂』、『警察拘禁革命的領袖』。

在愛森車站上買的報紙的提要滿載着這些警句，考察者因而能得入手探訪國內革命空氣的絕好機會。『共產黨暴動』、『總罷工』和『空前的騷亂』的日子到赤色魯爾區域首鎮來這回事，給了美國在德國活動的四十億元究竟可靠呢還是不可靠的問題以特別多的答覆材料。這個問題是共產黨是不是現在或者以後有掌握德國政權的可能呢？

現在向德國侵逼的每種可以想見的危機之所以被視爲危機，是因爲共產黨或者有成功的希望。希脫勒之所以不及共產黨可怕是因爲他的政府是趨向法西斯主義的，而且是歸結到

共產黨手中去的。如果法國因爲有佔領萊茵蘭的可能而爲人所畏懼的時候，那末由外國佔據領土而引起之不快、損失和傷心，總不若因之釀成共產主義之可怕，因爲這些歸結都是最後的歸結。若是怕不可收拾的財政崩潰，卽怕通貨膨脹的話，那末，因爲同樣的原因，怕因此而引起之困苦，亦不及因此使失望的人民走向共產主義之可怕。

最後：最後只有一種事變，這事變的結果，使凡是美國在德國投資的都成爲永遠的，而且是成爲不能再取償的損失，這是結果很好的共產黨革命！

我們急急地跑到魯爾回聲報館去，這是共產黨在這一處無產階級不滿意的中心地點的主要機關。我們經過街道的時候，克虜伯的高高的牆壁黯然地在上而俯視我們。圍在這圈牆裏面的龐大的鋼廠是一座堡壘。它曾經有一次被共產黨所佔據，魯爾區域那時到處預備紅旗飄揚。

我們向革命的符號看去。我們去找「騷亂」的地方。有一處地方有許多人集在那兒。這兒中間有戰時的音樂聲傳出來。我擠向前去。音樂聲低下去了。一個人走到前面來，開始向羣衆演

講。『姊妹們』——那是救世軍的大會。

三天前發生的罷工是過去了，中止了，簡直沒有成爲事實。暴動連夢想也談不到。騷動是幻想。宣布這回事的報紙是一份英國報，所有標題中合於事實的只有『警察拘禁暴動首領』。

德國共產黨的革命行動再好莫過於他們在『最艱難的冬天』中所表現的一切了。重要的記事說明一切。

德國失業工人有五百至六百萬人。

他們的生活水平線每每在蘇聯有職業的工人生活水平線之下。

德國大概有一千六百萬有職業的工人。這些人所得的工資在美國生活水平線的觀點看來是非常之低。

一九三〇年國會選舉時共產黨有四五九〇一七九票，現在大概有六百萬票。共產黨黨員有二五〇〇〇〇人。

六百萬失業人民的微薄的失業津貼爲政府的緊急令所繼續減少了。一千六百萬職業的

工人的微薄工資因爲政府頒佈緊急令，所以表面上減少了一〇%，實際上降低了一五——二〇%。

共產黨宣布總罷工來抵抗減少工資。

現在國內雖然有六百萬共產黨選民和二五〇〇〇黨員，全國工人以一千六百萬人來說，依共產黨的最高估計，參加總罷工者不到二萬人。以二萬比一千六百萬，即等於八百人中有一人。那是總罷工的結果，而且只有三天。

實際上，在國內爲共產黨投票的人並非爲革命而投票，而是爲反對失業而投票，反對低微的津貼，低微的工資，反對希脫勒，反對現存制度的票。（然而試問實際上摧毀現制度，打倒希脫勒，解決失業問題，剷除剝削工人的方法，除革命而外尙有何法呢！）至於約計六百萬共產黨選民全是失業人民這回事真令人不解。工廠和企業中工會證明至少有三分之一共產黨選民還是有職業的工人，即約有二百萬人爲有職業者。如果是對的，那末總罷工的結果每二百名共產黨選民中只有一人參加罷工這些人是投共產黨票的，而且下次選舉時，據各方面的推測仍

舊可以投共產黨的票，在這種情形之下，有幾個人能夠靠得住去參加巷戰的呢？

這種罷工宣言只能等到無產階級不滿意的程度到了炸裂點的時候才可以響出去。罷工不能看作單獨的、絕緣的東西，這是絕對合理的。共產黨人對罷工有很大的希望。他們絕未曾算到可以實行真正的總罷工，他們也決想不到會醞釀成功革命。然而他們期望罷工在這艱難的冬季的最苦的時期中引起資產階級的恐慌，領導工人參加階級鬥爭，阻難資本主義者克服經濟恐慌的努力。

罷工引起資產階級的多少恐慌，然而讀德國報紙的人沒有讀外國報的資產階級恐慌。它確實能夠使工人參加階級鬥爭，然而停止工作的二〇〇〇〇人一定是基本共產黨員，他們不需要別人去壯他們的胆。它決不會阻難對方克服經濟難關的努力——至少是不能夠顯諸表面。罷工結果是完全失敗了。

有兩種理論的理由可以證明德國不能實現共產主義革命。第一是政府的力量未曾動搖。第二是人民的絕對多數定不希望有共產主義的轉變到來。

列甯，他在革命方面的主張很少可以駁斥的，曾經說明過革命必不可少，的兩種條件，即人民絕對多數主張一種轉變，政府無力再發揮其統治力量。德國人民的絕對多數果然主張有所變換，然而他們對於變換的性質並無一致意見，而希望變換的人中間相互的鬥爭却比和反對變換的人的鬥爭更爲劇烈。

如果有兩種理論的理由說明共產黨最近的將來不會成功，那末有八種堂皇的實際理由會說它是對的。第一：蘇聯並未準備引起國外共產黨革命。第二：五百萬乃至六百萬失業工人在德國所得的代價果然無論如何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然而也決不能餓死他們。第三：共產黨員沒有武器，至少沒有對革命有意義的武器。第四：他們沒有錢。第五：沒有革命的熱情。第六：德國革命的領袖，在質的方面無論如何不能和俄國任何部分領袖相比。第七：在國防軍方面的力量果然等於零，然而警察方面却不小。第八：四百萬乃至六百萬非共產黨的政治鬥爭組織，如國旗團，銅盔隊和希特勒挺進隊，一起合成一個整個的，幾乎是專門以反抗共產黨爲目的而結合的集團，單在鎮壓共產黨的力量方面，已經成爲共產黨很少崛起的希望的單純理由。

無論有甚麼變化發生，共產黨的陣容總是變不了的。究竟有甚麼事變發生呢？

這是現存的事實。

爲要避免共產主義革命而任令發生由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一種力量所主持的變化，這也是不必要的。究竟甚麼變化才可能呢？

在蘇聯未曾準備戰爭以前，也不能期望在德國會爆發共產黨革命。丟了其他一切結論，那末共產黨革命一定會引起波蘭增兵的事實的。波蘭增兵或者是紅軍集中的意思。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那末一九一四年八月早已告訴我們了。蘇聯最早須於五年計劃完成之後，即一九三三年，才能準備這種變亂。然而很難說他們會自蹈危機的。

在蘇聯對於這方面未曾準備完善以前，那末德國共產主義者究竟向那一方面去取械和錢，這是不能忽視的，雖然一般的人都說蘇聯在準備有向世界革命的戰線上策動的一天，然而一面也有許多很好的理由，使它不能決定採那一種方式來實行進攻。

德國共產黨堅執地說他們將來一定可以由蘇聯方面獲得軍器。蘇聯共產黨拒絕供給的

理由是共產黨國際正在那兒考慮以私運方法由蘇聯運軍器給外國以促成世界革命。這種說明依中國的經驗說是發生了矛盾，然而當時却還有前期的國民黨問題存在下列的說法，即蘇聯黨人亦並不否認：蘇聯在戰爭的準備未曾妥善以前，不能夠運軍火到外國去接濟共產黨。

愛森警務委員苦兒特·墨爾駭爾博士，他在這全國無產階級爭擾最劇烈的時期中已經在最高警察機關供職了十三年了，這兒於一九二〇年卡潑普起之後，曾由紅軍統治過一個時期，他很高興向我細談德國共產黨員的武裝訓練和革命精神的許多非常重要的問題。卡潑普起以後那次暴動是一年前巴伐利亞蘇聯共和國和同時期中閔行及其附近赤色政權以外，德國共產黨最劇烈的行動。據墨爾駭爾博士的經驗，決不能輕視共產黨員。

他解釋道：共產黨革命在德國的危機，『自一九一九年以來不及以前了。我的觀察告訴我，即共產黨的選民數激增也是無法轉圜這種環境的。』

墨爾駭爾博士舉了幾個例子。下列的各項對於凡是有興趣去估量歐洲及德國共產主義革命的人都有幫助的：

『一九一九年四月，馬克斯喧爾支(Max Hoelz)和他的赤衛軍統治薩克遜的一部分劇烈的衝突；九天即消滅。』

一九一九年四月和五月：巴伐利亞蘇聯共和國；嚴重的軍事衝突；赤色恐怖；大犧牲；兩個月。

一九二〇年三月和四月：紅軍佔據魯爾；劇烈戰爭；大損失；兩星期。

一九二一年三月：漢堡共產黨總罷工；劇烈紛擾；三天。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漢堡和米爾赫姆(Muelheim)共產黨暴動；死二十二人；支持四天。

一九二九年五月：柏林未丁區巷戰；死十九人；支持四天。

一九三一年夏：柏林皮洛夫場共產黨擾亂；死三人；一夜。格爾深基爾興和愛森擾亂有幾次街上的集會；無死者。

一九三二年一月：全國總罷工；一部分電車，破壞了幾具轉轍器；一千六百萬工人中有二〇〇〇〇人參加罷工；無死亡，紛擾兩天。』

德國共產黨革命力的消沉將因統計的報告而盡白無隱，起首非常劇烈，當時他們和軍警

衝突。最高紀錄是巴伐利亞蘇聯共和國。當時紅軍和軍警爭持了兩個月。十三年之後的結局是許多巷戰，巷戰發生之時，並未用過軍隊，警察可以單獨制勝。

墨爾駭爾博士說：『德國共產黨選民人數儘管增加，然而革命危機已經遠不若戰後之甚了。我的意見以為有兩個主要理由：第一點是共產黨事實上沒有有力的軍器。戰後民間武器很多。許多大概由士兵帶回家去的。戰爭結束至今已十四年了。如果有軍器的人，即保存着也是無用的了，因為好好保存軍器必非常小心，然而把軍器埋在土中，或者其他隨便甚麼地方而欲保存完好，實在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保存軍器的事情太仔細了，所以不敢相信秘密隱藏的槍枝仍舊能夠取出應用的。』

『然而這些槍枝的最多數早已被沒收了。自一九二〇年以來，所有共產黨暴動的企圖的結果說明他們雖然尚有相當數目的手槍及小軍器，然而決不會有大量的軍器了。一九二〇年情形完全不同。那時候他們有很好的槍枝和彈藥。』

『第二一九二〇年的共產黨人大部分是相當年輕的人，他們參加過戰爭，不但有武器，而

且也有戰爭經驗。當一九二〇年紅軍衝進委員會辦公處時我自己也在場，只能說他們在這次事變中是有已經受了軍事訓練的人所有的那種勇氣的；他們分批前進，紮住陣地，靜候最重要的一瞬。現在是不可能了：現在熱心於戰鬥的年輕共產黨人是太年輕，所以不能戰爭。服過戰役的人現在却已經老了許多了，大概沒有以前那樣好事了。毛奇大將有一次說：「決定戰事勝負的是常備軍而不是後備軍！」一九二〇年的共產黨常備軍即現在的後備軍。

「如果共產黨員可由外國取得軍器。然而我的服務時期中，從未有過獲得證明他們私運軍器的材料的機會，荷蘭邊境雖近，然而也沒有這樣的事所聞。我自然不能對於北部邊境情形說甚麼，也不能說蘇聯不能為共產黨人運軍器，然而很不可靠。

「我以為共產主義革命高潮逐漸下落的解釋，當為德國人十年來已經見慣了他們的試驗，而且常見他們失敗，一回不如一回。也許一部分的原因為魯爾的工人一般的沒有漢堡和柏林工人革命，漢堡和柏林的大城市影響，很便於扶植共產黨的生存和發展的。

「此外應該明白的為一九一九年魯爾革命是一九一九年巴伐利亞蘇聯共和國以後最有

力量的一次反卡潑革命。消息傳來說卡潑自己專權，把所有工人取得的一切都奪了過來。因此又有一次革命。然而主要的是反卡潑。卡潑一倒，共產黨暴動最有力的理由就即刻不能存在了。

『我必須特別說明，凡是我所說明都是和共產主義革命命運有關係的。共產黨選民增加而革命力量減少，這實在是一件有趣的事實。我個人的解釋，以爲這是德國令人失望的經濟狀況的力量。（於此可見德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條件決不是像這位委員所說的只是在推倒卡潑。要知道決定共產主義革命成功的主要條件是資本主義本身的崩潰和資本主義政治自身力量衰落，一方面當然革命集團本身的主觀條件如領導得宜，組織健全，武裝充足等也是成敗的關鍵；德國革命失敗的原因，當然由於德國統治階級的力量太大了，反言之，集團的力量尙不足以打倒敵人的統治基礎，到了現在，則希脫勒的騙人政治加上了國際帝國主義的扶掖，自然更不容易作爲，再加以革命的大本營——蘇聯爲了保持它本身力量及世界革命的生命源泉起見，也不願意居於啓釁的地位來觸炸歐洲的火藥庫。然而選民人數之增加，當然表現資本主義經濟在崩潰，革命的胚胎在日夜滋長，革命條件因卡潑之倒而歸消滅的話，於此不攻自破。）投

共產黨票的多數選民決不是表示他們願意爲共產黨政綱而奮鬥。他們單純的反抗經濟恐慌。共產黨選民人數和黨的革命力量毫無關係。

『我的觀察又告訴我莫斯科對於德國共產黨的財政援助也少多了。這也是減少革命力量的一個原因。維持罷工必須金錢。缺少金錢和普遍的失業問題，兩者合起來使他們知道共產黨領導的總罷工之無裨實用，正如最後一次總罷工企圖所表現一樣。』

此外，不一定能夠實現共產主義革命的實際理由有下列諸問題：領導；失業人民失望的程度；共產黨在軍隊方面的力量；反赤色暴動的戰爭力量。革命領袖的問題，在馬克斯主義者的解釋是革命自身可以產生革命的領袖。常常聽到有人說如果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兩位領袖沒有被人暗殺的話，那末德國早已是一個蘇聯共和國了。

至於軍隊方面的一切是革命成功最重要的一點，如果革命的政黨能夠得到軍隊的同情，或者自己有能力去打它，那末革命就可以成功。國防軍傾向右派的趨勢遠過於傾向左派。警察方面大多數是民主主義者。沒有武裝和不能得軍隊的同情這兩個條件逼得德國共產黨只得

取延長的政策。

他們說明他們在等待資本主義恐慌更形深刻化。一部分共產黨人說他們在等一九三二年經濟恐慌極度的時候。德國共產黨並不承認蘇聯一樣的期待的態度是他們計劃中的主要因子。局外人所有的印像爲德國共產黨自從得了莫斯科五年計劃實現以來所遭的種種打擊所給的清明暗示以後，即把這種加以理智的分析，認定資本主義恐慌還未曾到德國革命成功的階段。這許多原因歸結成功一點，即德國共產黨和急進的社會主義政黨，暫時不能有很清明的分野；但是和領導俄國革命的勇邁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却有絕大的差別。

在最近的將來可以想見的，能夠爲他們造成共產主義革命環境的事實有兩端：繼續減少失業津貼，直至不能供失業者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爲止，由國社黨政府來充過渡的統治者，他們也許不久即不能行使其政權，因此使全國人民的情緒發生變動，這次的變化是傾向到共產主義方面去的。不斷地迅速減少失業津貼會引起迫在眉睫的騷亂，工人羣衆由社會民主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路上去。然而到那時——很少空着肚子去幹革命的，研究過全國失業羣衆中

最苦的一部分人的情形以後，那末就可以獲得一個印像，即愈苦，革命的情緒愈熱烈。

在一個不能行使政權的國社黨政府下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希脫勒運動成功的一大部，當歸功於它自承充任反對一種危機——共產主義——的工具，這是夢囈，危機之所以更迅速地成爲危機，即因爲國社黨人執政之故。

由「最艱難的冬天」所發生的許多事實看來，德國共產黨反民主政治的革命所必不可少的政治可能性還遠得很，在希脫勒政權之下，成效雖然未可逆觀；但是最重要的關鍵却須看國社黨如何處置。德國共產黨未見得能夠在國社黨政府下面盼望得到利於革命的機會，這一層也是有深刻的意義的。任人從那一方面觀察，德國有成效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可以預期的危機，目前和最近的將來一樣的不多，因此，革命有展緩的模樣。

自一九一九年來，前後八次形勢嚴重的程度不等的共產主義革命中有六次是爆發在春天，而失敗於三月與五月之間，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是戰後第二年中推倒反動政府那一次，這些無論如何，是值得注意的。

第十一章 呂塞爾司海姆 (Russelsheim)

『爲甚麼要爲歐洲而弄得自己頭痛呢？應該各人管着自己的事。』這是許多美國人對這個時代的自然反應，德法間頑固的成見，這時候已經震撼了那不穩固的大陸，進而在造成未來的最嚴重的困難。

當一九二三年法國人爲了要強制付賠款而進佔魯爾的時候，我們可以用中立的態度來旁觀這回事變。現在值得我們去索解的，是我們那兒現在有許多人在問，爲甚麼我們今天對於兩個遠地的國家的爭執要比昨天注意得多呢？

現在所以比以前更加密切注意的理由，因爲一九二三年以來發生的特別重要的事變，叫我們對於以前在沉靜和隱祕當中演進的許多歐洲往事，不能再以等閒的態度來看了。戰後流入歐洲的將近六十億美金資本，它流入歐洲的經過，沉靜得和大河的水流一樣。

『爲甚麼要爲歐洲問題而裂自己的頭腦呢？如果在德國最大的汽車廠中四顧的時候，

那末答案就會自然地浮現到人的面前來的。這一家美國所有的工廠，它有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國股東。這兒的投資有三千萬美金，爲美國對德投資總額之百分之二。

奧帕爾汽車公司在產葡萄很多的萊茵蘭地方，爲通用汽車製造廠（General Motors）的分廠，是龐大的美國在德國的投資下面的一個小世界。由這個公司的長短期借款，土地，廠的財產，在國內財團裏面的資本力量及與德國的商業關係言，美國在德國的資本，只是它一家要佔去三十億金元。這個數目等於紐約市全部私產稅額的十倍。等於紐約市二年的支出總額。等於我們全世界投資總額的六分之一，除了加拿大以外，爲一切投資數字中最大的數字。而且十倍於德國國家銀行所存的準備發行鈔票的金貨和外國貨幣總額。

美國流入德國的資本，它的數目和流入的速度，都是空前的。事實上這宗約佔美國國富百分之二的資本是一九二四年下半年至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之間流入德國的。這一筆鉅大的資本在這樣分外短促的五年中到了外國；這些資本在非常沉靜的狀態之下，悠悠地流入德國，除了把這一筆鉅大的投資寫入財政史的時候，筆尖在紙上簌簌作聲以外，甚麼聲響也聽不見。

美國信用流入德國之後，正如大西洋沿岸各國的氣候因為受海灣流水變向的影響而發生更變一樣，把世界上和我們的關係密切的地方（即德國）的財政和政治的氣候變換了。海灣水流之變向的力量不是即刻使人覺得的，所以叫我們覺到我們對於歐洲的事變，不能再像一九二三年那樣淡漠置之的事，也是隔了很久才有的。

德國最近對我們的關係決不是祇在三十億美金上面，這是我們直接投資和商業利益的許多部門的資金。如果德國崩潰的結果影響到其他至少也沒有億萬美國資本的國家的時候，那末總數便可以增到四十億美金。如果協約國欠美債務之五·五%為五十六萬萬美金，美國的債戶國如果於德國不付賠款的時候，大家不把這項款子付給美國，那末這筆款子的數目成為一宗天文學的數字了，即一百億美金。

這兒的問題決不是討論一筆勾銷協約國債務或賠款以後有利或損失，愉快或不愉快的問題。這兒最重要的是必須先明白美國在德國的財政力量究有多少，希望把德國問題形成一個單獨的問題而不列入歐洲問題以內，這是何等無聊的事。惋惜，叱罵和憤懣大陸上永不稍間

的爭執（仇視心理的一部分爲我們始終不了解的）對於美國人在此有鉅大利益的已成事實是毫無影響的。

我們所能爲和欲爲者實在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必須先待我們對於這些利益的數量和特性明白以後方能解答的。因爲要解答一個習見的問題『爲甚麼大家要爲了歐洲問題而頭痛？』應該費一回時間去索解爲甚麼不能解答這個問題的詳細原因。

在德國找我們的信用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夠只顧找信用，不能驚奇它的數量，或者抱怨它的數量。然而美國去參加德國企業和美國在德國的工廠所有權——這兩種投資總數已經足夠我們監視各方面的條件了。

奧帕爾汽車廠是一只長的鈍三角形，在萊茵蘭燃料源泉附近曼茵盆地上，因爲這兒是燃料源泉，所以德國工業集中在這兒。汽車廠的最大的煙囪名奧帕爾，樹在三〇〇平方公里的地面的中心點，這一塊土的一部分完全是工廠；工廠面積爲二六〇平方公里。這些建築物中每天可出五百輛汽車，六百輛機器腳踏車——一年中出品可以抵德國汽車需要最高額之三倍，機

器腳踏車則足供全世界作宣傳年 (Propagandajahr) 之用。這一個廠決不止是全世界最大的機器腳踏車廠，而也是德國最大汽車廠，一廠的製造力大於全國各廠的總製造力。

當通用汽車製造廠和福特爭世界市場領導權的時候，德國是全世界最富有而需要最迫切的市場，因而決定第一步就是伸入德國稅壁封鎖了的區域中去。

在工業最發達和依人口計次於蘇聯的歐洲最大國家，每九九九居民中只有一輛汽車；汽車消費占世界第十七位。然而因為德國稅則的緣故，把一輛在美國國內五〇〇美金可以買的汽車的價格加到七五〇美金。通用汽車製造廠因為要踏進德國稅壁の後面去，同時因為欲以德國貨來供給德國人，因為要節省運費，精密地減低工資起見，於一九二八年收買了奧帕爾汽車廠，付了三千萬美金的買價以為參加八〇%的業務的代價。

奧帕爾廠的管理權屬於通用銀團，該銀團的股本額為六二二五三六〇〇美金，依最近的估計，這項股本握於三一五〇〇〇美國人手中。這些股東的股權如果是一樣的話，那末每人在奧帕爾廠的利益為一百美金。

我們走過廠中幾個部分，那是德國最忙的廠，六〇〇〇名德國工人在跟着無起迄的引動鏈子，和在永遠同樣的節奏當中工作。世界上總還有需要汽車的市場空着。它的出口部也正有事做；它的出口系數實係判斷美國在德國投資利益的絕好材料。

一九三一年奧帕爾出口車輛由一三五四加到七〇九二。數目並不大。然而表明凡是德國出口車輛中奧帕爾佔六五%，而且這是各處消費力正在減退，和限制商業的稅壁正在蓓蓓地增加的時候的出口狀況。數字是它一種競爭力的純粹的證明，也就是證明一個工人在一個勢力遍全世界的領導非常適當的財團的一部分中所供給的經濟利益。

奧帕爾的另幾種數字說明據財務部主任帕爾墨爾 (E. Palmer) 發表的意見：如果沒有政治的方法及世界信用恐慌來減少它的銷路，則通用汽車廠的德國部分決無可以使人憂慮的條件。一九二九年德國銷售的一三八二八二輛汽車中奧帕爾有三二八三二輛，即為二二·七%；一九三〇年九六三〇九輛中有二四五六三輛，二五·五%；一九三一年六八六八二輛中有一九三八九輛，二八·二%。這兒的結論為奧帕爾在最近幾年困難年頭中在德國的銷路

是年年增加的。

當然，當世界各國和最多數出口商行的出口貿易正在減退的今日，奧帕爾却增加其出口。我們站在奧帕爾的出口部，看汽車打包，運到各處去，運到安特衛普（Antwerpen）的 G.M.C. Montage 廠去，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不宣諾斯艾利斯、聖保羅以及到遠東許多國家去。

一九二九年德國出口汽車總數七七八四輛中，奧帕爾有二四〇八輛，佔三〇·九%；一九三〇年五六六五輛中有一三五四輛，二三%；一九三一年一〇八〇〇輛中有七〇九二·六五·七%。一九二九和一九三〇年的出口數字低落的原因，是在預備出新式的、輕、小、便宜的車輛，這種式樣據奧帕爾估計，它的價格比現在和它競爭的汽車要低廉二五%。

這種物價水平線在出口貿易方面所發生的巨大效力，證實了一般主張製造只跌價為世界經濟復興主要因子的經濟學家的論證。此外，實現減低物價的另一理由，是奧帕爾自通用廠接收以來即實行合理化，和引用美國方法，依它的管理機關的假定，用七〇〇〇人的工作可以抵以前一三〇〇〇人的工作。

如何證明美國在德國的投資淨數，這是一個沒有法子可以得到滿意答覆的問題。不能滿意的原因是有大量的呆滯的資本在這個投資總額中間。如果有意將美國在歐洲這一部分（即德國）的受客觀條件支配的利益弄得清清楚楚，並且不願意蒙張大其詞的責難，那末應該根據確實的材料。如能夠認定這些數字的每個數字，始終是證明每個美國國民在德國的直接利益總數當中所有的利益，平均最多為二十五圓美金，這樣或許可以將問題弄得簡單些，即不必去念位數很多的數字。

因外國信用時常在德國呆滯，促成世界經濟恐慌分外尖銳化，這或者就可作為這些投資間接使所有美國人及外國人（不限於有個人資本利益在德國的人）的經濟狀況陷入悲慘境地的明證。

奧帕爾汽車廠純粹是美國在德國一定部門的投資的絕好實例，但決不就是美國在德國最大的直接投資。一九二四年以來美國在德國吸收了八十四家工業企業；這些企業向各方面的發展就是證明美國在德國各方面利益的複雜性。這些企業在製造農具，汽車零件，化學藥品，

電工業品、機器、滋養品、鍍鋼的鐵和鐵器、鑛產、靴鞋、皮件、細工業品和紡織品。美國投在普通電氣公司（AEG）的資本爲三千萬金元，其他電氣事業方面約一千七百萬元。若把美國在德國投資的各德國行號和有直接所有權的企業一起計算起來，那末依柏林美國銀行家的估計，大約有三萬萬金元。

第二種屬於這兒的投資範圍爲美資在土地權及股份公司方面的活動。外國資本在德國土地方面，依國家銀行估計爲三萬六千萬其中約有二萬萬美金在美國人手裏。

估計美資在德國股票中的確數實在特別困難，原因爲：德國交易所早已關了門，不能清算外資，外國期票因爲受法律的拘束，非常難於調整的，固定合式的市價是完全不可能的。依收買時的市價而言，柏林美國銀行家曾經估計過美國在德國的股本大約有三萬萬美金。

由此，可以知道美國在德國工廠方面、土地方面暨股份方面的總數大約集有八十萬萬美金。另外尚有兩種在德國最重要的投資區域，即長期信用及短期信用。

美國在德國的長期信用，依美國商務部一九三一年的計算爲十四萬二千萬美金。若把賴

登 (Rayton) 報告所載德國欠美國長期債務的數字和國家銀行以後認為美國借款的總額互相連接起來，那末相當正確地和以上數字相合。最實際的估計或許可以由此獲得。上述總數等於當時在市場上自然的跌了足足五〇%的票面額，然而德國對於它自己發行的保證，從來未曾延失，只要它付息和按期分還債款，那末票面額即可作實價看。

這些保證中的最大部分都有政府在後面擔保，或者由公開的委員會在後邊監督着。

由城市及其他有益社會的企業所發出的公債，依美國商務部的估計約有二萬三千五百萬美金，由政府擔保的銀行債券總額約為一萬六千七百萬金元。美國約有二萬九千萬金元資本，以長期信用的方式放在德國公共的社會企業中；三萬三千萬以上美金在工廠中，二萬一千萬在銀行中。約有一百三十種德國保證債券代表美國全部利益。

我們的短期信用則因為要除去一部分各種過期的契約，一部分雖然過期而仍舊未曾作廢的契約，所以估計非常困難。此外，德國短期債務的總額變化很大。如果以賴頓報告為基礎，再和國家銀行後來發表的更正計算書對照，那末一九三一年末的短期信用總額為二十一萬四

千萬美金。

這些數字中間，美國約佔三分之一以上，即八萬萬美金，其中有三萬二千萬準備信用，四萬八千萬其他短期借款。這些一九三一年末以前計算以後，再由國家銀行依賴登報告更正的數字，比較起來可算是最正確的了。

由累贅的計算方法所得的，知道美國投資和它在德國的工廠所有權，約值三萬萬金元是土地方面的投資，二萬萬金元三萬萬金元是買進的德國股票，十四萬二千萬金元為在德國的長期信用，八萬萬金元短期信用，美國在德國的投資總數為三十萬二千萬金元。此數約為德國所吸收的外國資本三四〇%，依國家銀行估計，全部外資共為七十億美金；美國是最有力的債權人。

因為這是美國在德國直接利益的一種審慎的計算，由此可以見到美國對外貿易在德國市場上面所佔之地位。最近幾年來相當穩定的局面，這是德國近十年來引為安慰的事，它在這種局面下面，成了美國第三處最大的市場，每年要吸收將近五億金元的商品。有一千二百家經

售美國貨到德國去的美國商號，他們向柏林美國商務代表機關請求登記。

這三十萬二千萬元中間，在現在情狀之下至少理論上已經可以結算的，大約只有那八萬萬美金的短期信用。信用恐慌存在一天，德國在外國期票的劃付所受阻礙的情形一天不去，則德國國內對美國有關係的資本當中，只有八萬萬短期債款之一部分可以收回，減額歸還的交換條件是美國承認暫時停止還債的合同（Stillhalte-Abkommen, 1930）。要行使美國所有權，出賣美國所有的德國土地和股票，如果以現在上下很多而非非常低廉的價格脫售，以後的馬克始終不能換成美金而匯到外國去，那末這種損失是一種慘痛的損失。存在外國的德國債券當然可以出賣，然而所有權由甲的美國人手中轉到乙的去，以美國在德國的利益而言，依然毫無變化。換言之，最近美國在德國的投資不能越出德國國境以外。這是很不快人意的一件事，然而這樣，總可以叫人不能實現不問歐洲事情的希望。

德國現在吸收美國資本不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間那樣踴躍，這是甚麼原因呢？第一次美國資本向德國活動是在一九二四年十月，那時正是向美國借道威斯計劃借款一萬一

千萬美金的時候。因為要轉變外國對德的觀點，使它們信用德國有復興的能力。信仰德國人的經濟能力，所以道威斯債券也和以後發行的德國債券一樣的得了銷路。

目前，這樣的可能性比一九二四年還要大。德國工業自那時起更堅強地建設起來了，合理化了，而且擴充了。一九二九年德國浮沉於世界經濟的奔流中。現在德國也無疑地和各國一樣，在恐慌中間愁苦。日後德國在經濟方面設備比現在好，又可以來和世界各國競爭；德國的設備，一定可以超過各國的設備的。然而自一九二九年以後，德國的變化比其他各國的變化特多，這又是甚麼原因呢？

第一種變化是很簡單的變化，這是決定每種人類本質的。那時候我曾經旅行東普魯士，住在馬林堡 (Marienburg)。我們在這一處的市長家中作客，早上六點鐘，他正在和方從車站上下的外國客人早膳的時候，接到電話。話畢回來，面色蒼白，戰慄地說：『斯脫來斯曼今早五點二十五分忽然死了。』

這一種消息這樣很快地傳遍了德國。然而懂得這消息的意義的人却是不多。現在却是大

家都知道這種事變的影響了。斯脫來斯曼死於一九二九年十月。洛加諾精神，這是德法諒解的第一種，和最後一種證明，他爲此緊張焦慮了九個月。一九三〇年六月法國撤兵於萊茵蘭——這是他的調停政策和履行條約政策的目的和代價。一九三〇年七月，萊茵蘭全體人民去撲滅叛黨，報法國佔領期間的賣國行爲的仇恨。這又引起了仇法高潮。一九三〇年九月國社黨因爲誓報法國侵害國家獨立之仇，五七七個國會議員中，他們得了一〇七席。法國覺得不安了。一九三〇年十月有十萬名鋼盔隊在庫白倫茲(Kobenz)起事。法國愈見不安。一九三一年春，事變之來，更像戲劇一樣，五光十色，層出不窮。德奧宣言關稅同盟。法國猝不及防地，視關稅同盟爲德奧聯盟的先聲，因此緊張戒備。奧國是兩部分中比較軟弱的部分，當然是被侵襲的部分。奧國信用機關倒閉。因爲外國債務的逼索而引起擠兌風潮，外國信用的顧客自國社黨選舉勝利以來早已銷聲匿跡了，進而演成金融風潮。德國第一流大銀行德來司頓市和國家銀行(Dresdener Bank) (Nationalbank) 關上鐵門。全歐洲信用呆滯。胡佛宣佈停付借款一年。法國遲遲不表同意，結果，勉強地而且是在分期償付戰債的條件之下同意了胡佛的辦法。信用呆滯的程

度更甚了。威勤 (Higgir) 委員會在巴塞爾 (Basel) 召集成立一個暫時停付短期債款的契約。情形非常嚴重。英國開始動搖，奮鬥，滑倒了，停止金本位。十多個國家跟着英國來實行停止金本位。德國請求楊格計劃分期執行。專家委員在巴塞爾集會，承認有分期必要，說明情形更見嚴重了。這一分報告是近代負責團體發佈的報告中最樂觀的一種。『我們對於現在正在深刻化，而且容易把各國經濟關係陷於更不可收拾的境地的混亂狀態，却舉不出一個先例來……：德國問題是目前世界經濟逐漸凋蔽的中心問題——如果不謀解決之法，將成爲以後危機的先兆了……』一個美國人史蒂瓦兒脫博士 (Dr. Walter H. Prewers) 他是紐約聯合準備銀行管理處派的代表，他和法英意德比日各國代表一同在這份報告上面簽字。

一九二三年我們在遠處見到了德法糾紛的內幕。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九年享和平之樂，我們以金錢去促其成立。一九三二年我們又看到和平就是停戰。我們在斯脫來斯曼的盛名之下投資。在希脫勒盛名之下也許要收回。

不去問歐洲的事情，原是一個沉酣的好夢，然而十億至三十億金元，却是一種豪華的享

樂。

德國往那裏去

二二四

第十二章 美因河畔的弗郎克府 (Frankfurt/M.)

不問國社主義者是不是會掌握政權，或是希脫勒依然是處於反對派的地位，或者他來組織政府，——德國總之是希脫勒的時代。成百萬國社黨選民對於政府所施之壓力，使每個德國政府，它的主張無論和希脫勒的有政綱的急進主義相去那樣遠；但是它竟沒法子可以阻遏好勇鬥狠的國社主義的潮流；斯脫來斯曼死後的各種事實便是這方面的實例。

俾斯麥是德國興盛以後一個時代的主要象徵。德國的發展到威廉二世成爲世界第一等強國了。魯登道夫是德國戰爭時代的代表。國務總理庫諾 (Cuno) 正值戰後第一時期復興到最高度的時候執全國的政權。斯脫來斯曼使德國入於調停政策的時代。希脫勒最好描畫出正在覺醒的，很好勇鬥的，國社主義的時代精神來。

銀行中心地點，德國全國第二處最重要交易所所在地，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始祖的出生地

(他一家的世澤綿延到二百年之久) 即令人肅然起敬的美因河畔的弗郎克府。如果要在德國近代史方面知道德國的國力和主要形式的聯繫，那末在這兒可以學到許多政治經濟方面有趣味的材料。

邁爾·安姆駭爾·洛脫希爾脫 (Meyer Anrschel Rothchild) 的房子至今還在弗郎克府。國際銀行家時代的創造者，在這兒謙虛地着手其創業。邁爾住在一七一一年造的交易所街二十六號，那座尖頂房子裏，這條街以前叫做猶太街。在城市的另外一區，即家屬以前住的那座屋子釘有紅色招牌爲標記，家屬的稱號即由此而來的。邁爾的坐椅至今還在二樓前面套房中講台上；他坐在那兒，看那在門邊叩門的來客。屋子的地下室中還有一處到地道中去的黑暗的進口處遺跡，地道是到隔壁屋子去的過道，那座房子是紐約銀行家希夫 (Schiff) 的祖先住過的；地道是人民聚衆打猶太人的時候用以作救命的出路的。邁爾可以在鏡子中看他的客人究竟那一類人。地道在有人來襲擊的時候即刻可以關門，因此是一條安全之路。邁爾每天的收入都藏在後房中一只堅固的鐵箱中的——他的現款藏在梯子下面的石窟中。

我們站在地道中，沿地道看去時，想到那時『資本』經過這條黑地道而潛遁，不知有多少回了。一個引導者，他是弗郎克府人，提醒我們，地道依舊可以利用，利用的時候是國社黨——十足的反塞姆族人，假定的反資本主義者——執政的時候。——有趣味的一點是無論如何，『資本』總可以逃走，而且可以回來。近代德國資本逃避是甚麼時候，現在富到如何，貧到如何？

德國正是令人嘆服，它雖有賠款的重擔，雖有戰後許多難關在磨折，然而現在的情形比之一九一八年，非但不窮，而且積蓄事業自戰事結束以來，雖然時斷時續，但平均幾乎每年都有積蓄，而且有幾年的人民積蓄尚能和戰前的數字相等。當然，現在的數字，若拿德國不經過戰爭或者德國戰勝來說，那末比較要小得多。然由純粹德國的材料看來，德國在必須不斷地付賠款的時代，猶能從事積蓄，積蓄的數目雖然不一，但是非常可觀。

戰前，在俾斯麥和威廉第二時代，國民積蓄的數目大，固定，而且總是增加；已死的國務總理卡兒·赫爾番利希博士(Dr. Karl Helfferich)估計一九一三年數字為八十五億馬克。戰時，魯登道夫時代沒有積蓄，反而耗用儲蓄金。

然而一到和約告成以後，依柏林商科大學教授希爾希教授 (Prof. J. Hirsch) 的說法又從事積蓄，而且通貨膨脹時代也繼續着，直至法國兵佔領魯爾區域時，方才停止積蓄。通貨膨脹時代的可靠數字是不可得，原因是因為馬克不時變換價格，無從計算。依希爾希教授的計算則在通貨膨脹時代因真正工資 (Reallohn) 非常之低，消費也減少，同時生產却相當高漲。如果承認了希爾希的話，那末德國在戰後只有在被迫地反抗佔領魯爾時代，在鬥爭時代，在德法惡感高漲時代，才停止儲蓄。在找不到時代定名的時候，或許可以稱這個時代為庫諾時代，因為那時正是庫諾在任國務總理。

對於通貨膨脹以後的人民儲蓄有兩種估計：是國家信托銀行的估計和弗郎克府報商業新聞記者魏兒台兒博士 (Dr. E. Heiler) 的估計。前者的說法：一九二五年六十四億馬克；一九二六年六十三億馬克；一九二七年七十六億馬克。

國家信托銀行計算的方法是：以估計的生產盈餘為基礎，再減少外來資本（充發行貨幣準備金者不計）即得人民儲蓄金額。例如一九二七年即以此法計算，這一年的生產盈餘約計

一百二十億馬克，純粹資本蓄積爲七十億（即人民儲蓄數）。一九二八年以及以後的數字却沒公布；沒有公布的理由並非因爲不足述。

賠款代理人吉白爾脫（Porker gilbert）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年報中第一次提及國家信托銀行所述德國人民儲蓄的數字。這家銀行是政府的間接所有物。數字說明德國雖然在賠款壓迫之下，每年尚能有一筆純粹的資本積儲起來，它的數字約五倍於楊格計劃之賠款。那便是不必替德國爭辯不能負擔賠款的好例子。國家信托銀行隱諱這方面的數字，吉白爾脫在他五年服務之中，做報告時，只有一次才帶諷刺地說：「如果先能夠得到常年資本積蓄的估計，那末這種估計早該有裨於明白德國現在的經濟狀況之用了，而且進一步言，這種估計和現在公布的收入估計一樣重要。在這種聯繫方面應該想到國家信托銀行所公布的資本積蓄方面的估計（由生產中減去消費而得之資本積蓄估計）不能再繼續了。最後幾年的估計，公布於一九二七年；載在一九二八年總代理處的年報及季報中。」

從那時候起即沒有公開的地方敢討論到人民儲蓄的問題。幸而在德國有經濟和財政權

威，他的地位尙不致于比官場落後，更進一步的說，也不像官場一樣，因為政治的理由而必須緘默。弗郎克府報商業版以爲欲保存這份報紙的商業版在德國的特殊地位，便不該隱諱這方面的材料，繼續發表它對於人民儲蓄的估計。

該報所發表的數字爲一九二五年六十五億馬克；一九二六年七十五億馬克；一九二七年九十億；一九二八年同上；一九二九年七十五億；一九三〇年或許不到六十億馬克。一九三一年則依魏兒台兒博士的推測，上半年急激減少；年中，銀行風潮之後完全停頓，下半年非但不存，而且提存，即德國人民非但不儲，而且消耗儲蓄金。

如果對於這些和國家信托銀行所宣布之數字相似的數字加以正確的判斷，則必須認明它說明純粹的人民儲蓄的，是除去外債，賠款及其他應付外國的一切款項的。當然，德國一九三一年解決了重大問題，即付還了外國債權人四十九億馬克或十一億六千萬美金，此外又付了大約有三億美金的外國私債本息及上半年大約償了二億美金的賠款，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當然不能再有任何積蓄了。

在一個時期的這種特殊的數字和同時期中的許多事變中，是不是有因果關係存乎其間，姑可不問，然而德國在希脫勒時代又將消失其人民儲蓄的能力。巴塞爾專家報告所說的也許是對的，報告中說賠款是世界經濟恐慌深刻化的誘因；其結果是形成德國銀行風潮，一方面，德國銀行風潮又造成德國不能儲蓄的原因。因果相乘，然而魯登道夫時代停止儲蓄，庫諾時代停止儲蓄，希脫勒時代又停止儲蓄。

把儲蓄的款子積起來和用儲蓄的款子來抵償外債，支付賠款，賠款付去以後，毫無報償可得的，這兩者之間當然有很大的區別。這一方面的經濟現象，即由儲款變為賠款的資產移轉的經濟現象，真是困難極了。德國人說這樣的變化原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就移轉的心理上的困難而言，却比經濟的困難更甚。

卽庸夫俗子也能由德國人民儲蓄史中學到一點：德國只要一過商業和信用凋敝的難關——度過的方法也許將心理的因子糾正過來，或改善使德國無力付賠款的經濟因子，或者取消賠款，或者其他方法——（過去事實告訴我們）德國的節省能力，資本形成及其世界強國的

地位，仍舊可以恢復過來的。一位德國經濟的權威，他是銀行雜誌總編輯安爾夫來特·冷司堡（Alfred Lansburgh）於一九二九年寫道：『大家都說德國資本集積依然迅速進行，資本供給的力量即刻就可以達到供給全部企業需要的一步。』

至於目前這個不節省的，消耗資本的時期究竟要延長到甚麼時候，那是關係多方面的問題。目前德國的情況非常壞，這是明白的事實。社會研究所說：自來恐慌的時候，國民收入的低落，決沒有像此次那樣迅速和深刻，收入減少也從不像這一次普遍，這一次官吏、收租者、農業以及其他許多尋常工業恐慌所影響不到的地方，都受了影響。

社會研究所報告一九二九年國民收入為七百六十億馬克。一九三〇年仍在六百八十至七百億之間。一九三一年為五百——六百億——減少了八十億至一百八十億馬克，為前一年的二五%。

巴塞爾對德國經濟現狀的報告，把這種收入減少現象列在裏面；我們不能責難專家，他們也許把現在情狀的深刻的性質估量得太低了。委員會說明德國依據了德國委員所列之數字，

認為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九年間投資有三百二十八萬四千五百萬馬克，其中二百二十四萬二千八百萬馬克為官廳用之於公共事業者，即建道路、運河、造房屋。德國新造了商船，把工業近代化和合理化了，城市中實現了大規模的公共娛樂計劃。

這些投資的一部分來自積儲資本，這項積儲資本，依銀行家委員會的估計總數為二百三十億馬克，然而以後國家銀行的報告為二百八十億馬克。我們在這七十億美金中主要的所佔的大部分資本，即三十億美金大半用在這兒，即用在工業投資，改良公共事業，公共設備及修造房屋方面。美資的一小部分用於調節商業，信用準備。

然而這個時期的德國人民自己的儲蓄款項却用在純粹投資方面的。一位謹慎的人，瓦格曼博士 (Dr. Ernst Negemann)，國家統計局局長，他於一九二九年估計，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的人民儲蓄用於純粹投資者為二百億。此數以及弗郎克府報紙所載的大，然而可以看作最小數字。

如果在德國作一次全國的旅行，那末就知道這種鉅大的數字是可能的，因為歐洲決沒有

那一國像德國一樣的近代化，建築也沒有這樣新奇，它有這樣有效力的運輸網，設備爲他國所不及的電話網，沒有一處地方的電光、電力應用到如此普遍的。

這種真實的優裕生活的外觀自有大部分國民的生活可以證實。雖然有言過其實的地方；但是如果有人說德國人民會在宮殿中餓死的話，那末至少有幾分實在的了。房屋並非真的宮殿，人民也不會餓死，然而成百萬人在物質文明和工業社會當中餓肚子，這是一個富有的國家的事實。

這樣人民儲蓄和國民投資的鉅大數字怎樣能夠使所有雇用工人的人，尤其是工業家所叫苦，說他們不能擔負租稅社會的支出——包括所有失業保險、養老金、殘廢疾病津貼等——呢？

美國所有的奧帕爾汽車製造廠可以給我們以最好的和最有價值的說明。奧帕爾廠當然也和德國其他財團一樣負擔稅捐和社會公益費。依薪工名單，全廠有六千工人；他們製成用品；他們是德國工業當中製造大部分輸出品（製成品）的典型。

奧帕爾廠總管理處統計所載，除了所得稅及全部社會負擔外，稅款要佔全廠出口總額的四%。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因為否則就不能明白德國為何達到過全世界第一等出口國家的地位，為何能以大批貨物送到外國去，一九三一年比美國多二〇%。租稅和社會事業的負擔，若是真如德國工業界所說的那樣不能勝任，那末他們以前能夠保持相當優越的出口貿易額這一層，真是令人難以索解了。說明如下：德國的統計把所有的租稅和社會事業費用幾乎完全列入薪工，歸入利潤和其他任何一種項目之中——因而這幾次的數字總是很大。只要把租稅和社會事業費列於決定競爭的數字相關連的地方，即列在和最後的賣價相關係的地方，那末這個典型的財團，在這方面的支出只有四%。

對於德國經濟基礎的印象總是那樣，即德國的生存和生產工具分外健全，遠勝於鄰近各國。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面的機器，中間有一部分，有時候是停止的。希脫勒時代的經濟機器的活動力，即資本曾經取道地道而逃亡，而且是在邁爾·安姆駭·洛脫希爾脫家中。

第十三章 海台山 (Heidelberg)

海台山宮自五百年前的那個高崗上下矚內卡兒 (Nekar)。二百二十九年，海台山宮爲法國人所搗毀。橫在毀壞了的城牆下面的海台山街道上，現在充滿了大學生，他們口頭常唱的歌是：『我們要打勝法國而凱旋。』

那是古代的歌；他們或許一個字一個字去細想，或許不見得想。這兒的大學很古，被目爲全國最高學府。大學創於一三八六年，在海台山宮的大基石還未曾安放之前，早已有，皇宮的廢基只能在隔河的高崗上去憑弔，當大學新校舍——由前任美國駐德公使靴曼 (J. V. Sc. hurman) 集資興造的，他是海台山大學畢業生，——造起的時候，正是大學第一次開講以後，被法國人將舊屋剷爲平地的五四四年紀念的日期。比古歌比古宮和古大學更古的是一頁古代戰敗史。德國青年所歌頌的『打法國』的歌聲，在這樣久以前早已有這麼多回在海台山響過了，到如今却轉成一曲和古歌沒有甚麼深切關係的新歌了。

海台山的戰跡是德國各地最古戰跡，而且至今保存着。石器時代的戰士叫做霍母海台山神（Homo Heideberg Iensis），他的化石的顎骨是在這兒找到的，這是介紹古石器時代人類科學智識的第一件寶物。他用石杖作戰二次。海台山大學生現在也沿用傳下來的形式，用剃刀一樣鋒利的劍來格鬥。他們的面孔上有刀痕，刀痕雖不似從前之深，然而傷疤依然是少年勇敢的憑證。因為海台山禁止決鬥，所以他們坐一節短短的電車到聯邦的境外，海森去舉行。海台山神是這兒第一名戰士，最後一名到如今未曾發現。

我們在一座路易十四的軍隊在一六八九年和一六九三年在宮裏狂放的時候，因為不忍摧毀而留剩下來的小屋裏面用中飯。騎士的房子，是一座石屋，遺留在那兒。在德國這一部分地方，法國人今日所幹的，不能依昨天的，和一年前的，或者十年前的來判斷，當從影響可以及於幾百年的許多事變中去觀察着手。古戰場上並無多少和平幻影。騎士房屋如今變了飯店，變為國社黨員愛去的地方了。

四〇〇〇海台山學生中有六〇——七〇%是屬於組織的，這些組織在國社黨管理之下。

不代表這些組織的大部分學生，並無主觀的政治見解，即希脫勒的正面敵人亦不諱言卍字旗在學生界中的勢力。我們可以假定這種情形是代表一四〇〇〇在全國高級學校中求學的青年年的政治分野的。

這一處全國最古的大學學生的態度比其他學校的學生爲顯明，他們並且明白的說明他們對祖國的意見。海台山和波昂（Bonn）兩處的大學，爲兩個領導社會的大學。波昂的 Borussia 和 Saxon Borussia 是兩個集團，這兩個集團子它們所屬的青年以清明的分野。然而並不是因爲它們的特性而使波昂大學生站在重要地位上。至於不但是在德國重要，即在美國和全世界同樣重要的原因，是因爲許多特性，這是他們在德國和其他年齡差不多的人們共有的特性——即青年和成熟的兩種特性，男子的參加戰爭不夠，而享受公民權有餘的特性。

再過五十五年，按楊格計劃德國尚須付賠款，然而德國最遲不出三十年，必須依鐵般的自然律停付賠款。

同樣的自然律，也決定了現在的時代是希脫勒時代，希脫勒自己和他的大部分黨員，一樣

和戰爭無多大關係。因為，所謂定律是生和死的定律，根據這種定律，現在有一三五七〇〇〇德國人在二十歲以上，已經可以選舉了，然而還沒有到三十二歲的兵役年齡。今後十三年中，可以選舉而不可以參加戰爭的人為二六八二〇〇〇人，那末成功了無可強辯的大多數選民了。

他們在未會到那個時代以前早已把握了政治舞台了。大部分人現在已經把握政權了，四千三百萬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的人民中他們佔有一三五七〇〇〇人，他們在賠款交涉和其他許多相當新穎的外交和內政的問題中是替德國負生存上的責任的。白魯甯是中央黨人中央黨顧名思義，知道是一個中庸的政黨。白魯甯總理過去雖然曾經宣言過成立非常的德奧關稅聯盟——那是希脫勒方法；他在全國瘋狂似的宣傳過減俸——是一種希脫勒方法；職業界全體減俸——是一種希脫勒方法；調節私債利率——希脫勒方法；他在戰債問題中的地位雖不顯要，然而「我們不能付和我們永遠不付」却與希脫勒的法子，簡直分不清楚。希脫勒推動白魯甯，少年們推動希脫勒。

預言，誰都知道是一件危險事件；最沒有危險的預言，莫如對於根據生活統計的人口變動的預言。製定各種償付賠款計劃的人，都可以應用各種假定，這是很少見的，所謂假定即：德國付款能力，德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未來的世界經濟狀況之推測——他們却是疏忽了一種可靠的預言。這種預言說明德國人民在制定楊格計劃之時起，不到五十五年的年代，早已發展成爲比較多數的民族，這一部分較多數的民族，轉瞬間可以成功由男女合成的大多數，這些人和戰爭的開始和經過都沒有關係，和結束戰爭的和平亦沒有關係；自己既不簽訂，又不派人簽訂那不同意的條約。

就拒絕條約的合理的方面想，德國少年在希脫勒的宣言中已經覓到了一個方式了，這種方式說道：『凡是我們簽過字的條約，決不悔約；但我們沒有簽字於凡爾塞和約；』他們和當時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在蘇聯一樣，不承認新政府繼續一切舊條約的原則。

大家都承認德國青年問題的重要，而且討論的很多。然而只有少數人去從事數字的研究，小一部分人去研究戰後一時代的男女在現在和將來的地位。我們許多戰後出世的少年人供

給父母許多問題。歐洲戰後出世的青年，他們在緊張和困苦的政治局面之下過生活，他們把它問題呈獻給大陸，或許給全世界。

世界大戰完了的時候，德國曾經徵募十八歲和不及十八歲的少年充兵役，一九一八年十八歲的人，今年三十二歲，應該至今尚未到兵役年齡。二十歲方有選舉權。自二十歲至三十二歲的年齡的男女是以兒戲的目光來看戰爭的，却是未曾參加過的，然而到了現在的年齡，他們已經到了對政府有偉大力量的地位了。

一三五七〇〇〇名這樣年紀的德國人說明許多事件。向希脫勒說明的事特別多。他如果沒有這些青年人（這是他從本人的青年氣概中體驗得來的）的幫助，那末他也許至少還是一個渺小無聞的政黨的領袖，而這政黨至今連國會議席都候補不到，希脫勒自己以一種特殊的少年性情見長，因而他能夠和許多年輕人相處。他觀察事物多少帶有少年目光，以堅強的意志來觀察：只要自強，事事可辦。

憑着這種少年精神，以為一切都可以用一夜的時間來使之變化，而且相信剷除法國的壓

迫只要毅力。其他政黨的領袖向他們說除了毅力而外，還須許多其他條件，還要忍耐、時間、外交；希脫勒向他們說：『只要白刃，凡事都行。』他們服從希脫勒。

然而不能不分明。急進主義的最重要的特性如青年氣概和信仰，這些也是共產主義的主要特徵。一三五七〇〇〇人中一部分不向卍字旗下走的人，都是向紅旗跑的。階級和經濟的分野，決定了二者不同之點。少年工人，最大部分是共產主義的，中等階級的兒子、鄉村貴族及官僚的兒子，都半是國社黨的。加入中央政黨的青年為數很少。

各個民族之間所以積不相能的緣故，由於他們懂了別人家的一切複雜的特性；但是對於別人家的信念，却尚未開始去了解。至於未曾開始了解的原故，則因為大家把最簡單的，因此是最重要的信念，認為不言而喻而沒有人去從事解釋。德國人方面，這一類的最基本的信念，亦即屬於這個討論範圍以內的信念，是德國未曾首先開戰。最大多數的外國人的信念，則當然是德國首先開戰了。就歷史所發見的，以及歷史所給予德國的功罪之大小看來，則忸怩於德國人間百分之九十九所堅持的為祖國而戰爭這一個事實，實屬無意識的。

第二個最基本的信念的基礎是建築在第一個上面的。它說明戰債就是賠款。『我們戰敗了，我們必須賠款。』這不但是履行條約的朋友們的說明，而且是他們的信念。德國人中間不滿一％的人對於當時要求悔過說：『我們首先開戰，我們必須付賠款』的凡爾塞和約表示服從的。

『我們打敗了，我們必須賠款。』這種說明發生了很好的效力，這種效力一直可以到每年生產及死亡的人數把說『我們未曾戰敗過的，我們並未因為戰爭而獲得利益，我們拒絕付款』的那一部份德國人民數目加速地擴大起來為止。

這一部份人，到現在已經儘夠明白表示他們的意志了，這種意志以青年毫無顧慮的精神說出那比較年高的人們早就歡喜說出而未曾敢說的話。這是德國對賠款問題的態度中真正的內心變化，也是對凡爾塞條約對法國對全世界的態度的內心的變化。變化是根據自然律而來的，這些自然律的實現則早就決定了的。胡佛宣布延付戰債以後，只是使這種變化更加速地前進。然變化之來，始終是不能免的。

美國在德國的資本究竟可靠不可靠呢？這是要看以後政治前途安定不安定而定的。德國青年們無疑地決定了不付賠款，最大部分青年不但是決定不付賠款，而且連凡爾塞和約都要完全取消——如果要估計政治前途，那末這些事實都是不能輕輕看過的。只要有小小的意見分歧和畛域，現在可以使這個重要的立場黯淡起來。這樣有系統的觀察，是思想中庸的少數青年，自從他們得到了法國儘可以所得來抵償被德國軍隊蹂躪的北部諸省的損失這一結論之後，最後的，付賠款的內心壓迫也失去了。賠款問題，和平的整個體系，以及所表現的一切，却不是德國青年界反抗計劃的主要目標。

緊急的短時期未曾完全過去的時候，（人在這個時期中期待着事變，）事變早已發生了。德國戰後根本革命——和其他一切革命一樣，它的影響會越出釀成革命的國家的境界而及於其他地方去的——最遲當於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五年之間。依官場統計，一九四〇年有四六六〇〇〇〇〇選民，中間大約有二一七二〇〇〇〇〇人爲一九〇〇年以後生的，這已經差不多是大多數了，他們不夠參加戰爭的年齡。生產和死亡的革命，至遲在那時候可以把德國由戰

敗國造成一個不能征服的國家。

一九三二年是一個決定是非的年頭，一九三三年也許是第二個這樣的年頭。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大概是實行決議的最後一剎間。

我坐在一家海台山俱樂部裏。兩條長列的，未曾蓋桌布の木桌旁邊坐有四十名年輕人。橫在桌子頭上，房子的狹牆前面又有一張桌子，桌子中間坐着俱樂部的領袖，是一個急進團體的領袖。他穿的一套光彩奪目的制服——白色騎馬褲、漆皮尖靴、鈕扣兩邊橫在的胸部是帶子。集會人員依令飲酒，依令起立，依令坐下，依令唱歌，又依令停止唱歌。一切都表現親睦、愉快、有紀律。在歌集的揭開了的書頁中有『我們打勝法國』的歌，這首歌始終是最受人歡迎的歌，這仍舊是最受人愛的歌！

第十四章 斯多德格爾德 (Stuttgart)

工廠四層樓的屋子裏面，沒有一座機器是走動的。只有一個部門的一層樓上面的機器尚

在走動，那邊在試驗自動滾筒車床（Automatische Zylinderdrehbank），銅板即在這車床上面軋釘。銅板上面有使用車床的說明書。字模是俄國文。這是最合於威爾登山（Wuertemberg）工廠的。現在全部接了蘇聯定貨。德國和蘇聯的信用關係比任何其他各國為密切。德國在蘇聯商業方面的金錢總數，約等於蘇聯對其他各國的信用總額。德國從美國得來的錢大部分間接的投到了德俄商業中去了。嚴格地說，我們也在乘便幫助德國對蘇出口貿易的經濟力量。這種違背我們本意的投資對德國和我們有甚麼意思呢？

要知道這筆資本對德國的作用，最好在德國一個富有的聯邦的首都中觀光一下便了。然。威爾登山是德國機器製造業的中心，而機器製造業的主要銷路是蘇聯這一個顧客。

我們和福爾司台特先生（他是 Hahn & Kolb Co. 的店員）一起站在斯多德格爾德的高處，由此下矚那埋在光線渦中光芒四射的城市，這兒絕無恐慌現象可見。街上來往的人多數是衣冠整潔的，比任何其他城市中人為整齊，飯店的生涯是蓬勃的，跳舞場裏的空氣活躍，着公共建築物明白地說明它的優裕的生活。

要知道威登山的情形好到甚麼地步，只要看失業人數比較其他各地爲少，因此每月大約可以接濟中央七五〇〇〇〇美金；有職業的人民交給全國的補助失業者的保險費比這個數目還要多。有一個時期，中央政府在無可奈何的當中，用幫助各地的津貼來維持下去，生涯鼎盛

的威登山邦曾經向中央要求過它接濟中央政府的代價，由中央政府來實現國行——烏兒姆——斯多德格爾德間的鐵路網化計劃的保障。

我們在福爾司台特先生陪伴之下去參觀 Hahn & Kolb Co. 這是製造自動滾筒車床的工廠，它的規模和它的性質，都說明專門接受定貨的威登山工業特性。目前廠中六〇%出貨爲蘇聯定貨，委託統計說明景氣的年頭所接受的蘇聯定貨，絕對和相對的總是比較少。

由這種記載，知道威登山的優裕生活並非完全由於對蘇聯營業。至於蘇聯定貨對德國工業的重要，當由事實說明，事實即：一九三一年前九個月中德國機器出口總額爲二萬萬美金，中間有四千五百萬爲對蘇聯的貿易額。

Hahn & Kolb Co. 的出品是絕無僅有的靈巧的機器，是完全自動的滾筒車床，各種鐘

表的精細的部分：車價指示表 (Taxometer)、電話機、其他各種各樣的機械。福爾甸台特先生說：『我們的機器製造的出品，一百件中間至少須有八十件沒有缺點，這是標準平均數。俄國人也可以做到如此地步。我們很奇怪蘇聯使用方法之精巧。』他說他的朋友，在列甯格勒蘇維埃電話機製造廠當工程師。他們使用他們廠裏的出品，在蘇維埃現在製造自動電話比斯德哥爾摩的哀利器宗造得快。

Hahr & Kolb Co. 雖然有其他蘇聯定貨的迅速的付款，然而對蘇營業與其說是因為危險而不能擴大，不若說完全因為缺少資本不能應付蘇聯長期信用的需要。蘇聯在機器方面要求十一個月信用。為甚麼這一家公司在這種情形之下依舊要迫不得已地接受六〇%的蘇聯定貨，它的最確當的實例當以營業管理處所說的那個了。一九三〇年實行的美國所訂掛鐘和表的稅則，是要減少瑞士貨物生產。以前瑞士是自動滾筒車床大主顧。一九三〇年 Hahr & Kolb Co. 在瑞士的交易跌到一九二九年的五分之一，一九三一年為十分之一。這樣的缺憾由蘇聯定貨來填補。

營業管理處說俄國人從來未曾要求過延長付款的時期。並且說俄國人最後會仿造和自
己造自動滾筒車床，因此，他們的市場又有失去的可能。蘇聯貿易對於德國工業的地位是德國
的一個收入源泉。

許多外國觀察家對德國所持的異議以在經濟方面的為最重要，內容是說德國曾經有過
浪費的時期，另一方面說，德國不生產方面的或者是危險的投資方面的浪費，結果造成破產，而
且因為破產而不能償它的債務，德國對於本國的支出和法國對於德國的支出所持的意見不
能一致，其結果形成法德兩國對於戰債的意見絕對不能接近的主因。德國在預算中有三點解
釋這些不同的異議，而且盡情揭露了法德兩國無法轉圓的矛盾。

這三種是德國戰後用於新建築方面的支出，國家為社會慈善事業所用的消耗，蘇聯的借
款。在每個大城市的邊界上面佔地幾公有長的新建築使每個旅行德國的人對於德國財政現
狀發生一個很不好的印像。到柏林、漢堡、萊泊齊、庫冷、愛森、弗郎克府、斯多德格爾德、因行去的大
路橫在行列整齊的近代式的住屋中間，那個在飛機上旅行的時候，那末應該可以得到德國戰

後的情形比舊時好，並且比任何其他國家好的印像。

德國自戰事結束以後，它的住宅比以前增多了一六%；國家統計局的計算，一九一九年以後造的純粹的新房子爲二五〇〇〇〇〇所。德國新舊住宅目前合計有一六一三九〇〇〇所，每四人有住宅一處，依統計局的估計，這些房子非常寬敞，平均每人可以得到一間以上的住屋。雖然，有許多人沒有屋子住，有的却佔了超過需要的屋子，這樣的情形是的確的，但是統計的材料明白表示全國人民的平均住屋情形是非常舒適。這情形和營養方面的情形一樣，縱然有成百萬人民失業，而平均的營養狀態依然良好。

這種統計也和我的許多德國朋友的實例作對照的時候，是合於實情的，他們的生活狀況却是比戰前好多了——這種情形如果叫一個不知道戰前情形的人看，是看不出來的。德國的債權人對於一個負有債務的國家的住屋的開支覺得是異乎常理的，假如以每座住宅的建築費至少一萬金元來計算，德國自一九一九年起的住宅建築費爲二十五萬萬美金，同樣的計算，一九二五年以來，即在美國對德國投資二十五萬萬美金以後的一時期中，已有十五萬萬美金

用於住宅方面去了。

據德國官廳聲辯，美國借款用於建造住宅的，只有一小部分，而且證明所有住宅的建築費盡數由德國私人資本所付的，一部分是政府資本，這是由通貨膨脹期前的房捐來造的，九九%的美國長期借款，確實用於生產的方面的，幾乎沒有用美國錢來造房子，這都是事實，然而這並不是問題的中心。如果一個德國城市爲了造煤氣廠而借美款二千萬美金——二萬三千五百萬金元的美債是用於社會公益事業，在社會機關的手上——那末人民就可以免去爲建築煤氣廠而抽徵的稅款了。如果依舊徵相當捐稅，而以此建築房屋，那末國民經濟方面的結果和美債來造房子是一樣的。

當時的事實正是如此。德國向美國借的款項大部分是考慮成熟以後才借來的，而且在每個正常的立腳點上面說起來，都可以算是聰明的投資。借款都是爲生產事業而成立的，這些借款在正常情形之下，都能夠確實保證所得利益，一定能夠優裕地去付借款的利息及分期抽還的本金。到了整個國家沒有付款力量的時候，那末借有美款的各種企業才付不出款子。德國將

其不能付款的原因歸咎於戰債，勇於作爲的法國人却向德國提出責難，說德國自己把它的付款力量減低，同時，他們依『爲付款給法國而節省是無謂的』這個原則不顧本身力量，從事揮霍。這是兩國心理的立腳點。美國根據這兩個立腳點所得的結論是德國信用不堅的原因，至少部分的由於德國和法國不能一致。

德國一九一九年以後用於新建築物二十五萬萬美金外，一九二四年以後約計又有三十億美金用於失業津貼方面；如果以一九二四年以後每年平均失業人數計，再以每年每名失業者的費用六百馬克相乘即得上數。因爲勞工局說明至這一年止，每人的平均支出數目爲一千馬克，所以這還是最低限度的估計。對於這項支出應該提出同像房屋建築同樣的異議：不該需要這樣大的數字。丟了一切人類的衡量不計外，那末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〇年止，可以減少三分之一的支出；不會有革命的危機，現在已經減少了三分之一，然而革命還是很遠。

造住宅的費用到了現在，實際上已經沒有支出了，政府對於建造公共建築物已經禁止了許多年數，不准再事建築了，值得注意的是：停造房屋和減少社會津貼，實在是償還私債的壓

迫之下才實現的。這一宗支出的節省，加上其他許多方面例如中央政府各部及地方，一九三一年縮減預算的成數約爲六萬萬美金，然而結果從來沒有把這筆款子在義務威逼之下，努力去償還戰債的。一九三一年實現的限制進口貿易和限制進口貿易以後必然有的出口貿易旺盛聯合起來，形成一個證明，這個證明是說明德國人民有失望的意識去償付私債，同樣有失望的意識不付戰債。

最後，關於德國對蘇聯的信用問題方面，在許多德國的外國債權人看來，對一個無法全部履行它的債務的國家總不免有些躊躇。這種關係比其他兩面的關係複雜些，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地說：要證明美國金錢雖然只是間接的，然而確實控制了德俄兩國的營業；但是萬不能證明美國借款是直接用在這方面的。這方面的美國金錢的關係是和造房子一樣，美國借款使中央政府和各邦可以允許各機關減免許多租稅，而這些短絀的出款即由美國借款中支用。另一部分則德國政府用來保障蘇聯委托定貨的保證金。這種保障是一種出口補助金的形式。因而不願從事於美俄商業的美款，却用以成就了德俄的商業關係。更有趣的事實：蘇聯在外國的

債務始終能夠全數依期付還，而德國的外債却既不如數，又不遵期償還，由這種事實——一面完全承認德國的困難，另一面並未顧到德國和蘇聯的將來可能性——得到的結論，在蘇聯的借款形式的投資比在德國的可靠。

這樣的事實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虛妄的成分雜在裏面；但是根本上是毋庸置疑的，其結論是蘇聯對德國貿易造成了德國出超的一部分機會，如果德國沒有對俄商業關係，則目前履行債務的能力將更見微小。一九三一年德國對俄出口貿易總額比俄國對德的出口貿易總額多七千萬美金，這種出超的數字約為出超總額之十分之一，因而可以叫德國履行外國債務出超的蘇聯部分，目前是不能夠合理化的，蘇聯在一九三一年一年中間雖然付德國以二億美金以上的定貨的款子；但是這一筆款子是分期付款的，分付順序如下：一九三二年四千七百萬，一九三三年一萬二千四百萬，一九三四年四千三百萬。

德國對俄的信用保障比任何其他國家為鉅大。依柏林商會發表的蘇聯信用有三萬萬美金，這個數目約為柏林商會所調查的蘇聯全部借款五億至六億美金的半數以上。德國對俄信

用保障增加了德國企業的生路，減少了公共補助及津貼等方面的負擔，又形成了德國對外貿易的出超地位——兩者的結果又增加了德國的外國債權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德國對蘇聯的放款，有一萬七千萬美金政府款子，以為中央政府及各邦的應該準備的七〇%保證金。德國對俄的大量投資的直接結果為德國在它本國維持補助金，或者再籌補助金的時候，得蘇聯的補助比任何其他一國為多。美國資本雖然留在德國對蘇聯放款的——一個形式裏面，只要蘇聯不停止其履行債務的辦法，那末總是一種投資，然而美國對德投資所獲的利益，不及德國和蘇聯中間非常活躍的經濟關係所得之利益為厚。

第十五章 閱行 (Muenchen)

美國現在站在未來一百年間榮枯的關頭。歐洲却是在大禍臨頭的時候，然而德國在這場大禍裏面可以在相當勝利之下向前發展，它可以因為勝利的結果，不付賠款，而且給法國以迎頭痛擊。西方各國的文明，在一種經濟戰爭中將變為荒漠，這種戰爭比一九一四——一九一八

年的戰爭劇烈得多，而且是沒有盡止的時候。日本和蘇聯也許是最後的勝利者。

這是斯賓格來爾 (Orwald Spengler) 的意見。我在這次考察中，在德國所遇見的許多人中間，斯賓格來爾是現代唯一傑出的歷史哲學家，他第一個說明德國在現在對法戰爭中爲甚麼不但不沒落，而且據他看來它在這種引起西方各國的沒落的戰爭中，無論如何會勝利的理由。

一九一八年，他以二十年研究的結果寫了一本西方各國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一夜之隔，這位教授即成爲世界學術界的中心思想家了。西方各國的沒落和達爾文的種原論一樣，後者是一本合理的說明人類過去的確著，前者於世界人士分析世界歷史的時候給以豐富的材料，使他們可以知道將來的可靠的假定。達爾文找着了人類身體發育的定律，斯賓格來爾則說明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定律。

這本書行世以來已有十年以上了，許多歷史家已經習慣於思索這種歷史分析的概念了。不問承認斯賓格來爾或者是反對他的……從未曾有過歷史家能夠不去研究他的論文的；這

論文的要旨便是：凡是人類社會都有一個萌芽的時代，有一個成長的時代，再前進，又有一個特殊的文明時代，這一個文明的時代又漸漸發展，尋至於一個衰老，以致於死亡的時代，同時，讓一種新的，其他的社會來代替這衰亡的社會。依斯賓格來爾的意見，西方各國現在已經到了一個衰老的文明時代了。他在最近十四年間仍舊繼續他的研究工作。一切事變堅強了他的信徒對他的信念。斯賓格來爾到了現在，對於看來像在證明（部分的）他的意見的世界事件，倒反表現他自己是一個沉默的學者了。

今天斯賓格來爾教授和我談話的時候，他抽引了日常事件的線頭，繞上那或然的紡錘，織那『將來的歷史』。許多人不贊同他的結論。然而在這一一個非常的一九三二年的年頭，在考察德國的範圍之內，找不到比這位最著名的歷史哲學家所說的更覺有趣的說明。

當在他的閔行住宅的茶會上，他敘述他的思想，說西方各國自今日起，已經入於經濟戰爭的時代了，這種戰爭是這樣的劇烈和這樣富於自殺性，如果不能即刻停止戰爭，那末結果我們的文明決不能避免毀滅的絕路。

教授說：「現在世界上面的經濟的競爭只能用戰爭這個名稱來描寫，而事實上却也不過是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的那種糾紛的延長形式，重要的不同之點是那時候一國和一國對壘，此刻却是各國對各國。未來的集團還未曾明顯，然而趨勢並非沒有，即：如果美國不能利用現存的非常機會，那末全世界的某一方面會結合起來反對美國的。」

「自給政策的企圖，設稅壁和貿易障壁的企圖，使各個國家成爲絕對的絕緣體，而且脫去其他任何國家的聯繫，這是無異於宣戰的另一形式。如果這個戰爭再繼續下去，那末參加戰爭的國家的經濟方面，必定會衰弱到不及未參加的國家的經濟，而且很容易犧牲一切於未曾參加戰爭的國家之前的。未曾參加戰爭的國家，我以爲是日本和蘇聯。」

那是遠大的看法。我問到法德間最近將來的關係，斯賓格來爾是研究幾千年來一切事變的權威，他說明他對日常事情的精確的見解，這些見解使一個日報的記者閱而起敬。他的藏書樓自地板起直至天花板爲止，而且藏書塞滿了好幾間屋子。他的住家是一個學者的住屋。教授的前突的額頭，他的眼鏡，他的姿勢，都說明他的生活銷磨在考量世界的遠處的一切裏面。然而

斯賓格來爾教授對於現代的事變的意見只要經過個人的接觸和直接的考查，便可以說明的。他的意見，是研究未來史者的意見。是吸黑色雪茄種的人的意見；是一生和工業家和政治家往返的人的意見。

總結起來，他的意見是法國務必同意於取消賠款，然而不能自由地實行。

『如果法國每年少收十億金法郎，那末必須限制它的建設。這是法國在賠款問題中的真正鎖鑰。然而法國的重工業是五〇%軍械工業。法國重工業握着錢袋。每個贊成可以隨便取消賠款的法國政治家和商人一定會被財政家所逼走的。這些法國重工業的財政對分期付款的辦法尚可隱忍一下；可以隱忍的原因是，如果德國三年不付賠款，那末法國政府將借內債來挨過三年不付賠款的年頭，用這宗款子，靠軍器貿易來補助重工業。這筆錢是為三年以後重收戰債而借的債。然而要是永遠取消戰債，那末軍備的財政出路是無法再找了。』

『因此沒有一個法國政治家能任意取消賠款。然而法國也很難阻止取消賠款。因為法國不能佔領德國。法國不像英國。英國懂得佔據別國而使它成殖民地的方法。法國永遠不懂

這些，法國很願意將德國變為殖民地，然而法國軍隊只要一出得門就可以飽嘗下這種事情的困難風味。他們自不量力。

『此外，法國也許不能全國一致來再度佔據德國，一個法國平民一個平常的法國人到今還記得魯爾的味道。他知道佔據魯爾的結果是法郎的通貨膨脹，損失了五分之一的儲蓄金。這種結果於他沒有愉快可言，而且復原的可能性很少。』

教授又特別說道：『您不可以等閒看待的是：如果法國佔領了德國，那末美國和其他德國的債權人都將不能收回投在這兒的資本。法國佔領德國的結果，決不單是法郎通貨膨脹，而也是馬克跌價。至於您們的借款是不是用金元來付，在這兒是不重要的。德國貨幣破產的結果，使我們無從還私債。』

『如果取消賠款，法國不佔領德國，那末我們可以償還私債。然而這兒也還有其他因子，最重要的是工資的高低。我的意見以為形成世界經濟恐慌尖銳化的原因有二——這種恐慌實際上開始於一八三〇年，其後又逐漸深刻化的。這種兩種原因是戰債和異乎尋常的高工資，工

資自一百年繼續高漲，到現在已經到了極度了。戰爭的勝利者是全世界的工人階級。他們在俄國已經掌握了政治全權；德國三分之一；英國有一半；美國三分之一。這種統治權存在一天，工資一天不減到可以勝任的水平線。還有，如果戰債一天不取消，那末繁榮是無法實現的。

『爲德國計，除了不顧羣衆意志的獨裁政治以外沒有法子能破壞這種工人統治。因此我們在不久的將來，不能忽視國社黨的意義。現在它是沒有領袖和沒有政綱的黨。它的領袖是宣傳家，它的政綱是宣傳大綱。我看他們未必能夠得到國會的多數。然而他們未見得不能夠握政權。他們一旦得了政權，握了國防軍的軍權——如果他們現在的領袖要拉攏經濟權威以備諮詢的話，譬如說一個漢堡商人，他有獨裁的全權，能夠造成一種最後的變化的人，這是在我意料中的了。只有這樣的威權才可以解除那職工會束縛我們經濟生活的侵襲。』

『西方各國間，却在這個時候發生一種戕害兄弟的經濟戰爭，對美的戰線開始形成了。莫索里尼着手第一步，他拒絕付一般的債務。這一條戰線的形成，其觀點很多。我認爲法國在國聯扶助日本的時候，它有以安南爲根據而佔領中國南部的企圖，這個論斷不得謂之無因，把中國

分爲兩部分：北部是日本的勢力，南部是法國的勢力，由此奪取了美國最重要的市場。

『美國現在還可以避去一種以後將要變爲即避也是徒然的命運。美國政府此刻也許可以再召集一個華盛頓會議，來實現關於債務、軍備和工業生產產品和國際貿易問題的處置方法，一面却以此阻止各國跌入自給的旋渦當中去。如果美國召集這樣一個會議，那末它或許暫時可以當領袖，或許可以真正實現它所希望的解決方法。如果它見不及此，不去抓住機會來控制歐洲重心，那末，歐洲自己會抓住重心，到那時美國就不舒服了。所有美國的債務國都將聯合一致拒付欠款。美國甚麼也沒有。』

『我鑒於一八七八年的往事，即俾斯麥所召集的柏林會議。俄國對土宣戰，俄軍到了君士坦丁堡城下。英國當時宣言，如俄國佔據君士坦丁堡，那末英國將藉故加入戰爭，如果英國加入戰爭，那末奧法也不得已地加入戰爭。世界戰爭迫在眉睫。俾斯麥是民族的領袖，這個民族對於這次事變多少有直接的利害關係，他召集各政黨的大會。結果歐洲廣祝三十年和平局面，德國獲得長期的平安生活 and 領導地位。』

『俾斯麥一八七八年所抓住的機會即美國現在所有的機會。如果放過了，那末或許永無再見之日。如果美國放過了這個機會，那末它將被動的蒙許多主動的時候可以免掉的煩惱。像我所想的會議，有三種主要目的：結束了德國和法國間潛伏着的戰機；阻止了各國對美國的債戶人聯合戰線，免掉了俄國統治西方各國的危機；美國今天只要開口，便可以獲得領導權。領導權明日即移到歐洲去了，或許在蘇俄手中。機會不再。』

教授停了一回。我問他如果反美聯合戰線成功以後，對於美國的影響如何。

他答道：『現在您們在美國並無抱有以破壞現存體系爲目的的有組織的不滿心理。然而如果您們的資本降到我們的水平線，如果您們的大資本家數目減少到像我們以前那樣——一九一三年我們有一二〇〇〇人的資產在百萬馬克以上，現在只有四〇〇〇人——如果到了這一步，而被迫地向您的庶民徵收和我們一樣的稅，我問您，您們怎麼辦呢？』

我問教授，在選舉大總統的年頭，官廳怎麼能夠有魄力去加稅。

『您們可以用一種比較有力的說明即可宣傳到一般民間去的。我並且可以想見候補總統

的選舉競爭方法爲以國際合作來恢復繁榮。然而您們的領袖必須先明白情形。如果他們不幹這個，那末美國自尋煩惱。』

我們立起身來，已經談了三點鐘了。

教授作最後的結論：『以後五十年間，自會明白那一國是主體。現在或許是美國。如果它遲疑的話——明天就是蘇聯。英、法、德都有機會。您們的機會在這兒。』

德國悲觀主義的歷史家是好客的老人，和藹地以一鞠躬和我們作別。他只是希望有人採納他的意見。他回到藏書樓去繼續補充他『西方各國沒落』的研究。

※

※

※

希脫勒跨上講台。八〇〇〇名男女離座起身舉手行法西斯禮節。『神聖希脫勒』的呼聲傳出圓場的牆外去，在站在閱行街上的人羣中間收得這種呼聲的回聲。

我在九年前曾經在同一圓場上聽過希脫勒講話。聽衆是用各種方法去引來的，然而一半座位依然是空的。現在德國却沒有一個廣廳可以容納他的聽衆了。九年以前，我看到國防軍機

關槍如何衝散到奧迪安廣場去的希脫勒的羣衆來保護政府。現在希脫勒的呼聲已經傳遍全國了。

希脫勒在圓場上講話。他是一個正教徒，在羣衆面前說話，那是德國政治的聖日。他的羣衆跟他一起走，和他一起笑，和他同感。同他一樣的恨法國人。推翻共和政體。八千人成功一個工具，希脫勒利用這種工具來發洩民族的苦悶。

一千萬，一千二百萬，一千五百萬，二千萬的德國人組成全國的希脫勒音樂隊。沒有人能夠數他們的人數，然而他的羣衆的咄咄逼人的宣言把一個整整大陸造成恐怖的大陸。宗教家希脫勒可以造成一種新的宗教。伶人希脫勒可以賣滿座。演說家希脫勒可以促成革命。

希脫勒在十二年前計劃了一次革命。他以七個人造成國社黨，他進監獄。早已經年的淹沒無聞了。現在希脫勒四十三歲了，是奧國稅吏的孤子，是一個無國籍人民，不是德國國民，他是建築師的打樣助手，是一個屋內裝飾的設計者，兵士，從未升到上士以上的，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啤酒店的酒保，他的行爲隨時引人發笑——這個希脫勒現在是英雄，萬流敬仰，危險震動全歐。現

在他革命成功了，希脫勒是不是後任國務總理，或者仍舊爲第一政黨的領袖，這個時代，德國復興的時代，總有他的姓名。

希脫勒時代，美國在德國投資的三十億金元不只是一個政治的問題。這問題成了一個歐洲政治問題中的主要因子了。美國的企業家問『如果希脫勒握了政權怎樣呢？』外交部的興趣也不小。希脫勒至今從未會對於下面的問題有過詳盡和深切的表示，『如果我掌握了政權，那末美國的利益如何呢？』昨天他在克洛內戲院中對八千人的羣衆講了一點半鐘。他說德國的問題。今日我去見他的時候，他又向我談了一點半鐘的話，關於他對美的態度，他對於美國投資的地位，說了很多話。他爲美國說話。

他坐在弗利特利希大帝的石膏像下面，他稱斯賓格來爾爲『國社黨的鼻祖』說明他的使我們的企業家和外交部注意的政綱。第一步便是很有趣味的。

『美國在德國的投資，在國社黨政府之下比任何政府下面爲可靠』他說：『四個原因：第一，因爲德國在國社黨政府之下是取消一切政治債務的，這些政治債使我們現在無法還私債。

第二，在國社黨政府下面，德國和法國的關係較爲穩定。第三，德國在國社黨政府之下決不能成就任何一種結合。第四，可以避免共產主義。」

（此處描寫希特勒面貌之文字，因節省篇幅，節去不譯。）

他又叫道：『我決定了，凡是我們向您們借的錢，是一文都不欠的。還私債的心，在德國人中間除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外是一樣的。然而關於美國債款方面的問題，我們必須分明債款的本金，利息和分期款。我對您保證，資本決沒有人吞沒的。一文都不欠的。至於如何付法，則視我們的支付力量而定。這些借款，都被戰債所延擱。因爲要還政治債，所以逼得我們借這些私債。至少有七五%借款是變相的戰債。』

『我們借外債是一種大危機。交易和賠款商業化一樣。』

初時，他緩緩地說話，是談話的口吻，說話對着他的客人的面孔。一停下，語調轉快，聲音是一個演說家的聲音，他在椅子上屈身前俯，形容緊張，眼看空中，向空房間說話。一個問題打破了緊張狀態，他的顫動的手收回來，親睦的微笑又轉回來了。

『您如果拒付戰債，如果認私債爲戰債的變形，那末您爲甚麼承認私債呢？』

『我們因爲要繼續國際關係，所以承認了私債。只要我們不預備和各國斷絕關係，只要我們不引用布爾什維克主義不承認一切私有財產的原則的時候，我不能不承認私債和償還私債，而且決定承認和償還。』

但是借款的利息將依借款時的情形來規定一個限度。這就是說德國之所以借這些款子是要償還那不可能的賠款。我們在這種壓迫之下決定了適當的利息。現在大家都知道這種利息是令人不能勝任了。因此，爲債權人和債戶雙方的利益設想，應當有一種新契約，規定一種力所能給的利息和力能勝任的還本數目。您不知道我們決定外債的利息是用政府的方法規定折衷辦法嗎？我們的意見，因爲我們的私債關係，情願和債權人磋商辦法。我在這兒附帶說一下，我將不得已地召集全體債權人，向他們說明德國工業狀況，而且說明他們如果堅執目前的利息，那末德國的工業和經濟都會崩潰的，如果崩潰以後，那末他又將一文都不可得了；因爲如此，我們應該來善意的商量利息的限度。』他捏緊那細長的，美妙的雙手，說道：『請您想一下，這兒

的問題決不單是美國的錢，而也是德國的錢的問題。」

希脫勒是一個藝術家。著名的白朗納屋是國社黨的總機關，一座有一百間房間以上的大房子，我們就坐在裏面的一間當中。他設計他們屋內的陳設，把他們的黨徽畫在窗子上面。甚至於會客室的牆上的漆畫都是他的設計。屋子令人悅目。希脫勒的辦公桌子在一間鋪有地毯的房子中，桌上放有一個和活人一樣的莫索里尼的頭，希脫勒座位後面掛有一張弗利特利希大帝的遺像，牆的那一頭又是一張，對面牆上有一張弗冷特兒的戰事圖。圓桌子中間有一個塑像，一個高大漢子身上盤有鐵鏈：『在束縛中的德意志。』

億萬德國人視爲德意志自由之神的人又接下去說道：『德國由外債而成功的地位，使我回想到戰時的情形。政府借了戰事的內債至一千六百億。其利息爲五·二五%。利息每年須九十億馬克。全國預算，那時不過五十億馬克。您想一下，這是甚麼一回事。這九十億馬克，必須以一種不可能的稅收來抵擋，這種負擔是令國民不能勝任的，或者以通貨膨脹來還債，事實是發現了。然而現在不能以濫發紙幣來還債，這是雖然願意，却做不到的事。我們即使處於強迫的地位，

依現在的利息計，亦決不能照付的。現在只有一種可能性，即和債權人訂一種合同，減低利息，合同愈寬大，資本愈可靠。

『我或者可以提醒這一點，即凡是有這樣高的利率——實際上八、一〇、一四%以上，也有一七%利息的借款——的借款，實在是債權人自取危險。另一方面，這樣高的利率自身已經代表許多危險性了。我保證，如果德國的債權人不要這樣的利息，德國經濟狀況決無如此之壞。我也保證，國際銀行家將可以看出國社黨政府是各國投資的安全地點，一處利息三%的投資安全地點。』

（此處述希脫勒副官賽特維克博士家世之文字，節去。）

他又說，『目前的事實究竟如何，您可以看書，指告我們，欠您們這樣多的款子，依法律說，我們也應還債。這是事實的理論方面。然而如果依薩克遜一家紗廠主人的事情言，因為他不能還債而自殺，那末事實方面的一切，您也應該知道了。天下沒有債權人願意把債戶殺死之理。一個民族也決不能自殺的。德國不想自殺。國社黨政府下的德國決以極度崇高偉大的身分盡力償

還私債。

『負債實由於付賠款。法國倒不如派一萬名保安隊到德國來收賠款還痛快些。這比德國盡力設法借債還款好多了。法國這樣的辦法，得到代價沒有呢？絲毫未獲。如果現在已照這樣辦，那末所得也是如此——絲毫不得到手。法國或者願意多佔領些地方，遂它所欲——也找不出甚麼東西。每次佔據德國土地的事情，對凡爾塞和約總是絲毫無益的。』

我問：『您是否根據這許多情形，認為美國站在民族自身利益上，借給德國這樣多的款子是一種失策嗎？』

他停了一下，想了一回。他的回答是熟思以後的真心話：『我只能在德國的立場上說，美國借給德國這樣多的款子，而德國不致被人侵擊，這是大幸，美國由此更可以保障債務的直接利益。有一件事您可以放心，如果法國人以兵力來逼取賠款，那末您們投在這兒的資本一概歸於烏有了。』

『如果法國這樣辦的時候，德國對美國作如何表示呢？』我問。

『我希望美國盡力保障它在這兒的利益。』他急急地說道。『我希望美國不但是從事理論的方法來保障它的利益。我一面望美國盡力阻止一種使它在德國的資本毀滅的壓迫發展成爲事實，另一方面，希望英兩國根據政治的理由，即根據歐洲均勢的政治理由而施以同樣的壓迫。』

『我希望美國到底能使像凡爾塞和約一樣的，造成戰後十四年間如此地位的，直接損害美國利益的條約不能繼續存在。』

『然而美國並未簽字於凡爾塞和約。』我插口道。

『這是不必說的。美國不能因拒簽凡爾塞和約而規避戰爭結束以後所生之種種責任。』

『我在戰爭時是一個兵，而且相信如果美國不參加協約國，那末我們一定勝利。不問我們失敗或者勝利，然而美國參加戰爭總是一種缺點。如果它不參加戰爭，那末它在結束之時，是以一個有力的中立國——地位比戰爭一員的地位高得多——來斡旋和局。那末世界情形及美國情形，應該好多了。除了最後一次戰爭以外，幾乎每次都是由中立國出來澄清局面的。羅馬和

卡兒他哥之戰，沒有中立國出來斡旋和局。然而美國已經參加了戰爭，應負結局的責任，出來澄清延長了的混沌局面，這是今日必要的事情。法國人或許會踏進德國。如果美國不能把握平衡局面，則法國也不能保持平靖的局面。那末就不能計及是不是會繼續逼迫付賠款的事了。只要法國一出兵，即刻會有一個使歐洲穩定的會議出現。」

「您認為德法諒解有可能嗎？」我問道。

「我認為在兩個條件之下是可能的。第一：國社黨在德國行使政權，奪取以前法國目為得意的工具政府，使國社黨政府能夠恢復以前國家的尊嚴。第二：法國不以我為二等國家。只要蔑視的觀念一日不去，兩國無一日可以諒解。」

「法國人怕。有一個時期拿破崙在柏林，德國却在此時復興。然而今天的法國不是拿破崙時代的法國，今日的德國也不是耶拿時代和奧哀兒司台脫（Auerstadt）時代的德國。一九三二年並不是一八〇六年。」

「是的，法國人怕，然而怕甚麼呢？凡是可以取的都已取去了。我們的軍艦、高船、大砲、地方商

品、農業用品、牲畜、一切一切。所存而不能取者爲六千五百萬人民。」

『如果法國怕德國，因此不能成立兩國的諒解，您承認如果您執政以後，法國的畏懼心會減少嗎？』我問。

他想了一下。答道：『我對您說明，德法關係穩定的唯一條件是：等到國社黨政府在德國向法國說明，他們必須即刻放棄那妄想，那一部分人的夢想，即可以用強力，用強制手段，用征服手段來向德國榨取。他們只要放棄了這種病理的戰勝迷夢，他們放去這種妄想，那末兩國可以有復交之日。我常常望法國有這樣明白的人，可以承認這種主張是對的。我更希望，德國有明白的人看出消滅德國的迷夢是無法實現的，這種迷夢一醒，歐洲穩定局部即刻實現。』

希脫勒所說的法國問題完全不同。資產階級的人，他一個都不在眼中。他的法國觀是一反前人的法國觀。

我問他：『您以爲美國在法國取消德國的賠款之前，有先行取消法國對美國的債務的必要嗎？』

他說：『不然，我的意思是：結果是法國說：「現在，因為我們欠美債務可以免還，我可以取消賠款，然而必須德國先有政治交換條件。」法國在這兒也許會進一步地向德國作政治的壓迫，結果更不好。如果另一面說，國社黨政府拒付賠款，那末它會向美國要求整理戰債。』

希脫勒對歐美關係的各方面的態度很像華盛頓的態度。

我問希脫勒，國社黨報紙攻訐美國在德國各城市中到處分設的 *Worlwoth-Laden* 的事。

『美德的關係，決不繫於雜貨店。然而這種店舖的存在，是要求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存在。他集中資本，效法馬克斯理論的方法，即容納共產主義的發展。它併吞許多小商人。因而我們不願它們存在，然而您可以放心，這樣的營業，在德國，將和國內同樣的營業得同樣的待遇。』

我說：『然而貴黨的黨報，明白說明，在德國的外國人將受專門法律的待遇。』

他說：『是的，然而這不是說在德國國內的外人私產也受待遇外國人的專門法律的拘束。我向您保證，外國的投資，外國的企業，將外國和德國的依現存的及將來訂立的條約，享受完全

的德國法律的保護。決定不會侵犯不侵犯德國財團的美國財團。我以奧帕爾汽車廠為例，這是通用汽車廠的財產。他們在這兒造汽車，我們認為對德國的利益比他們從外國運來厚多了，因為在這兒製造，可以容納許多工人和消費許多原料，使德國工商業也沾到利益。百貨商店的問題和這不同。」

我們對於美國有直接利益的問題都說過了，從協約國債務到百貨商店。我們站在莫索里尼半身像前面。我問他認識意大利領袖嗎？「從未見過。」這是他的答語。他微笑作別。我們出去，走過希脫勒來往於二樓會客室和公事房間的私人電梯前面。

他允許不危害美國在德國的資本。他公布國社黨政府將減低利息，取消分期付款方法。他執政以後，一部分美國企業如雜貨商等的日子比較艱難。有的，也許不准繼續營業。然而他的談話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向外國借債是無異於將賠款變為私債，這是德國的犯罪。第二，借債也有多少利益，因為美國現在無形中在阻擋法國以強力去強迫德國付賠款。

正是因為希脫勒這兩種矛盾的見解，所以他的黨現在分為兩派，其中一派，不但是說私債

是賠款的另一方式，而且私債也應和賠款一樣的拒絕償還。希脫勒認定私債是蒙了面巾的賠款，因而依邏輯的說法，他也拒絕償還。他說明因為德國利益所在，所以應該償還美債。同時他露骨的說明希望美國於法國強迫德國還賠款時，對法國有一種有力牽制。如果法國進兵德國，而我們不去阻止，那末美債也歸烏有。

希脫勒的意見，私債必須付清，如果他握了政權，他的黨當然會決定黨的政策。如果美國在法國下強制手段的時候，不出來阻止，那末他握政權的時代，如果他的部下有激烈的思想，他也很難處理的。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國社黨決不能違背一般和國社黨沒有關係的國民的意見的，他們的意見是：如果法國佔據德國任何地點的時候，一文不付。

沒有人能夠像希脫勒那末清楚地去分析最複雜的外國的糾紛的原因的，這種糾紛，美國自從自法國境內撤兵以來，早已看到了的。約有三十億美金捲入一個歐洲糾紛的旋渦中去，這種糾紛比以前曾使我們外交部不能放心的糾紛複雜多了，這樣的事情是否能夠得所有者的同情。

法國因爲賠款而侵入德國，現在大概還遠着呢。軍縮會議的結果，也許逼得法國去佔據德國的土地。

希脫勒在圓場中講完了話以後，四邊有『德國』的喊聲。

『醒來！』自八千個喉頭叫出來。

又是：『德國！』又是：『醒來！』

喊聲又有第三次起來，直震屋頂。會衆唱他們民族懺悔之歌。美國也許有和呼『神聖希脫勒！』的時候。

※

※

※

『解放的戰爭祇能求之於抵抗政策完成的時候，起首目的只能是漸漸地來回復用以摧毀我們鎖鏈的力量和權威。』

這是在各種國社黨書籍中可以見到的句子，同時也是希脫勒黨政綱的中心點。三十二個字包括了全部德法關係史，這些字很經濟的寫完了當美國經濟力量到歐洲和到德國的時候，

即起始發生了的危險。這些字說明了以後的發展，這是軍縮會議中雖不能公開說明而其影響足以使軍縮會議見分曉的發展。

戰後歐洲歷史中最可怕的事體便是提及戰爭可能性。然而這一種可能性決定了德法的關係，至今還是如此，一切的預兆說明這可能性始終是決定這種關係的。

人對於將來的發展能夠見到甚麼程度呢？如果『先有抵抗政策，然後有解放戰爭，而國社黨的政策又是一種抵抗政策的時候，如果國社黨在德國境內握了政權，那末解放戰爭又遠到甚麼時候才爆發呢？分析軍備問題的時候，沒有一個比較進步的權威者能夠和國社黨對於軍縮問題的專門家（或者站在國社黨的立場上）對軍備問題爭勝的。

國社黨中關於這個問題的權威者是哀潑將軍（General Franz Von Epp）。他是國社黨人中被認為有候選總統的資格的人。他的頭戴舊軍人的鋼盔和身穿軍服的相片表現出一個對於法國對德態度，比許多滿載着論文的書籍更要明瞭的軍人儀容。但是哀潑將軍在他們的住宅中却盡情表露德國對法國的態度。

他說：『我們的政策，是以凡爾塞條約第八條的規定為根據，第八條規定凡國聯會員國均有同等保障安全的權利。我們在未曾參加國聯之前，雖然被迫地簽訂了凡爾塞和約；因為我們沒有參加國聯，所以沒有同等權利，即沒有國聯會員的身分。我們自一九二六年參加國聯以來，我們有了要求和其他各國同等待遇的權利了，而且凡爾塞和約說明各國得保持其保障自身安全的必要軍隊。』

將軍的口氣中間頗有法律意味。我們四周都是戰爭生活的環境；尚有哀潑在中國打拳匪之亂的時候得來的中國美術品，由非洲殖民地帶來的土人戰具。只是沒有戰事經過的回憶，哀潑將軍的一團，在凡爾登前面守了六星期。有一天損失了二千人。六星期內全部損失了三千人。戰爭中間，他一團的發餉名單有一萬八千人。這個印象是始終留在將軍的頭腦中的。他說，凡爾登是每次可以想像的軍事成績中的最高紀錄，當將敘述戰事和他的可能性的時候，一切往事，彷彿猶在目前，因而他講那兒，他的神氣好像自己依然在親歷那件事情。

他的話頭又轉到國社黨人對於軍備問題的法理的策略方面去了。他說：『我們要求均權，

然而法國不許我們享均權。德國到那時或者退出國聯，聲明有行動自由，或者依舊參加國聯，然而聲明我們在軍備方面有自由行動之權。那末我們的當前問題是立刻決定如何開始實際的自由行動。」

『以後的策略和現政府的策略不同的程度究竟如何？』

『分野很顯明，』他回道：『現政府的主要立論是在條約方面說話，這些條約以解除德國武裝爲實現普遍的軍縮的第一步。現政府的聲辯是：法國英國和其他各國，因爲我們減縮軍備，所以也應該減縮軍備。然而因爲其他各國即使願意減縮軍備，也不能減縮，所以這是一個不可能的策略。法國和非洲殖民地均不能減縮軍備。英國以島國的地位，也是一樣不能減。他們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法國不見得因爲我們的要求而同意於均等保障，那末他們大家減縮軍備或者還容易實現些。』

換言之：國社黨的計劃，依其定義、原則和策略而言，都是一個擴張軍備的計劃，現政府的計劃以法國減縮軍備爲先決條件。

我說：『我們來談事實的方面，如果法國不承認您的請求，而一方面您們又聲明自由行動，那末您們將如何着手擴張軍備呢？如果您公開着手而法國人認爲這是恢復舊軍隊編製的第一着的時候，那末您如何能夠避免法國軍隊侵入德國的危險呢？』

將軍說：『公開的形式，起初是無法着手的。』

『您們對法國軍隊侵入德國境內有甚麼抵抗方法呢？』我問。

他回道：『先是毫無辦法。如果我們不得外國援助，法國軍隊在二星期中可以佔領全國大城市。』將軍指着著名的地圖說話，這張地圖是說明德國解除武裝的區域和鄰國的武裝地帶的銜接狀況的。

『然而』他叫道，『然而，最後的分曉一定會來的，否則，我們現在所處的境地將永無終結之日。我們必須決定要求公平的判斷。』

談話到此刻還是沉靜地繼續着。將軍抑制着聲音，然而鎮靜的興奮情緒，却可以由言語中明白聽到的，後來他叫道：『局面也許不會這樣子發展。也許我們一定會亦化，然而那末我們可

以如丈夫之死，而不像失足淹死的老鼠之死了。」

我問將軍，他曾否聽到一個英國人經過成熟的考慮之後為德國決定的軍備問題的策略如下：政府不為法國所滿意。法國既不願意它自己減縮軍備，又不願意德國增加軍備。德國聲明有自由行動之權，而且在下期預算中公開增加一門重砲，一架戰鬥機和一架坦克車；它候法國對於一門重砲，一架戰鬥機，一架坦克車的態度如何表示，因為這些都是凡爾塞和約所不許的。如果法國不敢因一門重砲，一架戰鬥機和一架坦克車而派一軍人到德國去，那末德國可以因而漸漸獲得權威了。

他未曾聽到這樣的理論，然而認為非常切於事實。我以同樣的問題向希脫勒提出。他也未曾聽到過英國人的計劃，然而叫道：『出人頭地的，是一種出人頭地的理想！』

這一次以及其他幾回和德國人談及軍備問題的談話，同樣歸結到一個實際問題中：『德國怎樣着手擴張軍備？』至今未曾找到滿意的答復，證明更不必說了，這是事實，以後永遠找不到答復，這也是事實。

證諸國社黨政綱及其書籍，哀潑將軍的重行擴充軍備，未見得比黨的意見激烈。黨的政策有三點主要的關於外交方面的問題。這三點都是關於和法國開戰端的。

最重要者爲：『我們要求德國和其他各國一樣享受平等待遇，撤銷凡爾塞和聖日耳曼和約。』法國之存在即爲阻止這種要求的。

第二點說：『我們根據國民自決之權，要求德國人大聯合，併成一個大德國。』這是首指德奧聯盟而言的。凡爾塞和聖日耳曼和約即爲破壞此種計劃而設，法國公開說明，認這樣的聯合爲戰爭的根據。這種聯盟的第一步近似的表示爲德奧關稅聯盟，其結果促成法國對奧對德的有力的財政的及政治的打擊，其結果又促成德國金融恐慌和現在我們所處的世界經濟恐慌。

國社黨計劃的要點如下：『我們要求取消募兵制，組織全民武裝。』這是國社黨依普遍軍役的原則所提的要求；即恢復戰前軍備制度，即恢復凡爾塞所提防的制度。

就此點作一個比較，那末國社黨及德國其他一切的要求都不能引起唯一的注意了。賠款問題當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爲德國的立場是：德國之所以不能不受凡爾塞和約的一切壓

迫以及賠款之累，原因都由於德國沒有武裝。

這些是國社黨的要求。其意義之所以重要，因為一九三〇年有六百萬國社黨選民，今天明天或許有一千萬乃至二千萬選民。國社黨要求的真正意義，它的要求是大多數德國人的要求；它和其他各種要求不同之點，為他們的要求不拘成法，並且他們相信他們的要求能夠比反對派認為可以實現的要求早些實現。

基本的觀念是德國人大家以為凡爾塞和約是德國的桎梏。沒有一個德國人相信他的祖國不能永被束縛的。德國各政黨間雖然常有手足之爭，然而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由凡爾塞條約下面解放出來。各政黨及各政治家間的唯一分野為方法之選擇，尤其是時間的選擇。

德國也有和平論者，他們當然是社會民主黨了，他們的原則是承認凡爾塞和約。大多數德國人和大多數其他各國人民都承認戰爭與政治是相需而不相剋的，每個不想停止其政治行動的國家，即不停止國家的生命的時候，必須要有戰爭的準備。這是法國保安問題的另一方面說法。國社黨赤裸裸地，最精刻地說明其原則；例如他們的叢書第十二卷 (Autor: Oberst

Kourtentia Hier) 中有一節說：永久的天然力量如戰爭在恥笑那些守舊的聰明人高談爭辯他們的是非。永久的天然力量能夠所決定的是有關命運的，人類既不能禁止它，又不能忽視它。』

認識政治的斯脫來斯曼，他的民族意識不在希脫勒之下，他並不疑惑一國的命運繫於權力工具。斯脫來斯曼和希脫勒的區別是政治的調停能夠比用拳頭來解決德國問題收效更速。他並不願放棄東境失地，而且沒有一個人能夠諱言波蘭走廊問題和軍備問題是德國解決賠款問題以後的第一個目的物。這又是外交方面當前的第一重公案。

爲甚麼絕對的公開的信仰強硬政策的政黨發展得非常迅速的問題是早已經解答了的。其原因方面的責任實爲美國所不能負擔的。這種發展的原因之一必先和德國各政黨的許多人聚談過許多回以後才能明白的。希脫勒公開說明過它的政黨是大多數德國人相信它對於法國問題所得的成效比任何其他政黨爲大。哀潑今天又說：『美國必須知道法國對德國的威逼，或者佔據德國地方，可以造成德國不能償付政治的及私人的債務的局面的。』

美國國旗隨美國資本而前進，實在是對這兒一般人說明美國參加戰爭。而且德國人的意見以爲美國資本在德國實爲使德法關係尖銳化的主因，一方面這種尖銳化的局面又實是危及美國資本，這種意見實在不能說它是虛構。緊張局面之更將進步，爲不可避免之事。賠款問題的時代，也許尙談不到德國問題的美國政策方面；然而在討論軍備問題的時候而迴避談到美國政策，那末是很艱難的了。

結 論

德國目前不能付賠款。它在健全的經濟狀態中或者可以付賠款，然而它未必幹，因爲以後如非強制，決不肯實行凡爾塞和約的任何部分，而且強制償付賠款的條件比以前更少了。德國能夠，而且也願意付還私債，然而它的先決條件必須法國不加侵壓。但是，法國即使減縮軍備，德國也得擴張。只要法國抑制德國軍備，即刻不付私債。

德國全體人民拒絕凡爾塞和約而厭棄凡爾塞和約。法國以此爲唯一的生命保障。德法的

懼隙更甚了，而且以後更將惡化。不問相當近的將來時期中的發展，是不是會爆發戰爭，然而歐洲總是戰雲迷漫。

美國在這一處大陸上面的投資是放在戰場上面。

這都是八年觀察和在『百年來最困難的冬天』在希脫勒時代的初期，以兩個月的時間，草草旅行德國所得的真切的認識。任他那一個人來掌政權，這種認識總是不會變化的。目前尚不能夠先行說定國社黨可以負責到何種地步，然而在可以預測的將來，德國政府的生命總是多少和民族反抗意識有關係，這種反抗意識以希脫勒政治運動為最顯明。

美國直接投在德國的三十億金元資本加緊了德國對法國的反抗政策。英國對法國飛機的恐懼心理使這種政策更加堅強起來。連法意間的嫉忌都加強了這種政策的力量。一三五七〇〇〇〇名有選舉權的德國人之出現（他們未曾參加戰爭，否認戰爭結束以後的一切局面）和這一部分人即將成為德國人民的大多數，這兩種成分，促成民族抬頭政策之實現，而且無法使其消滅。

這許多觀察，原本是和固有的世界經濟恐慌不相干的，這些是即使經濟恐慌消失之後，也還是存在的條件。賠款和國際間的政治債務，足以使恐慌深刻化，這種說法或許可以成立；但是在德國沒有可以證明取消了這些債務之後，對於歐洲中心問題有一個時期可以發生深刻的影響的材料：即對於德法間關係的問題有一個時期可以和緩的方法。

這種關係的簡單的說明爲一個比較弱的國家要抑制一個潛在的軍事勢力較強的國家。德國的潛在的軍事勢力有二點主要點足以證明。一個較大的國家，它的工業比較進步，國民性比較合於工業時代的生存條件。法國的安全要求表明在惱怒這些事實。德國人却在建設這個。德國認定軍事均勢是它民族自強的起點。法國決定以目前自喜的軍事優勢爲它生存的唯一條件。正如國社黨人所說：『解放戰爭是接着民族復興政策而來的！』

德國的政策並非以取消賠款爲最後目的。目的是取消凡爾塞和約。美國借給歐洲的政治債和德美間的私債可以引起戰爭，然而不能決定戰爭。協約國欠美國的總額約爲五十六億美元（這些已經變成爲資本了）。德國欠美私債約爲三十億。

我們希望收回三十億美金，即不得不犧牲五十六億金元，然而也不能證明犧牲之後確能如願以償的。因為歐洲爭辯的焦點是集中在外國投資之所以不穩，都由於戰債問題之不解決。不穩固的最大原因都由於凡爾塞和約失之過軟，或者失之過硬。例如解決法德間幾百年來舊戰爭的許多和約，並不能夠絕對說明權力戰爭的本質。因為那時候法德兩國都沒有一個指揮全國軍隊和手錄和約的成吉思汗。這種權力戰會有停止之時的象徵是沒有的，不但沒有連最模糊的徵兆都沒有，在和一個一八七一——一九一四年那樣四十三年長的時期，它應該絕跡人間。那一次戰爭中間只有和緩的和緊張的形勢。在和緩的形勢之下，外國投在歐洲的資本是可靠的。形勢緊張的時候，這些資本自來就是用來促成戰爭的。我們目前正處緊張局面之下，而且除了雙方不用其已經改良了的工具來作一次爭霸戰以外，別無方法可以取消協約國債務和賠款。

在這種戰雲迷漫的空氣當中可以判斷德國內政外交的一個緊要的步驟。當威爾遜和協約國以戰爭的罪名加諸威廉的時候，民主政體的建立實足助德國之復興。如果民主政治在德

國能夠充戰爭期中對法國的有效的政治基礎的話，那末民主政體也許可以保持下去。如果它力不足以言德國覺醒的民族力量，那末政體也許會變更；希特勒早已準備了。目前白魯甯政府宣言對法態度不會異於希特勒的態度。

如果白魯甯踐這種約言，則德國經濟狀況不絕地變壞的結果，使希特勒的選民最多增加到五〇%。他自一九三〇年以來獲得的最大的成效，使他和他的友黨國權黨，有一次的地方選民到過四〇%。他的黨，實際上併吞了其他一切政黨；只有共產黨，因為哲學上的理由，社會民主黨的包含在職工會中的一部分人因為經濟的理由，中央黨的天主教徒因為宗教不同，都是反對希特勒的。這些政黨大約還可以得到七〇%選民。只要失業人數不增加，不濫發紙幣或者沒有其他使人民失望的原因存在，逼得目前還在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和中央黨中間的一一%分子改變途徑的時候，那末希特勒本人不會握政權的。就變化的要素看來，則希特勒早已握政權了，因為希特勒本人握政權的第二個先決條件早已存在了，即在反對他的反抗法國的政策。如果美國不準備把全部法碼放入這一端或者那一端的秤盤中去，設使德法爭執得到一

個長期解決，那末美國在國際債務問題中間所能夠造成的力的平衡局面也是很暫時的了。沒有人希望這種爭鬥即刻成爲正式的戰爭。然而也沒有人能夠以肯定的論調來說德法的關係一日不轉變，則戰爭的可能性，即戰爭危機可以不增加的話。德法都願意戰爭。雙方都不知道戰雲足以減弱全部商業和財政所繫的歐洲信用，而且也不知道如何緩和僵戰的緊張局面。

理論上能保全歐洲安全而不致發生戰爭的機體只有國聯。現在可以見到的報告爲國聯自身的宮殿不能不建築在日內瓦，這是在它的主要敵人蘇聯五年計劃決定之前早已決定了的。同時有一個報告中可以看到蘇聯第二期五年計劃已經公布，這一次的計劃，當然不似當初第一次已經幾乎全部實現了的計劃發表時那樣不易得人信仰了。

熱烈要求德國自強的希脫勒曾經說過，德國的政治目標『一定要辦到一百年中間有二萬五千萬德國人在這一州上面充工人和農民。』歐洲生活統計說明希脫勒計劃是不能夠實現的。

歐洲生活統計，依衣斯凡斯特拉 (Isvestra) 所載，在蘇聯以外，住在歐洲的三萬七千二百

萬居民到一九二八年可以自然增加了三二〇〇〇〇〇人，蘇聯在同時期間，由一萬五千二百萬人增加了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蘇聯人民不及歐洲人民的半數，尙且增加大約四〇〇〇〇〇人以上。

美國因爲和歐洲相隔如此遙遠之故，幸免這種糾紛，然而應當後悔它在財政方面輕舉妄動，應該惋惜它所遭的和目前尙不能即時改善的損失。大西洋真令人感謝。西歐和蘇聯中間沒有大洋。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廿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德國往那裏去

每冊實價大洋捌角

原著者 H. R. Knicker Bocker 克尼克爾波克	譯者 袁文彬	發行者 申報 <small>上海漢口路二十四號</small>	發行所 申報	印刷者 南洋印刷所 <small>上海小南門中華路</small>	分售處 各地 申報分館 各大書局
---------------------------------------	-----------	---------------------------------------	-----------	---	---------------------------

德國往那裏去 正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備 考

六 三 二 湧

擁

以上序言

二 三

以下正文

一四 九 十九 遏

歇

一五 六 廿八 浙

晰

一七 七 廿九 。

取消

一八 十二 十八

『下面加』

四九 七 末

『下面加』

六七 三 廿五 。

取消

六七 三 廿九

旁邊加。

八〇 四 卅一 次 吹

九一 三 卅九 自 窗

一一九 十一 廿六 沒 設

一二六 十 十三 ！ ？

一二八 六 廿 巷 港

一三一 十 七 二 三

一五二 五 卅四 加「

一五二 六 廿九 加：

一六三 二 卅三 。

一六三 三 十三 ，

一七五 一 一 加「

一七九 十 廿四 後 候

一八二 十 九 伯

一八三 九 三 坐 座

二一四 十一 很好勇鬥 好勇鬥狠

二三五 十一 末 取消

三三五 十二 一 着 旁加，

二三八 十 十七 有 里

二五七 五 一 加一

又像字當改爲象字餉：

頁 行 字 頁 行 字

十二 十 廿一 九三 十二 十九

六四 十一 六 九五 二 廿七

九三 十一 八 一〇一 十一 九

德國往那裏去

德國往那裏去

一一八 九 十一

一二四 十一 卅

一二七 九 九

一二九 七 卅三

一五五 一 卅一

一五五 三 卅三

一九八 一 卅三

二三九 一 末

申報叢書

優待
購置
辦法

一、凡圖書館來函購買每冊九折計算五冊合購以八五折計算
二、個人五冊合購亦以九折計算
掛號寄費每件另加郵費八分

申報特種發行部發行
上海漢口路念四號

日本現狀論

陳彬蘇編
目前日本已成為我國正面的敵人，研究日本，在今日自屬非常必要，本書概述日本現狀，簡而扼要，為研究日本之良好參考資料。

日本戰時經濟

羅叔和編譯
兩年來日本對世界挑戰之野心，且有最近之國家預算，已於戰時經濟作詳盡的說明，即於戰時經濟作詳盡的說明，即無異對日本重要統計五十餘表。

日本的航空

孫公度編
日本為五大海軍國之一，其海軍內容，自值得國人研究，讀此書後，對於日本海軍實

日本的海軍

孫懷仁編
本書於目前活躍於日本政治舞台上的幾個重要人物，都有極詳盡的介紹，是參考資料，而其內容之饒於趣味與敘述之生動，尤值得我們一讀。

日本現代人物論

徐淵若編
飛機為近代戰爭利器，日本目前雄踞東亞，脾睨全球，其空軍力量究竟如何，自值得吾人注意，本書即為對於日本航空，作一概括的介紹。

力，當能有相當的認識。

蘇聯計劃農業五年計

高志翔譯 實價五角

本書原作者為蘇聯農業人民委員會委員雅柯李夫，內容之詳盡，自不待言。實為研究蘇聯農業問題之絕好參考書。

蘇聯第二五年計劃

樊英著 實價二角五分

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之成功，已震動世界，第二次五年計劃，現又已開始，凡欲對於第二五年計劃有一相當認識者，此書不可不讀。

蘇聯婦女生活

樊英著 實價二角五分

蘇聯婦女，為現在世界上惟一獲得澈底解放的婦女。女真正平等，在蘇聯已完全實現。關於蘇聯婦女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生活實情，本書都有詳細的介紹。

蘇聯的教育

張任遠編 實價三角

蘇聯在今日世界中為一「特異」的國家，其教育自亦「特異」。這本書便是說明蘇聯教育「與眾不同」之處，極多參考價值。

計劃經濟學大綱

沈志遠著 實價三角五分

計劃經濟為邇近最流行之一

種學說，其內容如何，國內尚少介紹，本書概述計劃經濟內容，極便一般青年閱讀。

新兵器上編

陳昌蔚編譯 實價四角

科學益發達，殺人方法亦益精，今日之新兵器，其精巧與殺人能力之偉大，有非我們所能想像者，閱本書即可窺見其一斑。首附精美插圖四十七幅。

歐美的航空

徐淵若編 實價二角五分

飛機為現代戰爭利器，故各國莫不竭力於空軍設備，凡欲明瞭各國空軍現狀者，此書實為最好之讀物。

陳 彬
蘇 編

蘇聯現狀論

第一集

實價每
冊四角

＊

蘇聯，新的蘇聯！蘇聯是現在世界上一個最新的國家。那末蘇聯究竟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加以嚴密探討的一個問題。本書係根據德文本由 Remmele 「蘇聯」一書並參照日譯本編譯而成，關於蘇聯建設的現狀，都有詳細的敘述。內容的正確而能把握到蘇聯的現實，在國內目下還不多見，確是目前研究蘇聯的唯一參攷書。

陳 彬
蘇 編

東北現狀論

第一集

出版
預告

＊

東北，也許國人大部已經忘記了罷！三百八十餘萬方里的土地，三千餘萬的人民，現在都到那裏去了？我想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所應該椎心泣血時時刻刻牢牢記着不忘怎樣想法去收回來！的然而回顧國內，對於東北的現狀，現在竟很少提起，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可痛的現象！本書即係應此一需要而作，對於東北各方面之現狀，都有極翔實的敘述。國人們！看罷，這就是目前整個的東北！書在印刷中，不日出版。

新 出 版

國恥演講集

世界經濟恐慌之解剖

美日蘇三國軍備

美國戰時計劃經濟

日本的陸軍

戰爭論

俄羅斯歷史大綱

印 刷 中

申報讀者顧問集

世界往何處去

意大利論

蘇聯譯叢

東北現狀論

世界重工業論

無線電的故事

帝國主義論

航空淺說

現代電影論

世界經濟會議

列強戰備比較論

日本軍需工業論

少年人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4241B



~~1660598~~